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6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期 限 表

请于下列日期前将书还回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闻少华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孙彩霞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总60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89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统一书号：11190·165 定价：1.60元

K250.6
1.60

200083

目 录

- 怀念荣孟源同志·····本刊编辑部(1)
- 历史学家荣孟源访问记·····金 瑛(4)
- 荣孟源同志谈史料工作·····曹振中(8)
-
- 洪杨战役亲历记·····怡 斋(1)
- 吕海寰出使发电·····吕海寰(49)
- 禹县屠城记·····洪 名(87)
- 张一麐生平·····张一澧(100)
-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
·····蔡德金辑(115)
- 一个星期的日记——闻一多教授
 被暗杀后的记叙·····庄任秋(137)
- 侵华日军施放毒气的部分资料·····闻大洪辑(155)
- 吴虞日记中物价摘录·····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室供稿(186)

洪杨战役亲历记

怡 斋

编者按：《洪杨战役亲历记》系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所藏善本。包括《戎幄塵譚》、《罗尚书战绩》、《髯参挥塵录》等三篇。该书用白棉纸缮写，字体工整，每半页八行，行二十二字，有眉批和注，线装。扉页和开卷各盖方印一枚，印文曰：“怡斋所遇文献古籍记”。怡斋究系何人，待考。

《戎幄塵譚》的作者王可陞，字枫臣，湖南人。该篇主要记述作者于咸同年间参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的亲身经历。对于研究当时战役的情况，颇具参考价值。

《罗尚书战绩》，系光绪二十四年云南省安南县知县杨宗瀛根据罗孝连的《豫章战绩》校订而成。主要记述罗孝连于咸同年间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和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经历。该书也从侧面反映了贵州苗族人民与汉族为主体的“号军”、“教军”和石达开所部之太平军密切配合，一度威镇黔东黔西，使清军疲于奔命。本篇对研究当时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髯参挥塵录》，也是杨宗瀛于光绪二十四年根据蒋宗汉幕僚所辑《效忠录》二卷校订而成。主要叙述蒋宗汉在同治年间残酷镇压云南回民起义的经过，并略述其抗法事迹。

蒋宗汉，行伍出身，曾为杨玉科部将，因镇压人民起义有功，官至提督。杨玉科所撰《从军纪略》二卷，早于一九五一年收进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回民起义》书中。本文所载与《纪略》各有侧重，特别对几次大的战役，叙述较为详细，可以互相印证。原抄件回民之回字系污蔑性字眼，一律予以改正。

上述三篇，均由林岩整理。

一、〈戎輓塵譚〉

咸丰二年春，都统乌兰泰^①、提督向荣围粤贼洪秀全于永安州。湘抚骆公秉章檄保靖、永绥兵各二百人，越境助剿。余年二十二岁，辍耕应募。

三月杪，从都司伍昌宣行过全州。贼已于二月十七日突出永安，犯桂林。我军进次韩水司，谍知贼攻桂林不下，东破兴安县，将及全州。（眉注：全州西南有建安司烈水铺，系兴安入州之道，并无韩水司。）

四月初四日，我军还保州城。次日，贼果至，晓夜环攻，迭经矢石击退，夺获云梯三百架，杀贼数百。贼愤攻益急，居民以守城兵少，日盼援军。时总兵和春（眉注：和春时为绥靖镇）、秦定山、游击张国樑等【率】潮勇、捷勇万余，屯太平铺，距城八里，战不利。

十六日巳刻，地雷发西城，城陷。余从伍都司守东门。须臾贼至，伍督战城上，手杀数贼。贼来愈众，急集败卒百数夺门出，途中贼骑充斥，节节苦战，及登寿佛寺山，则十二人耳。南望太平铺军帐迭迭，知援军犹在，急奔之。和公战城北方归，详询来由，收隶乾镇河标营。

十九日，贼掠民船数百，下合江，向湖南永州。知县江忠源扼之于蓑衣渡，鏖战两昼夜，焚贼舟几尽，伪南王冯云山炮死^②。贼改趋道州，提督余万清弃城遁。二十五日，贼陷道州。

五月，余从和军至永州，为提督鲍起豹^③所邀，同伍皆思归。余愤然曰：“彼以乡兵不任战，故邀吾辈，归则适如所料矣。且

① 乌兰泰时仍为广州副都统。

② 此处记载不确切，南王冯云山系在全州战役受伤，进军永州时行至蓑衣渡伤重去世。

③ 鲍起豹时为湖南提督，驻永州府内。

寸效未成，何面目见乡中父老！”众不得已，从余至宁远县。时江公从和春规道州，次州东协平渡。余叩军门求效。公问：“同来几人？”答：“八十人。”命督隶武生曾纪绍麾下。余充什长，旋领大旗，而月饷四两五钱，须立功乃给。时方休暑，心急如焚。

六月十一日，诸军分道向城。江军攻东北贼垒，余以新募留后，伏迤北深林。贼锐甚，前军战小挫，退过五里亭西。黄旗贼二十余犯江公甚急，余谓同伍曰：“吾侪立功，此其时乎！”急前据山坡，大呼驰下，横贯贼阵，连斩十一人，追过亭东。棚头朱积善右目中枪仆，余又击散围贼，夺其尸而还。江公录首功。余上二觥，犒银五十两，始得领月饷焉。

二十二日，贼弃道州而东，连陷桂阳，郴州、江华、永明、嘉禾、蓝山等县。江公募军中捷足，蹶贼所向，两日无应者。余集壮士八人请行，遂由城东水南街、四眼桥、下关、梅花塘、嘉禾县至桂阳州。昼伏林莽，夜摩贼垒，贼止则听其口号，行则饱其弃余，前后施从，不出二三里外。江公卷旆随后，相隔一舍。每日以二人归报。忆在梅花塘，四人同行，忽遇旗贼十数，三人骇欲走。余曰：“走即为虏矣。”各以红巾裹额，举刃斥之曰：“兄弟们不与天王出力，逃何往？”贼以为后督也，伏地请罪。余验其发种种，类新胁者。顾皆手握利器，虑为所乘，给之曰：“尔以兵付我，我舍尔。”贼如命，乃脱巾示之，皆错愕谢去。又贼宿桂阳乡村，余伏墟墓间，晓闻鼓角声，以为贼向城也。人巨室觅食，至第四进，瞥见群贼方食。余时仍裹红巾，即以长矛拟之曰：“尔非妖乎？”盖贼骂官军曰“妖”，故效之。一贼笑曰：“尔我皆兄弟耳，何戏为！”余询所属，则云“前军”，余即自称“后军，奉东王令，戮后发者，汝宜速行。”贼唯唯，余遂从容退出。死生呼吸，吁，可危也！

七月初二日，江公至桂阳。次日，贼弃桂阳窜郴州，我军追

至州东，营于陈家湾及城南东岭。

十五日，贼来扑营，击败之，逐北十里。余斩首二级。

二十四日，又克其城东二垒。然是时贼以余众逼我师，而大股已陷安仁、攸县，破陕西军于金盆岭、石马铺。（眉注：沅州协朱瀚兵败于金盆岭。陕西陕安镇福诚、潼关协尹培立兵溃于石马铺。）二十八日，犯长沙省城，署抚罗绕典檄和军赴援。^①

八月十三日，军抵小吴门，营于柑子园天心阁，与贼垒隔濠。汲水樵苏，皆在矢石之中，而晨夕之小哄大战，更不计数。

十六日，贼攻小吴门粮台，我军击败之。余斩首二级，夺黄旗二面，领犒五十金。

九月十二日，我军分队渡濠，攻金盆岭暨城南贼垒。余执十二幅大旗，上书“楚南奋勇”，直奔城南。忽金盆岭军先败，城南军顾之亦乱，还走浮桥。桥坏，余后至不得渡，炮伤左眼角，追骑垂及，急以旗杆点濠底，一跃过之。贼临濠发枪，又伤右股，昏绝不能起，同人负以回营。和帅临视，赐医药银。一日，创卧帐中，微觉地震，审之若春声，立启江公。掘横堑，未三丈而地穴见，贼逸，遗火药二棺。急沃以水，沃甫訖而贼中火引已至，烈焰所触，犹毙数人，脱纒须臾，则一军齑粉矣。

十月初二日，地雷发金鸡桥，塌城数丈，我军堵合之。魁星桥地雷两发，总兵邓绍良、副将瞿腾龙堵合之，毙伪西王萧朝贵。环城凿外濠，贼计遂穷，十九日渡湘西窜，向军追之。新抚张亮基恐贼趋宝庆，檄我军南扼湘潭。闻宁乡、益阳陷，移军而西，会向军于益阳八里铺。贼由益东青草港北趋林子口、土星港，掠船万艘出洞庭湖。

十一月初三日，陷岳州。未几，又陷汉阳、武昌。向军随剿入鄂。我军留林子口，剿平桃花港贼寇土匪，克复岳州新墙市

^① 咸丰二年七月湖南巡抚应为张亮基，罗绕典八月奉江西巡抚，但罗时在长沙城中。

土匪，夺获向营饷银七万。溧阳徽义堂会匪周国愚聚众万数，阴通粤贼，为湘东患。

十二月十八日，军抵冯家岭，筑垒未就，国愚万众奄至，迎击败之。次日，又败之于古江，斩首数百。国愚走江西，餘党乞降，收得炮械七艘，献捷省城。

三年正月，向军收复武昌，追贼东下。湘抚张署楚督，江公率师从之。

二月，诏擢公湖北按察使，飭赴金陵帮办向荣军务，而署督奏崇阳通城土匪方炽，留公往讨。

三月十五日，破崇阳匪于桂口，斩匪首陈甲子，俘馘五百余人。

十七日，至通城何葛墩，杀八十余人，椎首何田峻遁，尽毁其山寨庐舍。

四月，还过广济。广济奸民方四象纠众抗粮，戕黄州守邵纶、黄梅令鲍开运。又檄公与提督阿勒经阿^①讨之。公谕匪党献首事，不应，进军东乡。贼大至。阿有标兵三百，夙擅抬枪，公调枪二十伏壁内，羸师诱之。贼乘锐扑营，击毙无数，我军突出烟焰中，与阿军夹击之，东乡贼败去，而南乡贼至，又破之，余斩大旗贼目。休军方食，忽报公弟忠潜分剿西南乡贼，困于菩提坝。余从公驰往，一鼓出之。回顾贼中尚有我军十数，余又奋矛直入，拔七人而还，晚献二馘。江公笑曰：“吾见汝今日所杀，何止此也。”次早，移军向城，水田道狭，行不得成列，贼合四乡之众邀截中途，为首三人手钢叉，余众短刀跃后，伤我亲兵七人，咫尺及公。余急奋矛而前，佯拟贼腹，贼叉来格，忽掣矛上向，直洞其喉，连刺二人，餘皆骇奔散乱。我军斩馘千计，穷追二十余里。至乐树坳，侦首逆张东铭、宋光佑所在，轻兵掩捕，光佑先期遁，获东铭诛之，乃散胁安良。

^① 应为阿勒精阿，咸丰三年曾以宜昌镇署湖北提督，七月死。

五月初五日，行过九江。时洪逆已陷金陵，伪豫王胡以晃再陷安庆，伪丞相赖汉英、石贞祥犯九江、入鄱阳湖。江西巡抚张芾飞檄召援，公裹粮卷甲，日蹕二百里。

十六日，军抵南昌，与张公议备御：以东北德胜、章江二门当冲，自守之；而令九江镇马济美标兵暨新募乡勇驻永和门外，并毁附城廛舍及附郭女墙。次日，贼果至，依文孝庙筑三大垒，缭墙三面而虚其后，以翼蔽贼舟。

二十日，贼攻空心炮台，我军出战不利，都司李光宽中枪仆，余率同人奋击，夺其尸于万众之中。江、张二公凭城嘉叹，遣人摘腰牌记功。犒银百两。时城兵不敷守陴，而贼匿德胜门外民房，方凿地道；江公议撤庙砖街石，筑章、德门内月墙百二十丈，又开德胜门老月城内深濠，以便瓮听，身负畚鍤，为士卒先。于是军民感奋，昼夜助役，不三日功竣。张公巡城奖劳，许于月饷外日犒银一两五钱。

六月初四日，地雷发德胜门，塌城十丈，砖石乱飞，天地晦黑。余滚落城外，急起趋缺口，则黄旗贼三人已在余前。余手无寸械，掇石乱击之，一贼脑裂死，一贼仆。一贼方反斗，城上军从后刺之，矛出于胸，余践其尸以上。悍贼数千踵至，江公与弟忠济督战城缺，斩黄衣贼目数名，枪毙千计，贼始退。我军亦死百数十人，死于战者十之三，余皆随塌入地，残肢断体，零落瓦砾间，曾无一具全者。

二十三日，德胜门地雷再发，塌城二十余丈，我军又死数十，苦战竟日堵舍之。余斩二贼。江公录前后功，犒银三百两，给六品功牌。

八月，夏廷樾湘军、江忠淑楚勇抵南昌，分驻永和、章江门外，击贼小胜。廷樾旋移吉安，剿土匪乎之。贼虽力攻省城，而放舟四出，连陷瑞、饶郡县。官军皆陆师，不能与争江湖之利，于是编修郭嵩焘首倡舟师之议，为江公具稿奏之。又先遣巨筏数

十，载炮与兵，以资夹击，陆师颇得其益。

二十二日，贼解围去；江公欲追之，众以公弟忠济四月不发饷，抚帅又不给犒银，是夜噪于抚署。抚帅驰报公，公肩舆至，众以为忠济，将犯之，睹公乃止。次日，诸军皆给饷两月，德胜门兵各加银七两；切责忠济。楚勇闻之不自安，逃亡过半，余亦乞病回湘。是冬，江公殉节庐州，追念恩知，不胜感恻。余投楚督吴公文谔，充镇勇队长，出防黄州。

十二月，吴公来督师，以镇勇属端都司，回驻省东长春观。

四年正月，吴公军败于堵城，鄂臬唐树义师败于金口，皆死之。贼由汉阳西上，连陷德安、随州、枣阳及湖南岳州。我军移塘角防江。

二月，学政青麇自德安来省，旋代崇纶为巡抚。贼侦省城饷绌兵单，围攻日亟。署督台涌阻汉北不能救，青公贷饷江西，令余从都统魁玉^①、游击侯凤岐往迎。军次武昌县界，闻贼船聚梁子湖主富户熊巴子家，余请袭以佐军，魁侯未许，独率本哨掩之，斩熊以下十数人，余贼骇走，追及湖边。魁侯兵来会，共击湖贼，又败之，获粮械无算。次日，破官木桥，毁土桥贼卡，进次山口铺。贼夜来袭，道杀逻卒七人，一人负伤归报，贼随入，列炬如昼。余反灭炬迎之，枪发无不中，贼稍却。乃为退连环阵，翼魁侯以出，仍还塘角，饷遂绝。青公出夫人奁具犒军，遣魁玉、总兵杨泗昌等击贼于矾窝、鸚鵡洲、鮎鱼套，连败之。青公录前后功，擢余外委。

六月初二日，贼由青山分股猛扑塘角、洪山，魁、杨战不利，还走城。城上遍插贼旗，盖内奸启之也。布政使岳兴阿、按察使曹懋坚、粮道李卿谷等死之。卿谷，盩厔人，即孟群之父。众拥青公夺门走京口，省贼来追，走蒲圻。蒲圻贼复扼于前，杨昌泗呼曰：“今日有进死，无退生！”其声凄惨。余见来贼无多，排枪先进，诸

^① 咸丰四年二月魁玉应是凉州副都统。

军随后冲击，贼败去。次日，过崇阳白港河西，炊饭未熟，而河东贼奄至，诸军忍饥血战，杀七十余人，获火枪百杆。

七月十一日，军达长沙白马铺，骆中丞馈以银米，还屯荆州沙市。

十四日，青公在铁佛寺奉严旨，死；魁、杨亦褫职。公宽大善抚士，诸军枵腹流离，相从不去，死皆哭之。是月，署督杨需克安陆府及京山、天门、潜江、孝感、黄陂、麻城等县，荆州将军官文克沔阳州，汉北军事稍起。

闰七月朔日，侍郎曾国藩、提督塔齐布军克岳州。遣道员李孟群、知府彭玉麟、游击杨载福等水师下汉江，塔与知府罗泽南军出南岸，官文遣魁、杨军扼北岸，同克崇阳、蒲圻、嘉鱼。

八月初八日，毕会省南，余随杨镇屯小军山。

十八日，魁、杨合攻沌口。余以偏师扼沌河之北，浮桥甫渡，新店贼数千来援，兵少不敌，欲还守桥，而贼阵忽乱，则杨军已出其背，夹击大破之，余越蜃先登，连克三垒。次日，进攻虾蟆矶，贼万众凭墙，枪弹如雨。魁公亲发巨炮，塌其墙数处，我军入烧棚帐积聚，穷追至大别山、晴川阁，又烧其木城，适南岸罗军克花园，烧贼营九座，而盐关、鸚鹄洲贼船数百亦为杨载福所焚，大江两岸火起同时，天为之赤。

二十三日，载福水师攻汉阳，贼方凭城发炮，我军潜入南门，贼由西门出走，魁军伏月湖堤截杀无算，擒二百余人，省城同日克复。贼溃至洪山沙湖，皆为塔军所殄，逆酋石凤魁、黄再兴夺路走兴国。次日，襄河逸贼回犯，我军败之杨林沟，又与水师蹙之罗家墩，烧船千计。汉川、德安之贼下窜蕲州。

九月，曾公水师发武昌，塔、罗军循南岸，提督桂明与魁、杨军循北岸，败贼上巴河、蕲水等处，驻蕲州界岭，进攻曹家河。余先战不利，后军至，乃败之。次日，攻三道桥，蕲州、田家镇贼分道来抄，我军败几溃，退还界岭。未几，塔军蹙夫治，罗军克

兴国。

十月，又合彭、杨水师克田家镇。蕲贼来援，水师败之，遂克蕲州，临广济，我军会之于曹家河。闻广济贼宵遁，载福属余觐之，付红衔条一纸，俾张贼馆为验。余假贼装，骑而入，见文庙中有贼二百余人，余大声斥曰：“前军已行，尔何为者？”贼谢曰：“请今即行。”余送至大远，见“益美号”店门半掩，问：“有兄弟否？”内答：“无之。”余审为居民，出衔条示之曰：“大兵入城，悬此免祸。”主人骇绝，诚速走。余归报命。次日，与守备周宏印先率百人至“益美店”，主人淪茗款留，忽伪英王陈玉成大众自金线铺还入东门，余即麾军出西门，至崇阳桥，背后火枪如雷，马惊坠地，急跃而上，奋矛向贼曰：“能者来斗！”贼错愕，乃缓辔殿军而还。

二十八日，我军破贼崇阳桥，斩首三百，塔、罗军亦由菩提坝至，陈逆大败，弃城走黄梅。塔、罗乘胜穷追，直抵双城驿。我军酌留城守，移魏家亭会之。

十一月初一、二日，大破伪燕王秦日纲于大河铺，斩首三千，毁贼营五座。

初四日，诸军四面逼城，又杀二千余人，遂克黄梅。曾军进规九江，杨制军^①来驻广济，以三道桥之溃，奏摘魁、杨顶带，尽撤所部兵。余于克武汉案内保加蓝翎，而黄梅、广济功竟不录，余遂回湘。

秦、陈诸逆于岁除日袭陷广济，制军走德安，贼蹶之。五年正月，复陷汉、黄郡县，省城戒严。

二月，余以湘潭令孙凯荐书，谒鄂抚陶恩培，细审战阄，命募亲兵三百人。余纒出城，至新桥八步街，旧部毕集。十七日，回至汉阳门外，忽睹贼旗，则兴、通窜贼已由塘角登城，陶公与武昌守多山又殉节矣。布政使胡林翼、副将王国才军暨彭玉麟水

^① 杨制军系指湖北巡抚杨需。

师驰援无及，屯金口。

三月，胡公署巡抚，议募兵三千以益国才。国才部将恒泰夙善余，启留百人，渡口驻沌口。恒攻汉阳贼营，死淅内。余属游击乌隆泰，移防蔡家岭。

七月，胡公留李孟群军守金口，自将二十营渡江屯高庙。我军调还沌口，连毁城西贼垒、龟山望楼，将逼汉阳，而汉镇贼数万来援，我军战败，贼追扑高庙大营。胡急出火弹、火箭资余还战，且云：“再退必戮！”余策马当先，箭弹四掷，刀矛并进，贼披靡，追至三里坡，步众不属，为贼矛所困，伤肩及股，滚落坡下，自分必死，马忽被创咆哮，冲贼四散，余得乘间奔还。胡公立营外，见余创血淋漓，涕泣抚慰，撤所坐椅，令四人舁归。函告王主帅，有：“贵营弁血战却贼，遍体重伤，深堪嘉佩”等语。

八月，胡军进蓼山。贼合武汉、德安之众先破金口军，乃渡江攻蓼山，时各营缺饷三月，士心颇涣，胡公强之出，略战即奔。公愤，欲还死敌，马惊逸不止，遇都司鲍超船载以去。贼乘胜攻沌口，我军不支，遂从胡公保大军山，既复从赴新堤。胡公收集溃卒，悉汰水陆疲羸，增选精锐，改王公川广营为胜左、胜右二营，又分乌军六百人为精胜营。余以蓝翎外委拔充管带，并先假四品花翎，施以汉阳战功擢把总。时曾公在江西，遣罗军援鄂，攻克通城、崇阳。胡公奏以鄂臬李孟群总统诸军留沌口，而自率所部至嘉鱼会之。

十月，楚督官文克德安、汉川，来驻三眼桥，北岸军皆禀节度。是冬，我军与鲍超水师败贼于新滩，又从李廉访进薄汉阳，破龟山、月湖援贼，尽扫城西贼垒。

六年春，移防王家畈，屢败升官渡上租之贼。官、胡列余功，擢守备，加都司衔，换花翎。是时，南岸军已傅省城，扼窑湾，水师扼沙口。武汉贼粮俱断，将不支，而罗公攻大东门中枪

忽殒，李续宾代统其众。于是南北诸军辍仰攻，但于扼要处浚濠筑堡，绝接济，贼益困。

十一月二十二日，余克汉阳西门桥卡，王主将踵至，一拥登陴，南北门官兵亦入，三面兜剿，毙伪指挥刘满等二千余人，城外截杀五千余人，省城又同日克复，洵异事也。

十二月，李续宾、杨载福下攻九江。我军属都将军兴阿，从克蕲水、蕲州、广济、黄梅。余擢游击。

七年春，改属多都统隆阿^①驻魏家凉亭。陈玉成率步骑二万渡二郎河犯黄梅。都公用知县单瀚元计，空城诱之。多、鲍军击其前，时鲍超已改陆师，号霆军。我军伏桂家畈邀其后，骑贼先败，步贼惊溃，诸军分投抄袭，杀四千余人，陈逆遁小池口，我军连克枫树坳、独山镇。

四月，陈合皖北贼数万分扰罗、蕲、黄、广。霆军来驻黄梅，与我军犄角并进，都、多以马队抄击之，鏖战旬日，毁其垒三十，贼稍退，而蕲州防军失利，皖贼又大至。

五月，胡公督师黄州，谓诸将曰：“贼之犯鄂，无非欲绕我浔城，然彼失长江之利，而豕突万山之中，此岂能久持者。今李臬使军在英山，北顾已无可虑，诸军但坚守黄、广一带，俾罗田之贼不能通小池，然后徐伺其便，蔑不胜矣。”乃以石清吉屯亭前驛，我军与孔广顺、巴扬阿屯大河铺，杨载福师船入太白湖，馈巨炮七尊，王主将以三尊畀余，诫曰：“汝营最受敌，脱不守，后军殆矣。”余曰：“老黑当道，请勿忧。”罗田贼屡来扑营，炮毙千计，贼不敢逼。

六月二十四日，多帅以小池口围单，移我军助之。王主将行至半途，炮队失火，与亲兵百数十人皆轰死。余督军后至，觅尸不得，为位哭之。

七月，胡公侦贼粮尽，调集马步诸军奋击于黄蜡山、马家河、

^① 多隆阿于咸丰九年八月才被任为福州副都统。

界岭等处，毁贼垒百数，歼毙万数千人，陈逆遁回太湖。多帅撤王公旧部，别简千六百人，分为精选前、中、左、右四营，命余领右营，随剿入皖，克宿松。一日，阅操湖坪，怒余营伍不整，降哨官，领百六十人。余友雷正綰劝余入谢，以便同列进言。余谢之曰：“君意良厚，顾性成骨鲠，不能违心任过。自维结发从戎，不扰民，不怯敌，不虚兵额，不克军粮，主帅虽严，讵能妄刑无罪！况新勇皆主帅选授，并非素所拊循，失伍之愆，讵专在我？”雷叹息而去。

八年春，多帅召余曰：“我为尔训练半年，今仍付尔，再犯不贷。”余曰：“辱公不弃，敢不惟命。”

四月，太湖贼犯宿松，屡败之。李续宾新克九江，奉旨先剿皖北之贼。八月以师来会，共破枫香铺贼垒，次太湖城东。东山列五贼垒，李续焘〔宾〕攻迤北二垒，正东一垒最大，多帅令霆军攻之，而自攻迤南二垒。余排枪方过浮桥，奇兵忽出垒后，万众齐上，贼不能支，二垒立破。霆军亦克东垒，并兵而北，遥见北垒旗靡，续焘〔宾〕已克其一，而城贼出救，合击大破之。其未下之垒亦走一空。共获枪炮无数，杀五千余人。

十六日夜，太湖贼遁，诸军追击四十余里，又破小池驿、黄泥港贼垒十数，毙七千余人。续宾进克潜山，奉旨促援庐州，向舒、桐而去。多帅进次蜡树窠，遣霆军攻蜈蚣岭，而自攻石碑。贼闭壁不出，我军佯退，诱贼出追，以后队作前队，而前队分两翼包抄。余首先突阵，贼大乱，夺路狂奔，我军节节邀击，尽破石碑上下镇及城外贼营，追及城南浮桥。余复断桥以蹙之，淹毙八千余人，乘胜渡河，河东贼垒亦溃，追杀二千里，还蜡树窠。霆军亦克蜈蚣岭，摧锋并进，直捣集贤关。

十月，杨载福水师亦抵安庆北门，都帅悉马步击贼城西，殄其垒十八。方进攻云江寺垒，忽闻三河之变，续宾死绥，贼复陷舒、桐、潜、太。都帅恐宿松有失，急率步军先还，多帅率精骑

拒后，步军入宿松，霆营出移二郎河。潜、太贼邀我不及，悉至城东北，列营二十里。城中汹汹，方虑兵单，薄暮多帅至，复遣飞虎、胜勇等营出伏城南，独留开化、精选二营守城，命余来日以少兵犯敌。乃索食谈笑，食已驰去，并不自言所在。诸将莫测其意，窃议曰：“贼来自北，败即北还耳，何以南为？”翌晨，余以四十人出北门，战败，绕城而南，贼恐入伏，笑不进。忽而西林骑牵其东，二郎河军抄其北，贼大骇散乱，夺路南奔，城南军复横突出，步骑四合，呼声动天，俘斩万计，追至荆桥而还。官、胡叙余功，擢参将。

九年春，都帅乞病，多帅领其众，进屯新仓。

八月，与霆军克石牌。

十一月，曾公来宿松，胡公来英山，悉湘鄂军围太湖。

十二月，陈玉成纠捻逆龚瞎子、张落刑^①等十余万众来援。霆军屯小池驿，蒋凝学军屯龙家亭，战不利。余从多帅往救，亦不利。阵亡马军协领西林布及哨官向文炳、田应魁等数百人。于是贼营百数，围霆军于小池。拒战六昼夜，贼尸如积，终不退，多帅遣前、中、左三营入驿助守。

十年正月，又移余与训字、胜勇等营屯枫香铺一带，与霆军隔河，冀通粮运。贼于河北岸列卡抄截，多帅患之，以属余。余轻兵渡河，猝入霆营，鲍超诧曰：“将军从天下耶？”次日，夺贼卡三，自守之，粮稍得达。曾、胡二公益发曾贞干等五千人至新仓，金国琛等十四营踞高横岭，刻期夹击。

二十五日，霆军战中路，训营战左路，余与前、中等营战右路，大破贼军，追击二十里。适多帅破东堰，罗山之贼驰逐而来，于是小池诸军遏其前，蒋凝学、朱品隆横截之，唐训方尾抄之。贼四分五裂，委械逃命，我军乘东南风急，尽烧小池贼营。次日，并兵攻陈逆干罗溪冲，余拔帜先登，燔其积聚，贼惊溃，

^① 即张洛行，下同。

陈逆易服遁，潜、太贼闻之亦遁。是役也，将士久困思亨，人自为战，愈战愈奋。贼前锋黑旗，著称凶悍，至是望风辟易，无敢抗颜行者。两日间毙贼二万余人，毁贼垒百数十座，为生平第一快战云。多帅追贼青草埔，余入潜山，获粮八千石，军食益充。官、胡、曾叙余功，加副将衔、奋勇巴图鲁。

二月，伪忠王李秀成陷杭州，张玉良复之。

闰三月，江南大营溃，和春、张国樑败歿，江督何桂清弃常州走。

四月，贼连陷丹阳、常州、苏松太郡县，苏抚徐有壬死之。惟薛焕保上海，巴栋阿、冯子材保镇江独存。下游贼焰大炽。诏逮桂清，而以曾公署江督，先规皖南。

五月，公留多帅规桐城，九弟国荃围安庆，而自与李元度、朱品隆军渡江驻祁门。然是时鲍超假还夔，左襄办宗棠方募兵湖南，张运兰亦援郴未返，公孤军深入，仅堪自守而已。

七月，多帅进韩家河，配余与石清吉巨炮各十，往据求雨山二岭。余登中岭立营，瞰桐城贼似无多，而城西北石垒七、城南水垒一，皆列洋桩巨炮，水垒墙峻濠宽，形势尤胜。俄而帅与总兵杨得武至，方共凝眺，飞炮碎杨首，立殒，从兵伤二人。余语石君曰：“贼愤我军出其上，夜必见袭，各伏山半以待之。”贼三更扑营，遇炮反走，又遇伏，击毙无算。多帅闻炮，发骑来规，则贼已遁矣，乃大喜。翌日，帅以西北多土坡，利开地道，令步队先争之，而自率骑兵援应。诸军毁城北贼棚，逼垒环攻，垒上枪炮如雨，参将许应城已登，坠死，守备王允昌枪穿右目。余与雷正綰、赵既发等麾军继进，四面攀登，甫克一垒，而城贼千余出便民门来救，余力争却之。其出西南门者亦为骑兵所败，鼠窜入城。于是迤西六垒援绝势孤，我军百道攻之，须臾皆克。益并兵攻城南水垒，贼不能守，亦弃垒入城。是日，毙贼共九百余人，乃移余与石清吉、梁洪胜等八营驻西北隅。围攻月余，贼

坚守不出。

九月，陈玉成复自庐州来援。多帅语诸将曰：“贼合龚、张各捻，欲破桐城军以解皖围，而今独特众先至，吾当示弱以挫之。”乃撤围城军，退挂车河西，旬日不出战。贼稍怠，乃伏精卒于东西两路，而命余佯败以诱之。贼迫数里，不觉入伏，余反旗回战，三面蹙之，阵斩黄衣贼将。追至石井铺、西龙眠，毁小垒二十。

十月，捻逆龚瞎子、张落刑、孙葵心等至，众号二十万，自挂车河东连营至望鹤墩、香铺、棠梨山二十余里。帅命赵既发等出连环阵试之，小利，知其乌合易制。时李续宜军亦抵新安渡，密定上下夹攻之约。

二十八日，多帅令雷正绾等出左路，温德勒克西出右路，而自率马步各军出中路，余为前锋。自挂车河转战而东，大破贼于望鹤墩，进攻香铺。适新安渡军亦破棠梨山贼，逐北而来，贼方分党出迎，而雷军由廖冈抄其左，温军由范冈抄其右，步骑四合，枪箭兼施，龚、张、孙觅路逃生，各不相顾，诸军乘胜共逼陈逆老巢。多帅谓余曰：“四眼狗天下健儿，恐君不敌。”余曰：“败则请军法耳。”率所部卷旆直入，越数贼垒，方抵陈壁，急发火枪火箭，从烟焰中跃上，直捣中坚。陈逆措手不及，开后门走桐城，余皆不攻自溃，是日，破贼垒四十，擒斩万二千人。官、胡叙余功，擢副将。

十二月，胡公来次太湖，以督标四营、介字二营、牟字、茂字、刚勇、德胜各一营，增我军，合三十余营，声势益壮。

十一年春，贼窥楚中兵单，分党由英山西上〔南下〕，连陷德安、蕲、黄，回扑太湖。我军战小挫，贼将刘玲林遂入集贤关，陈逆亦由庐江至练潭与之合势。多帅分挂车河军扼黄泥河，击伪章王林绍璋等于金神墩、横山铺、新安渡，屡败之。

四月，帅令各军以二成队守营，八成队渡练潭西岸，曰：“今

日效淮阴背水阵，吾侪当于亡地求生。”于是精选年字二营进东路，胜勇、开化二营进西路，余翼多帅居中，迳扑陈逆营墙。贼方抵御，而我军纷纷跃入，余驰入陈馆，手刃贼将数人，获鹅黄大轿一乘，东西贼也战败北走，三路军合追之，忽西林骑队由鸭子湖抄来，贼逃死无门，围杀殆尽。陈逆先过南岸，又为霆军所创，遂由马踏石鳧水出，袭我黄泥河老营。我军抄前迎击，又败之，追至挂车河，屡败洪仁玕、黄文淦〔金〕、林绍璋、杨辅清及捻逆孙葵亿等，尽铲嵯峨尖、棋盘岭贼垒。陈逆退屯石牌。时霆军亦克集贤关，擒刘玲林，皖援遂绝。官、胡及皖抚李上余功，加总兵銜。

八月朔日，曾九帅^①克安庆，多帅进攻桐城。九月初四日，桐城贼遁，余追斩百数十人。官、胡上余功，擢总兵。多帅令余赴岳州募湘勇四营东下，舟行阻风，即登岸习战。道闻舒城、宿松、黄梅皆复，余右哨潘副将先登死之。

同治元年二月，抵宿松。帅阅新军操，讶曰：“此我家阵法也，汝曹何处得之？”皆曰：“主将途中所授。”多帅顾余笑曰：“君可谓无憾日矣”。薄暮召余曰：“曾公来书，欲得谋勇兼优之将，付以皖南门户，吾以君应之矣。”余逊谢不欲远离，帅曰：“与尔共事一方，何远之有！”余不得已，遂上新军册籍，独率旧部将士，谒曾公于皖垣。公檄赴鄂中募勇，创立陞军。而必胜军统将萧立昌在马踏司纵兵滋事，公命借水师营官张光泰、厘局委员阎纬往治。必胜军迎列河干，汹汹思变。余查得首事哨官，斩以徇，推诚诚谕，一军肃然。乃资遣老弱，留精壮者充陞字前、左二营，以副将杨文炳、欧阳华坤领之回皖。余由马踏西上至汉、黄，又成右、后二营，以副将谢占春、马成恩领之。

四月，归报。曾公以马踏处理得宜，亟加奖许，并谕将多军

^① 曾九帅即曾国荃。

战阵教授陈熊飞新营。数日如法，公顾之愈喜。时多帅已克庐州，陈逆走寿州，苗沛霖缚送胜保营磔之。多帅旋调西安将军，督陕西军务。

五月，余以陞字三营驰池州，二营驻芜湖。

闰八月，李逆秀成纠十三伪王之众，围九帅于雨花台。霆军病在宁国，为黄文涂〔金〕所攻，不能赴救，曾公以命余。

九月，余率池州三营谒九帅于雨花台。时浙贼李世贤亦至，贼营自方山属板桥，纵横百里，众号八十万。

初九日，武明亮、萧开印营地雷并发，塌墙十余丈，贼来如潮。九帅跃出墙外，督诸军拒战，贼死伤山积，仍进不已，相持至日中，墙缺复完，乃悉锐越濠奋击，杀贼又数千人，贼始退。余营于武、萧之前，九帅虑余兵单，令并召芜湖二营。军过太平，适伪护王陈坤书犯金柱关，与彭玉麟、周汉卿等水陆合击，连破象山、里铺八垒，斩首千余。陈逆遁去。次日，至雨花台立营，与三营唇齿相依，声势顿壮。又与诸军增筑外墙，内浚长濠，破贼地洞七。贼愤甚，番休迭进，累土箱作櫓楫，上设开花洋炮，伤我兵颇多。我兵更代眠食，日夜拒战，枪炮之外，杂掷火球、火箭，烧贼亦无算。相持至十月初旬，九帅度贼力疲，令余与李成典夹攻方山，曾贞干攻板桥，彭毓橘、萧孚泗攻牛首山。次日天未明，方山火起，知李军获胜，急伏山后以待。须臾贼至，埋伏大败，追杀二千余人，忠逆向九洲洲遁去，牛首山、板桥之贼见东路已溃，各无固志，曾、彭等乘胜蹙之，亦弃垒奔秣陵，于是苏、浙数十万贼皆遁。是役也，诸军战守四十六日，杀贼五万，官兵亦伤亡五千，将士皮肉都尽，较小池之战为尤苦云。九帅议增余兵，留攻金陵，忽奉曾公檄以秣陵贼杨辅清窜扰皖南，促余驰救。

十一月初三日，军抵南陵，营于黄墓河西。是时贼众数万围霆军于宁国，初八日分党渡石碇河，将趋三山袭霆军粮舰。余设

二伏于三山前后，而自军莪桥以待之。黎明贼至，余佯败循山而走，贼追过山前，遇伏反奔，而山后伏又起，三路兜击，擒斩千数百人。贼愤三山之败，屡来扑阵，我军伏枪壁内，轰毙又无算。贼窟聚五丈湖东，不敢复出。

二年正月，侦贼食尽，密募小舟数十，舟载军号一人，火箭一人，黑夜入湖，闻军中信炮，即发号箭以疑之。贼始仓皇戒备，旬日后渐不为意。

二月朔，乃潜师夜发，直捣小淮窑贼营，烧其棚帐。贼惊起睡梦中，裸跣四窜，我军分途追击，破其垒十数，杀三千余人。霆军亦败贼高祖山，又与刘松山分克梅岭庙埠贼垒，杨逆走新河。越日，曾公由金陵还皖，余谒鲁港，公询战状，曰：“虎将也！”命移防湾沚。湾沚号巨镇，久罹兵燹，户口萧条，枯骸塞路。余置义地，募土人收葬之，即优其值以代赈，严束部卒，罪扰民者，流亡渐集，商贾来游，数月成市焉。

九月望日，彭玉麟水师攻新河庄，余移太平会之，营于郡东凌云山。

二十六日，水师击贼小胜，我军隔河不得战，夜四鼓，密召师船于东西渡口，分两军就之，既渡河，迳造贼垒，比贼觉，而粮屯军帐著火先焚，触目皆陞军旗帜，急逾墙逸去，遂与水师夹攻马溪、南湖诸垒，皆下之。次日，进攻水阳镇及裘官、杨四渡贼营，亦不逾时而克，贼窜高淳、东坝。

十二月，与水师攻高淳，伪中王杨友清^①出战而败，以城降。复会霆军克东坝，降杨辅清，进次蒲泽桥，水师次红蓝铺，攻溧水，数日，贼亦降，余留守之。时值严冬，贫民啼饥号寒，僵仆满道，余首倡将弁集数千金购米与襦，亲临颁发，又择城北隙地收葬残骸。

二十四日三鼓，溧阳贼酋汪海洋纠合句容、金坛之众，杀我

^① 杨友清，未曾封王，为国宗，1863年11月12日在江苏高淳降清。

城外逻卒，以蜈蚣梯偷入东门。余时将睡，闻声出视，贼已东达大途，急令后营守西南门，左营巡城而东。方部署间，右、前两营奔至，事几殆。余大呼曰：“贼来仓猝，门巷不悉，此可截而虏也，敢退者斩！”右营哨官张先鸿小却，立斩之，皆殊死前战。中军将罗大胜、郭长云出南北巷横截之，左营亦至东门击贼背，贼狼狈夺门出，截获四百余人、梯百架。霆军在东坝讹传城陷，驰报曾公。公遣提督宋长庆来视，城上旗幡如旧，疑不敢前。九帅、杨厚帅亦遣人问讯，余延述前事，相与抚掌。曾公得余捷报，笑曰：“固知枫臣勇略，无虑此也。”

三年春，溧民耕田无种，余获贼牛四十头，谷五百石，悉散之，污莱稍辟。

六月朔日，余从四十骑谒九帅于金陵。时附城贼垒皆为我有，贼粮久断。龙脖子列炮台二十余座，昼夜环轰，城堞皆圯。又于炮密处潜穴地道，入火药三百石。李成典、朱洪章、伍维寿、武明良、谭国泰、刘连捷、沈鸿宾、张诗日、罗雨春九人誓先登。九帅留助克城，余以溧水为逸贼所必经，恐防御有疏，或貽后患，遂于望日辞归。

十六日午刻，金陵克复。次日，贼果至，伏兵要截杀数百人，残众走姑〔湖〕熟，张定魁奇兵追杀殆尽。

是月伪扶王陈得才等自陕犯鄂东，曾侯檄防皖北。十九日，由太平渡江，闻多忠武公攻盩屋伤目，卒于西安。念公当时过听，小加裁抑，逾历试诸艰，知遇亦逾侪辈，益信公无成见，所以造就我者为不少也。军抵无为州，为公设奠三日，率所部縗素哭之。曾侯轸余金陵、宁国、太平解围功，命择尤十之二，汇入金陵大案。余擢提督，诸将提镇以下各有差。

九月，移舒城中梅河及六安州。毫捻任柱犯蕲水，又移潜山之东西冲，未几仍回潜山。

四年正月，曾侯檄还安庆。是时石埭军哗餉，徽州钩字营毁

统领李榕寓，故资余镇摄也。念我阃军亦悬饷十九月，顾于现饷到营，尽数散放，不克丝毫，则军士感主将之至公，信度支之实绪，何有浮言生事乎？

四月，僧王蹶捻郟城，被围战歿。

五月，曾侯督师北征，苏抚李伯帅鸿章摄督篆，招湘鄂豫民垦芜湖、宁国荒田，分我军镇之。

五年春，庐州旱，四乡不靖，复移宁国军镇之，余旋援皖南镇篆。

十月，曾侯举李伯帅自代，仍回两江。余带印从征，甫渡淮，拜宣化总兵之命，分军驻宿迁、六塘河、施家渡、陈家集等处。

六年，筑河西长墙四十里。

十一月，东捻自青、莱败至，欲渡河，余合牛师韩兵击却之。贼循河东下，余恐清淮有失，轻兵出其前，入谒张漕帅之万。贼侦有备，窜高、宝。余移扼淮安，吴毓兰迎击瓦窑铺，俘赖文光，东捻肃清。李、张二帅叙余功，赏给三代封典，并换达春巴图鲁勇号。

七年，侯相裁扬州军，移余驻五台山数月。余见海宁清平，饷需支绌，密资陆军清析，诣侯相求撤，侯相大奖。六月十九日，命粮台王太守少岩拨银十四万两，以轮船送余回营。传谕将士以虎贲脱剑、昼锦还乡故事，每营银二万两，核实点放，各缴军械，整归装，欢忻就道。还报侯相，侯相笑曰：“昨闻崇李元华矣。使诸军统帅皆然，乱何由兴！”飭回皖南署任。

余从军二十年，转战五千里，矢石余生，幸当闾寄，而故乡祠墓祭扫缺然，心常滋疚，遂陈情侯相代奏，蒙恩赏假六月。冬月初，卸篆西上，度岁鄂垣。

八年春，回里修治松楸，与二三父老日叙田园之乐。冬初北上，谒侯相于保垣，飭赴宣化新任。

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接印视事。具折谢恩，并请入覲。

二月初二日，奉旨王可陞著来京陛见。十四日抵京。十五日蒙皇太后、皇上召见养心殿，问：“年几何？转战几省？跟那几个统帅？”谨敬回奏。天颜甚喜，谕回任整饬营规，将弁溺职，随时举劾。余叩头谢恩。十六日，具折请训。

回至保垣，侯相喜曰：“君奏对明晰，大为湘人增色。”余陈宣化练军每营骑兵百人、步兵四百，迟速不齐，不如马步分营。侯相然之，令与营务处陈黼商改具奏。

三月，奉旨练营兵粮马乾，一照新章刊布。

十年春，侯相檄勘边墙。余由张家口至古北口，见墙址半平，培修非易，据实禀复。

十一年正月，奉旨：王可陞著往库伦，剿甘肃败匪。时侯相移两江，李伯相来代。钱方伯鼎铭谓宣镇为京西第一门户，枫臣威望，未宜远离，不如令举代者。余举中军游击徐平川，伯相奏奉俞旨，平川带练出征。镇标仅余步哨二百人，口外辽阔，不敷巡辖，遂启伯相将宣步二哨及库练二营，改为中、前、后马队三营，合左、右马队共成五营，修筑营房、墙濠、马棚。

光绪元年正月，今上登极，祭告历代陵寝。余奉旨代祭元太祖、金太祖世宗、明宣宗、孝宗诸陵，盖异数也。

二三两年，剿平多伦、白岔经棚马贼，商旅居民赖兹安集。郡城周二十四里，前明屯兵十万，以控朔方，自乾隆迄今，失修百年，倾圮过半，西城积沙平堞，车骑出入，竟成坦途，而城北河堤崩塌，水啮城根，势尤危险。伯相委吴牧中彦估工，需银九万六千。余与口北道奎君捐廉倡首，官绅商富接踵倾囊，旬日巨万。乃举贤绅董工，练军助役，先河堤，次城堞，又次内垣。余朝夕督巡，罔辞劳怨。经费不足，则请功牌以募之。七年工成，用银四万四千余两。又镇署遭国初兵燹，仅存东西花厅，内外不分，办公无地。余独捐廉重修，自照壁辕门至二花厅皆撤旧更新，四堂两厢，则白地兴造，亦两年而成。

二、《罗尚书战绩》

罗军门尚书名孝连，字共琳，号虎臣，湖南郴州人。父□□^①，世业农。母□氏，生子二，长即公，次孝忠。

咸丰二年秋，粤贼洪秀全窜湖南，连陷道、桂阳、郴州。父年五十，被胁不从，死。

八月，贼弃郴犯长沙。时祖母□氏年七十，母年四十八，孝忠年十，生计维艰。

五年春，粤贼陈金刚、何禄等复扰楚南。王太守葆生、赵刺史启玉、李参将辅朝兵败于青草岭，赵歿于阵。州属良田司巡检慎□募乡兵三百，公充什长，扼宜章县西之两路司，闻青草岭败，还保州南，旋撤。

四月，陈逆犯州，州南官军六战皆胜。城内龙军五百，懈不为备。

五月晦日，土贼王永福夜引陈贼数百，间道破西门，龙军溃出东门，向疏仙桥而去。贼以众少难守，欲还城南老巢，途遇官军，战复败，南走宜章。官军不知城空，亦北走永兴。越四日，贼乃悉众入城，四出焚掠。州属六乡，有名秀才乡者，首倡民团，五乡响应，约二万余人，击贼于万岁桥街，贼败回城。团民卓旗^②廛市，争取酒食财物，忽风吹旗仆，谬惊贼至，大奔里许乃止。团绅见乡民胆怯，别募精壮八百，号曰“彪勇”，举本州千总萧绍林统之，每名日给口粮钱二百，公仍充什长，距城八里驻营。未几，观察王鑫、刘长佑暨田忠圃督师兴恕^③，时官游击，领虎威军，亦由永兴来会，营于城北二十里。彪勇自九月至十一

① 此处疑脱字，以□表示，下同。

② “卓旗”疑为“树旗”之误。

③ 田兴恕字忠圃（一作普），后任贵州提督，下文中“忠帅”，即指田兴恕。

月，三十余战，尽铲附城贼垒，昼夜围攻。

二十六日，贼由西门决围走凤德乡，乡团沿途要击，毙贼数万，伏尸百余里，遂复州城。公阵斩二悍贼，王鑫为请湘抚骆公秉章，赏八品功牌。绅士以集款为难，禀撤彪勇。

六年春，公入王军，追贼广东阳山等县，公斩二馘，病归。夏，入黄沙堡海少谷军，充铁勇什长，病又归。冬，赴江西入虎威军。十一月朔，克袁州，追贼宾干，杀千人，公斩二馘。由万载至上高度岁。

七年二月，败贼阴冈岭，杀溺千余，公斩三馘。伪检点张发纪、陈某遁回临江。未几，刘长佑军败于分宜。伪翼王石达开大众来攻阴冈岭，萧太守启江欲退，忠帅止之，告教于普镇承尧。

三月，普以四营来会。忠帅身先突阵，马中枪毙，左臂受伤，战益厉。石逆大败去。

四月，进攻临江，掘长濠困之。忠帅选公壮士七十人备登陴，左臂各涅“精忠报国”四字，衣以巴图鲁号褂，宁亦如之，铸万六千斤大炮，炮炸，开西北门地道亦不利。一日黎明，张逆遣亡命千人越濠入营，杀门卒三人，焚烧军帐，我军不及衣履，三路犯截，贼争门不及，杀溺三百余人，公斩三馘，夺黄旗五杆。忠帅拔公当亲兵大旗，旗广丈八尺二寸，长也如之，并旗杆、矛头、锥脚，约逾三丈，上绣“精忠报国田”五大字。

九月，石逆遣其叔来援，自罗坊至大坪，连营二十余里，诸军战皆败。忠帅留二成队与彰武军守濠，以八成队大呼出战，贼披靡，追四十余里，斩首数百，获器械马匹无算。陈逆本江南人，阴使乞降，忠帅率壮士二十人饮陈馆，自辰至酉方归。张逆闻之，要遮不及，愤杀陈家口。

十二月初八日，张逆贿通潮军，开北门出走。刘长佑军收复府城。诸军裹粮急追三昼夜，杀贼数千，公斩三馘。

八年正月，进次樟树河，贼数万来拒。时彰武、平江两军方

隔河，萧军后发未至，忠帅麾军遽前，战小胜，忽贼骑数千横冲入阵，阵乱遂败，贼追击数里。萧军至，不能成列，亦败。死亡百总二，兵三百。贼帅虜吾卒问：“田军向得利，今何以败？”卒云：“主帅以五成瞭队，不意遇敌耳。”贼相顾曰：“五成队且如此，全军何可复当？”是夜五鼓，弃营回崇仁。卒归以告，萧、田与刘太守坤一合攻崇仁，三月初六日克之，乘胜分进。张运兰、王开化、普承尧军克乐安、宜黄、南丰，忠帅与萧、刘军克抚州。四月杪，皆会南昌。忠帅谒中丞耆龄，复合诸军克建昌，还驻省西校场。湘抚骆奏擢公外委蓝翎。忠帅与九江镇李定太不合，乞回湘。

时贵州苗患大炽，高禾张秀眉起清台，与包大肚、潘老旦、姜老拉等肆扰思、铜、石、镇、黎诸郡，而红黑生苗皆应之。金大五起黔西。陶新春起猪拱箐，出掠川滇边界及贵西安、大、兴诸郡，而仲^①杠匪及游兵散练皆归之。何得胜起乌江尚大坪，潘明杰起都匀、摆艺，徒党尤众，分据平越、开州、修文、贵定、安平、定番、广顺，屡犯遵义、贵阳。

是年三月，广西怀远盗匪合九股苗围黎平，扰及楚边晃、靖等州。黔臬兆琛、总兵周洪印告急，骆中丞奏派田军协剿。

九月，抵潭溪司，距黎平四十里，忠帅率百六十人冒围人城，晤兆、周及东道何冠英、知府多文、参将庆瑞，以郡南九贼垒逼城最近，议先去之。忠帅询得团首任大兴、穆双有二人，令率团民数十，先行诱敌，我军卷旆左右伏。团民遇贼，战且走，贼贪进不已，两伏齐起，公颡大旗当前，一悍酋驰马犯公，公奋旗一格，即落马，贼方跃起，而矛头已贯其胸，牵其马，余贼骇奔。追至沙石冈，杀百数十人，揭其首于矛，径压贼垒。兆、周军亦出城来攻，贼破胆亡魂，略战即走，须臾间九垒皆空。忠帅见公使大旗若刀矛，取剧贼如豚犬，以为得未曾有，称公“无敌

① 仲是布依族和云南部分壮族的旧称。

将军”。绅民夹道欢迎，赍三千金犒师，忠帅却之。逆首黄金亮、余老科、杨大豹等分据汉寨、楼梯哨。忠帅遣部将田连考百人，与兆、周军向楼梯哨，而自分精兵三路袭破汉寨，尽烧庐舍积聚。楼梯哨贼见汉寨火起，奔垒奔古州，追杀数百人。公斩广匪二人，搜获银三两，银牙签一支，蓝红湖绉腰带一条。移营驻黎平城外。

十月，进次地里，贼大至，忠帅仓猝出迎，公觅马不及，执大旗趋之，至则贼已败。大军方迫中路，公见左路逸贼百余，急率数卒追之。追数里，止余一卒，检得道旁贼帜，亦不别而归。公独陟前坡，遇贼酋数人，披红褂，冠雉羽，凭高下石，公略避，舞旗而前，诸酋惊遁。一酋握旗杆不去，公左手持杆相抵，右手拔刀断其臂，决其首而还。搜获银三两。

十一月，军次寨蒿，降苗寨数百，暂留镇抚。湘抚骆以克复临建各城，奏公胆力俱壮，杀贼颇多。十二月十一日，奉旨擢千总，加守备衔。

九年正月，由寨蒿进丹寨，距古州八里。

二月十六日，州民以忠帅寿诞，献梨园演剧。贼万众奄至，忠帅演如常，密设八伏于贼后。日午，贼食，忽开门纵击，贼大败，伏兵节节要截，杀数百人。嗣是贼望旗辄走，连克古州、永从、锦屏等城，念山等寨。方拟肃清贵东，忽石达开大股由江西窜湘，复陷兴、宜、郴、桂，攻宝庆。忠帅方振古州镇，奉调回援。率虎威军千余抵靖州，募足四千五百人，拔公为前营哨官。

四月，达宝庆，与赵焕联、周宽世、洪定陞败贼于黄泥。贼倾巢再斗，再败之七架坡，追二十余里，杀千数百人。贼由崑山趋武冈，遇刘长佑、江忠义军，复大败。

五月初三日，石逆纠赖豫新、傅忠信各股复至，号五十万。石南踞澄水桥，赖北踞神滩，傅东踞泥湾，皆距城十里而近。我军五营守城，四营与长胜等军驻城北望城坡。

十七日，东路贼数万由五里牌北来，直薄长胜军垒。忠帅亲

率四营助之，鏖战三时，杀贼千计，贼败去。然东北渔溪、石井等处已遍布贼营，阻我文报饷道。时刘岳昭军在洪桥，刘长佑军在武冈，距郡数十百里，省垣所遣李续宜军更莫知所在。忠帅募得善泅二人，用竹管盛书纳发际，夜出山河，走长沙告急。又募老人夜缝出逃，伏路贼擒献石逆，问城守状，老人给曰：“田公爱兵不爱民，自北路合围，城中按户搜粮，不遗糠粃，民惧不久食人，故就大王乞活。”石逆笑曰：“吾惟么麽不足污刀斧，当坐待其毙耳。”自是攻稍懈。

六月十九日，侦知续宜军已渡资江，与二刘军皆会北路。忠帅乃选壮士八百，白帕头，红腰带，额书“死”字，衣背书姓名、年造，每人先给银三十两，死复恤银百两，为请优表，名曰“死勇”，公充死勇哨官。

二十八、九两日，诸军内外夹击，大破贼于半边街、清水塘、田家渡，又蹙之资江浮桥，杀溺二万余人，擒二千余人，贼目四十八人，尽铲赖逆西北垒卡，北道复通。是役也，忠帅佩刀持矛，翼公旗并进，不问多寡疏密，逢阵便入，纵横扫荡，呼声如雷。贼措手不及，皆骂我曰：“疯军。”我军阵歿百余人，伤二百余人。公杀七贼，弃其首，割其髻，复擒一贼目而还。石、傅二逆均聚东南路。

七月望日，又合李、刘诸军破贼贺家坳、龙安桥。次日，贼分路南走，我军追至九巩桥、白杨铺一带，杀四千余人，阵斩伪统制黄立英、检点陈明友等十余人，擒伪将军蔡光远、周子福、王智明、伪提审孙子安并悍贼五百余人。讯供石逆晓夜趋程，前驱约入广西全兴地界，诸军乃还。我军还至靖州。湘抚骆以前救黎平、克古州等城案内，奏公奋勇当先，斩擒尤众。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擢都司，赏换花翎。

十年三月，忠帅奉命署贵州提督^①。湘抚骆以宝庆解围案

^① 田忠國署贵州提督应在咸丰九年十二月。

内，奏公领队冲锋，异常奋勇。是月初九日，奉旨擢游击，留湖南补用。

四月，石逆自西隆渡红江，掠兴义、贞丰、归化，分党扰黔东，前锋至羊场河，而苗、号各匪亦陷修文，附省数十里寇氛殆遍。署抚刘源灏飞书促援。时忠帅在铜仁，分死勇为长胜两营，每名月银六两，什长七两，大旗八两。一委郭游击启元领之，与刘义方军剿兽溪及猫猫山；一委公领之，与沈宏富军剿印江属之杨家坪。破四十余垒，阵斩首逆张太然，杀三千余人，擒二百余人，拔出难民数千。进攻牌坊贼垒，枪炮如雨，急切不得近，公颺大旗独前，遇三贼持矛，合战良久，势垂克，贼党麇至，飞石击公，落门牙一颗，遍体重伤，左肩中矛伤，从兵趋救，贼稍却。公头眩不能战，犹立与相持，忽沈军绕出贼后，贼大骇，弃垒走。公麾军夹击，杀四百人，擒二百人，获器械、马牛无算。是日，刘参将吉三分攻卷子坪，中途失利，见牌坊火起，还战大胜，直逼坪下。公舆归印江。得头等养伤银四十两。忠帅奉旨补授贵州提督，于攻剿铜仁案内，奏公冲锋破阵，身受多伤。五月初二日，奉旨擢参将，仍留湖南。

时公伤未复，忠帅遣沈宏富军剿龙溪，长胜军与知方新勇二千，李游击有恒宝勇六百，朱守备占元练勇二百，守印江。宝勇与长胜军口角失和，忠帅营务处熊游击焕章前来讲解，令宝勇攻沙子坡，公助刘吉三攻卷子坪。长胜军一战克之，沙子坡未久亦克。合剿野马圈，阵亡都司沈玉龙、守备江正典。我军断其水道，遣使谕降，出不意击之，斩首二百，克野马圈。龙塘贼二千，距圈八里，不战来降。公简降贼二百导攻雷公堡，围其三面。贼恃山后通运，力扼山前险隘，欲以顿我兵。熊益公团勇数百，属图之。

六月，公斩木开道至山后，贼悉锐来争，公令团勇筑垒，自率长胜军前战，败之。垒成，贼粮遂断。公夜越绝涧，袭获卡粮

二十石，复断贼水。熊奉忠帅檄，先赴石阡，公独留数日，克贼堡，斩首四百，获牛马甚多，由岩脚转战而西，悉平贼垒。

八月，抵石阡。

九月，败贼于松坪猴场，会杨镇岩宝破红灯铺垒卡，追至瓮安城外，贼回拒。我军方战，杨军忽退。公顾亲兵谢光才、林贤骏等九人，许以金牌，直前搏斗，一卒中枪仆，公夺其矛连毙五贼，擒一贼，余贼遁过冈，遇瓮安援贼千人，复还战。公左右止七人，虑不敌，忽忠帅遣八骑来觐，乃大呼并进，贼不测多少，纷纷窜去。公归途见忠帅，详询战状，赠珊瑚顶，赏谢、林九人金牌，中枪之卒加养伤银，曰：“今日无敌将军以九人败千贼，大奇。”沈宏富在旁曰：“若非无敌，已为人所弃矣。”未几，从沈军克瓮安，扫城外贼屯数十，前破黄龙屯，斩首百余。玉华山贼来救，公合秦汉陞亲兵八百破之，逐北十余里。沈军继至，兼旬进剿，又破贼屯数十。

十月，达贵阳。二十七日，奉旨赏骠勇巴图鲁勇号，加副将銜。

十一月，忠帅以长胜郭军四百人并归公部，与周副将学桂八营规定番。

十二月，至赤土，立营未毕，贼万众三路来攻。周分军当中、右，公军当左。右军败退，公与中路军回保赤土街，而贼已抄出街后，四面围攻。公身先突围，周军继之，还扼上马桥，整军复战，击退追贼，夺马一匹及亡兵二首，两军阵亡百人。忠帅自至青岩，尽摘诸将翎顶，限半月克定番。诸将督攻益急。贼首余长子料不能支，悉众溃围走广西庆远。诸军裹糒把急追数日，不见贼而还。道闻独山贼袭定番，余高材定黔军二百出战失利，州复陷。

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公攻复之。贼走广西融县，入湖南。

石党之在安顺者，方合坤匪渡六归河，犯毕节。忠帅檄公跟

剿。元宵抵安平。杨岩宝、梁副将正秀、大定协毛克宽、田参将兴发四军进大水桥，公与周军进车头铺。

二十日，广顺贼张应恩袭破大水桥营，毛副将战死，败兵走安平。张逆乘胜扑城，周军战城东，公战西南。至撰水湾，来贼数千，为首一人麾龙凤旗，公询定番降卒，即张应恩，乃遣卒语之曰：“罗长胜军战无敌，然降者辄不杀，此转祸为福之机也。”张逆闻之，敛众遽退。东路贼见之，以为已败，惶遽欲还，我军乘势追击，至饭笼铺，斩首千余，擒逆首谢同志磔之。检得金臂圈一，为前队百人制鹅黄绸褂，未以分周军；周得安邑官绅犒银三千，亦尽颁所部，不以及我军；小见者未免烦言，周君谓公约束不严。忠帅调回长胜军，询得其故，出金亲犒之，军心大悦。公驻省南久之，麾下定番降卒屡违军律，公补诛三十九人，民心又大悦。忠帅奏解省围及克瓮安等城折内，叙公忠勇绝伦，堪膺专阍。六月初二日，奉旨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遇缺简放。

十月，石党自毕节败归，复犯镇宁，州牧毕大锡乞援。忠帅于长胜两营外增公骑步八十人，令同赵观察渭三军赴之。

二十八日，攻毛口庄，公弟孝忠先登，受伤。公攀垣跃入，立毁贼巢，杀四百人。

十一月，进逼乌索陇、养马寨。贼众汹惧，缚首逆韦登凤、吴阿豆等三十人出降，随破蜜蜂屯、阿打洞、重阳堡，擒其首伍尚刚、伍廷辅等七人，杀五百人。围猛董大山哨，手斩悍目杨老三，擒其首卢士彭、韦朝凤等六人，杀二千人。

同治壬戌元年正月，克大石头寨、盔鳞甲上下三洞，擒其首伍通、韦士开，杀六百人。

二月，克者斗寨，杀百人。又合赵、毕军克小石头、烈山、黄桶等寨，杀五百人。安顺仲寨略定，凯旋省城。奉旨加提督銜。

是时石党朱洪新、李添亡股亦殄于桐梓。忠帅新授钦差大臣

督办贵州军务兼权巡抚^①，得一意剿苗。遣古州镇杨岩保二十营克平越，进攻尚大坪。何逆得胜佯乞降以懈我师，而阴集下河逆党数万。五月，围杨军于土地坳，分攻王卡，断粮道，杨告急。忠帅檄公赴援，令杨镇所部听节制。

二十九日，渡花押河击贼小胜，前逼王卡。王卡贼潜出花押河扼我归路，而我土地坳军先于十七日战败，副将王万祥、杨昌耀、熊金龙、胡钧禄、杨正业、蒲登友、向志光、戴松林、田连考，参将周发荣，游击唐骏、田应飞、滕传富、姚云山、王定陞、贺有恒、田兴发，都司游双龙，四品职衔唐天佑等十六营走渡清水江。参将赵德光、守备张樑两营走渡花押河，与省城彭建勋一营同扎光沙，声问隔绝。公悬军王卡，前后皆贼，昼夜拒战，粮尽食马，马又尽。二十六日，公与弟孝忠前行溃围，哨官祝友林殿后。孝忠中炮死，军士死者数十人，至大麻窝立营。贼恐公得脱，复抄扼于清水江内。公谓将士曰：“何逆悉众在此，尚大坪必虚，彼既阻我归路，我何不乘虚东向？”

八月中秋，密留彭军守垒，自率赵、张等军千人乘月疾驰，果出不意，破尚大坪，斩首数百，尽获其马牛粮械，拔出妇女无数。何逆回救不及。公移军干寨以扼之，密约清水江诸军议其后。忽熊、贺、田三军败退，公虑孤军坐困，尽焚尚大坪庐舍积聚，由干寨回师札佐。忠帅闻之，诛三将于省城。

先是三月间，回匪陷兴义，安义赵镇德昌军败入广西。八月，石达开九股自綦江入黔，东犯遵义、桐梓、绥阳，西结黔西诸匪掠仁怀、毕节、郎岱，而兴义回因之，亦陷归化。时沈宏富、李有恒、全祖凯军皆赴下游。忠帅益公兵三千镇安平，遣周发荣兵五百助赵镇攻克归化。回逆万数败窜张官堡，距镇宁六十里。毕大锡屡败乞援。公由安平赴之，贼三路来迎，公方分军接战，而山后两伏又起，公急麾军夺路，苦战数里，伤我副将田宗泽暨

^① 田兴恕，贵州提督，咸丰十一年十月兼署贵州巡抚。

兵数十名。

二年春，克张官堡，回匪窠王母石屯。

四月，石逆殄于蜀，余党走绥阳，围滇督劳文毅公于旺草寨。忠帅自将大破之，方在克期扑灭，忽以教案夺官。张抚帅亮基末代，奏留公黔中。是月，文毅抵贵阳。抚帅命公与杨、赵二镇汰遣伤病，各留精兵千五百，共剿贞丰州。杨军败于王母。黔州收杨寅谷死之。团民不饷粮，军尽散。赵镇自攻毛口，请公攻白层河。

五月，公渡河破马鬃岭三垒，走逆首马二杆杆，又夺据白岩关垒。自余屯寨，或逃或降，无敢抗颜行者，逼贞丰八里而军。忽奉抚师檄，以全祖凯、赵德光败于乌江，赵镇军调防札佐又败，何逆得胜犯省城，促公回救。

十月杪，行过安平，知省围已解，何大众窜乾沟、卫上一里，遂次清镇五里桥。

十二月，击贼鸡公河西，公右胁中两枪，左小指骨碎二节，马腹中枪复毙。公易马摧锋，竟未觉痛，贼败启示，忽大呼昏仆。鼻回省，三日方苏。医生取出枪子二颗，指骨五片，左小指今短寸一分。军退小关。

三年正月，何逆由斑竹园东山进围清镇，林镇自请守城，军火告竭。札佐全祖凯军又败，过六广河。抚帅知公伤未愈，而苦无代者，强起公赴小关。

二月杪，移三桥。公制布袋百扣，每扣入火药二十斤，夜率百壮士负之，绕道疾趋，黎明至城，点交林镇。归遇贼，伤卒二人，余皆力战得脱。于是内外合击，立破重围。张抚帅犒饷药兵各银十两。何逆退踞茶旁寨，公合全、赵军败之。进次大关，贼万众回扑，战于黑石头，兵少不敌，仍回小关，与全、赵军分路进攻，大破之，何逆遁归尚大坪。公移军图云关、黄泥哨、谷角，防护龙贵。抚帅奏公署镇远总兵。

五月□日，以克复定番等城、解清镇围功，奉旨赏给三代及本身妻室封典。

七月，伤发，于观察伯英来代，移次青岩。公回省就医，冬杪方愈。

四年正月，赴青岩营，与于一见契合，兄事之。时都匀逆苗潘明杰大举扑龙里，抚帅以唐天佑军驻观音山，屏蔽省垣。龙邑张樑、李得贵、田庆聪、徐维忠、齐开胜、田有胜等兵千五百人不敷城守，檄于与公驰救。公以寇众我寡，请中丞益兵，并调赤土各营，均未报。

二月朔日，诫于勿轻进，而自入省陈之。张樑侦知贼中苗枪八千最精利，亦遣齐开胜来请子药。次日，于忽拔营至城外，张樑阻之，不听，与李得贵欽兵同退。潘逆尽锐攻之，于与二田、一徐军皆没，得归者仅数十人。贵定陷，省东大震。何逆得胜遂约黔西何正举复扰清安，自饭笼铺至石板房遍地皆贼，省西复大震。抚帅恐东西贼合，配公铜仁协兵三百，并令哨将沈大春等沿途招募得五百人，往驻安平。公虑兵少示弱，日令数百人夜出朝还，若从省中来者；又于近贼处所，夜施火枪火箭以疑之。贼果远避跳登场。公军入安顺，晤毕、林二君，前往欢喜岭。跳登场贼犯府城，毕军出战牛场，林军不能助，公出间道横截之，贼首尾不能相顾，四散狂奔，追杀无算。师回郡城，绅民争放爆竹，迎驻寿佛寺，尽以供林之粮供我军，林军旋散。

三月，毕自剿化竹、六枝，请公进定南，彭太守淇湘、涂县丞云樵代司粮运。公在定南道中复募得千五百人，径攻隴卡，贼乞降，愿导攻磨雄。公召部将沈大春、戴荣宗、刘德昌、姚成泽、成章、陈洪春、刘智发、齐开胜、张大鹏等密受机宜，率军抵磨雄，小战须臾，即收兵筑垒，若不急攻者。是夜四更，阴飭军中饱食，令壮士百人先登纵火，诸军四面并进，斩首数百，立克其寨。留沈大春守之，自回定南。绅民来贺，为言：“那扒两

屯，山势险峻，藪贼万数，上屯宿拏峙粮，下屯碉卡林立，前阻深溪，非破此山，不能拔其本。”公侦得磨雄有僻径可通那扒，令沈大春、戴荣宗夜选精卒往伏，约见山前火箭乃起。次早，公至山前，佯败以挑之，贼恃胜渡河，约追三里，公发火箭还战，山后伏兵忽起，贼鼠窜无门，斩溺千计，获马牛无数，遂破下屯。绅民赍千金犒师，公以上屯未下，辞其半以激兵心。有一贼出降，云：“上屯粮尽将遁，逆首已往沙家马场，纠众接应矣。”公系降贼于营，夜遣陈洪春、姚成泽、成章精兵三百往伏屯外。诫曰：“伺贼出屯，即入张旗帜。”而大军伏于屯后五里以要之。天明，贼果出，遇大军，复还走屯，见屯上旗，大骇散乱。我军急击，枪毙黄衣贼目，斩首三百，获马牛无数，悉毁贼屯，穷追至沙家马场，又杀百余人。归赦降贼，赏功牌录用。陇卡贼千人来降。绅民又以五百金至，遂普犒将士。

六月，毕军克化竹、六枝，黄逆老板等万人聚保大坡顶，巢壘且险，久攻不下，屯兵大岩脚，来书告助。

七月，公由安顺往会，议分三路，毕攻其左，公攻其右，马金奎由倒马坎攻其中。马军败趋我军，我军阵乱，中路贼踵至。公时衣白，马衣青，黄逆号于众曰：“获衣白者银千两，衣青者银五百两。”贼矛数百蜂拥而来，公率长矛十三人连刺数贼，后军至，贼乃大奔。毕以倒马地名不利马姓，请公易之。诘朝，公进中路殊死斗，伤二亲兵，迟久不决，公愤发巨炮，毙悍酋凶党十数人，贼四散奔逃，不敢回坡顶。公与毕、马军陟顶分追，杀贼二千余人。团首张、夏、龙、田等姓来献万名衣伞，回师安顺。令刘德昌军搜剿关岭、黄果树伏莽，滇中商旅，出入无虞。

九月，龙贵苗匪突入安顺土州。公军至，贼走广顺，弃所掳妇女百七十口，公收养空宅，以老妇守门，禁军民出入，各询其籍贯家属，榜示通衢，旬日间认领一空。进次广顺，贼走定番，蹙之上马司，擒贼目三，斩首五级。阵亡哨将邓洪顺，公解衣殓

之。賊遁归龙贵，公旋省垣。

十一月，賊偵知劳文毅赴滇，假官军号褂先驱，袭陷清镇、安平。安南回匪譚五兽复陷永宁，囚州牧杨宗藩，送贞丰杀之，分党围郎岱。

五年正月，公与赵德光克清镇、安平。

二月，公克永宁，赵解郎岱之围。公扈文毅至普安，乃回安顺，而仲匪又陷镇宁，公与毕军围攻两月。

四月晦，大雨，夜半益甚，公遣祝友林、张大鹏等梯升北城，賊惊起仓猝，开南门而遁。收获骡马六百匹、难妇百口，散遣如土州。留祝、张千人守州城，仍回安顺。

五月二十九日，奉旨以前克清、安、永功，遇有贵州总兵缺出，尽先题奏。

黔西岩大五再陷安平。张抚帅遣彭万胜军进东路，徽公西路合攻，战于饭笼铺，阵亡哨将陈洪贵。抚帅恐不急下，九月朔日，付臬使葆亨^①大令一支，率军督攻。公是日辰刻克邑城，葆君至，惊出意外。

十月，公率二营还省城，以军餉奇绌，撤一营。以克复镇宁功，十二月二十二日奉旨军功加一级。

时滇抚刘岳昭由川入黔，降吴元彪，平何正举，解遵义围，连克正安、绥阳、仁怀，遣兵护餉至省，贵阳运道始通。抚帅以贵西渐靖，而思铜苗氛尚炽，镇远亦未复，奏公赴镇远署任，兼理铜仁协事，遂以所部交李游击长兴接带。

六年春，抵铜仁协署，接镇、协二篆。四月奉旨补授镇远总兵。

六月，马鞍山、龙家坳苗犯府城。城中楚勇六百，道标千人，皆不出。徐郡守辅廷以告，公率兵五百出下南门，至谢家桥，破賊达扒洞、铁矿坪，賊败归老巢。坪民皆樊姓，有樊茂芝

^① 葆亨任贵州臬司应在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当时仍任候补运使。

者，苛索民粮馈贼，贼至辄宿其家，因以为利。诸樊家皆毁，茂芝宅独完且美。地方控官之状无虑百数，公讯得实，立斩之。

七月，回铜仁协署。

十二月，黔臬席宝田军至自阮江，与李泉使元度合攻荆竹园，请公募足连字三营驻北校场、易家屯以为之继。

七年正月，席、李军克荆竹园，苗、号、教匪及石党俘斩几尽，余众千人窜合马鞍山、龙家坳匪，复犯铜仁，并分扰湖南麻阳。部将谏游击建勋募得淑江兵五百适至，击破之，贼遁回黔。席军时亦回郡，与公合剿龙家坳，斩首二百，贼走聚杀牛坪。席公阅地图，分军为二：一由漾头司直进，一由绕麻阳河横袭之。遂破贼坪，俘斩千数百人，乘胜破寨头，剿平各路窜匪。

三月，裁连字一营，留二营驻铜仁。

十二月，黄润昌军克镇远。

九年春，移连字二营驻清溪、玉屏。秋，施秉萧华林军回沅州，又调驻施秉，会合唐军门一芝十二营，悉破县属匪寨。公军旋疫，旧游击庆茂来代，还军镇远。冬，与精毅湘营渡重安江，破羊条、革彝、三丙等寨，克台拱厅。湖广督李（瀚章）、湘抚刘崑会奏。十年春，奉旨以提督记名简放。

十一年夏，克复黄平、清平，下游肃清，并撤连字二营。

十二月，曾抚帅壁光代请陞覲。

十二年五月入都，召见二次。

六月二十二日，奉旨赏换业普肯巴图鲁勇号。陞辞。九月到黔，抚帅以兴义初平，奏公署安义总兵，率虎字二营搜捕遗党。

光绪乙亥元年九月，回镇远本任，裁虎勇六百，留二百人。

二年十月，黎抚帅培敬以古州蕨菜坪余匪未净，调署古州镇总兵。

三年春，捕斩百余人。九月，复回本任。

七年三月朔日，奉旨擢贵州提督。六月初六日，到任。与岑

抚帅毓英议改马兵为练军，专掌巡防剿捕，补城汛绿营之不足。春秋校阅各军技击打靶，三等分奖。马步全红为一等，赏银五两，二等三两，三等二两。奖银皆自捐廉。

尝诫将士曰：“吾赖诸军之力，得专阃拥旄，故欲分此区区，以明我愧。回念咸丰十年，从忠帅援黔，黔饷虽绌，犹岁给五六七月。同治二、五年间，协饷路断，并一月而无之，各军冒死忍饥，因粮于贼，岁得节赏银一两五钱，非斩馘擒渠，更无丝毫之入。古来行军之苦，未有过于是时者也。今诸君安居城汛，授糈发餉，时日不移，亦足报前劳矣。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宜各努力操防，以清边徼。”诸军涕泣听命，皆能消息未萌。黔中二十年来无潢池之盗者，公之教也。

公历三镇开阃，恭逢皇上御极亲政，皇太后归政、徽号诸恩诏，赏本身三代正一品封典，荫一子二品官生，其它加级纪录，不可殚述。

光绪二十年皇太后六旬万寿，眷念旧绩，赏加尚书衔。

罗尚书战绩跋后

罗虎臣尚书从田忠圃督师转战江西、湖南、贵州上下游，战必胜，攻必取，遂继田为阃帅。余昔闻黄子寿方伯述田用兵，飘忽廉悍，楚将中罗、李、彭、杨以下，殆罕其俦，意其才气必有横绝一世者。顾田于诸部将中，独称公为无敌将军，则公之才气又可知矣。

戊戌秋，余谒公于安顺帅府。长身山立，伟若天人，出《豫章战绩》一编，属加编辑。

客问余曰：“罗公初入戎行，冒锋鏖，效首虏，固其分也，身为提镇，轻进如偏裨，毋乃失统帅体乎？”余曰：“昔兰陵有《入阵》之歌，秦王有《破阵》之乐，彼皆帝王之贵，将卒如林，犹不自惜；况公所部不过数千人，非若湘淮将帅，连营百数，可以任我

指挥也；而苗、回、仲、杠、号、教诸匪暨石达开大股，无虑数十百万，贵阳百里之外，郡县多陆沉，公与沈、杨、刘、赵诸军上下奔驰，外协之饷，岁不能得半，藉非身先士卒，以忠勇劝之，其谁致死！”

客又曰：“以罗公之忠勇，而同治元、五年间，战不出贵阳、安顺境者，何也？”曰：“此援省太早，失形势也。夫平黔与平吴异：平吴宜据上游，取建瓴之势；平黔宜清下游，挹不竭之源。督师在铜仁、石阡之时，下游苗、号各匪，大半未靖。使朝廷暂缓援省之命，许以便宜留剿，而分一军驻湄潭，以缀乌江之贼，一军绕都江或独山，以缀都匀之贼，一军渡重安江向清平，以通贵阳声气，则石逆势孤无助，必不敢独犯省城，亦不能梗我川楚饷道，所谓不救之救，胜于救也。迨援师入省，则四面皆敌矣，公虽善战，其如应接不暇何。然其后席、李军平黔东，刘、岑军平黔西，而贵、安两郡，困守五年，卒成表里之势者，未始非公等力也。今天子擢公贵州提督，开闢安顺，皆当年血战之地，军威所慑，二十年桴鼓不鸣。皇太后六旬万寿，晋公尚书衔，懋赏酬庸，其来未已。乃公纪江湘之战，则以发踪指示归重于督师；及纪援黔之军，又以余孽将平，深惜督师之去。此其不矜才，不忘本，又合栻书、范燮为一人，而非时将之所能及也。”客称善而退。

爰就原本之缺略者，参以诸家纪载，谨加厘订，盖不独见公之功，且足觐公厚德云。

光绪戊戌孟冬，安南县知县金匪杨宗瀛谨跋。

三、《髯参挥麈录》

蒋军门宗汉，字烛然，号炳堂，云南鹤庆州人。父森祥，生子六人，公居季。少负奇气，臂力绝人，好骑射，不屑屑于耕读

之事。

咸丰乙卯，大理逆回杜文秀倡乱迤西，伪将朱来寇鹤庆。封翁谓公曰：“此男儿建功之时，以尔才气，勿久恋膝下。”公乃投鹤丽镇裕□标下，力战却贼，叙劳得六品功牌。裕去镇，昭通张和齐来摄镇事，父子皆战死。己未，州随陷。

时公父母继没，方居忧。州贼伪司军马金保以先锋印札召公①，公阳乞终丧，阴以葬事付伯兄，自与叔兄出走。至梓里江无船，追骑将及，公仰天祝曰：“吾得留身报国，当建此桥。”忽得浮槎以免。

同治壬戌纪元，佣食于黔、蜀之交，具得其山川道里。

甲子，杨武愍公玉科以游击领兵，遇公于旧牙坪，一见契合，遂留帐下。

乙丑，从克中维、鹤庆二城，擒斩伪将李绍先，旋舍去。

丙寅春，从玉科赴东川。岑勤勤公毓英以云南布政使驻兵曲靖，见公奖许有加，令随剿镇雄之葵香州。旬日间连破贼垒，镇雄平，擢尽先补用把总。

丁卯春，复从剿猪拱箐逆苗。箐属威宁州北界，三面群峰陡绝，惟青松梁一面，仅通鸟道，上接海马姑。伪元帅陶新春聚苗、教各匪及粤逆石达开余党十余万人，自号铁桶江山。山下吴家屯，腴田七十余里，贼粮出焉。前阻深谿，有二龙关、大丫口、小丫口三隘，碉卡林立，无懈可乘。毓英侦关后有六溜口者，地僻备疏，而削壁千寻，樵牧绝迹，乃令公以死士百人开壁后地道。

六月，公裹乾糒，携刀钻、绳梯、药弹诸具，缒幽凿险，昼伏夜行，数日抵壁下。闻壁上春声如沸，知粮屯所在，阴就土窠处向上开之，贼春急，竟不觉也。人数十丈，忽触树根，公曰：“去地不远矣。”尽举药弹箱实之，壘以燥土，伏药线以出。使人请师

① 《杜文秀统属职官题名录》中记载蒋宗汉为先锋。

期。至日，张保和、林守怀率二千人夜至，乘高鼓噪，贼惊起，男妇数千集壁上，方施枪炮，忽而地雷火发，石裂岩崩，坠死无数。我军人烧积聚，烟焰涨天。山前贼见关后火起，仓皇回救。毓英大兵乘之，连破三隘。阵获逆酋陶新春、杨应寨、熊草果等数十人，斩首二万，遂克猪拱箐。新春弟三春，走入海马姑。公与玉科前后夹攻，尽毁红岩尖老巢，斩三春。是役也，公行无人迹地，不火食者二旬，倦卧灌莽，渴咀草露，不伤一卒，成此首功。虽尧庙踞壁，阴平裹绵，未足方兹神勇。毓英上其功，擢千总，加守备銜，赏戴蓝翎。令随玉科守东川，而自回曲靖。

戊辰正月，杜逆遣伪司衡杨荣、都督蔡廷栋等十八人，众号三十万，连陷省西州县，直犯滇垣。毓英由曲靖赴援，檄玉科会师，并谘方略。公上言曰：“今省防兵力，计足自守。不若潜师绕出蜀之会理州，攻武、禄、元、罗以分贼势，此釜底抽薪之法也。”玉科陈其计，毓英颺之。

二月，公与玉科克元谋，杀四百余人，虏伪将杨荣枝，乘胜攻武定、大姚、罗次、禄劝、白井、易门，数月皆下之。擢都司。

己巳正月，克柯渡、可郎。进攻果马、规寻甸。时督帅刘公岳昭由曲靖进兵，尽破寻东贼垒，直逼寻城。檄玉科分攻嵩明。

五月，寻甸回酋马添顺以城降。嵩明回惧，亦开门乞抚。公入，囚逆首李元方、晏洪暨蔡廷栋妻杜氏文秀女也，送省垣磔之。于是楚、滇各军陆续会省下。公营新草房，为杨方凹、金马寺犄角。逆酋杨荣、蔡廷栋纠合伪司成马擢四、司平马成、司卫姚得胜等众十余万，乘夜袭据小偏桥，绝我粮道，又夺金汁河北岸二碉，与马村贼营接势。毓英悬二千四百金募复此碉，众莫应。公奋然请往，鏖战六昼夜，竟夺碉还。毓英登城与诸将谋曰：“偏桥、马村之贼虽有二碉中隔，然自碉至城亦隔杨方凹，贼垒百余，终恐兵单难守。有能横筑二营于凹间者，每营酬七百金。”

诸将难之。公曰：“此省垣成败之机也，愿效死力。”立简精锐四千，乘夜往筑。诘朝垒成。悍贼数万来争，枪炮雨集。我兵伏枪壁内，待贼近濠，发无不中。前贼仆，后贼进，抵死不退，相持至日中，贼死伤山积，势不复支，公开壁大战，毓英出大兵夹攻之，杨、蔡等大败。八月，尽委辎重，道陞^①山金殿西遁。我兵沿途追击，横尸数十里，俘万二千有奇，省围遂解。

九月，刘督帅至省城，分遣诸将收复禄丰、杨林、昆阳、楚雄、南安。惟定远悍酋马锡庆败我黄军门文学兵，久攻未下。督帅檄公往助，锡庆出战屡败，以城降。获金印一。遂会玉科兵进图姚州。忽杨荣败众窜逼云南^②宾川，副将钱大川、陈定邦告急。玉科以杨剧贼，非公莫敌，遂自攻姚州，而令公援云宾。公至宾川半月，设伏屡败之。杨夜遁，二城获全。

庚午正月，奉旨以解省围功加副将銜。

三月，复回姚州，破其土城。玉科受伤，公左胁亦中枪。益开地道三十余穴，东城圯，贼犹筑内城抵拒。

四月朔，北城再陷。公诱贼北救，遂登东城，斩首六千，获金印二，擒伪将军马金保、蓝平贵，送省城诛之。

夏，玉科进攻鹤庆，公攻邓川、浪穹。

四月杪，克邓川，歼五百余人。惟浪穹有九气台、峨墩二屯，阻水为固，急切不得下。伪司略董正性由绞窝村、大松甸横截公后，公击破之。杀九百余人，获粮械无算。

六月杪，奉旨以克姚州功，擢游击，赏换花翎。

秋，董逆纠杨荣及伪司徒丁在兴万人复陷邓川。公恐其遂援鹤庆，乃辍九气之攻，移军牛街坝坂脚村，断其往还。

八月十二日，大破贼于火焰山下，杨、董等仅以身免。公左腿中枪，勇气弥厉，追败丁逆于白土营。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云南”疑为“云龙”。

二十日，玉科克鹤庆，公追余贼至浪穹城下。九月二十日克之。乘胜掇九气、峨墩贼营，复邓川城。贼酋杨占鹏与龙旗将军胡隆歧等走保凤羽河之白米关。公追贼两昼夜，又破之。玉科以关为大理孔道，命公培城浚濠，峙刍粮，为进取基。伪司治易成奎自麦地连营至练铁街，合桥井诸贼，屡犯关城。玉科击其前，公由金盞抄其后，贼大败，弃营遁。公留兵练铁，自回白米关。

十一月，赴剑川署都司任。易逆复窥邓川，袭据赵邑、瓦窑、江尾等村。段副将春堂告急，公驰伏要隘，截贼为数段，擒斩过半，易遁回大理，不敢出。

辛未春，玉科攻宾居。公由剑川往会，尽平城外贼碉，潜凿地道。三月初八日，塌其城以入，毙贼无算。

五月，又败伪司疆马良勋、伪将马有富、王北统等于杉阳，克其旧城。玉科欲图永昌，以伪雄武将军熊国佐、刚武将军李如生、都督马为龙等方踞永平县之黄连铺、鸦口诸处，先遣游击寇文通、陈裕后、高其位、李文秀，刘裕等攻之，不利；继遣公往，亦不利，军资尽丧。公配施夫人在剑川闻之，急典衣饰集万金馈军。公言曰：“吾军心骇散，赖此一振，此行不捷，将为夫人所笑。”遂以粮运属大理郡守全桑岩等，六月杪整兵复进。诫诸将曰：“向者之败，咎由恃勇，今当以计胜之。”乃募土民前导，由石岩村绕黄连铺后山，登高驰下，直捣其巢。斩熊国佐；擒李如生，爱其才勇，释而用之。翌日，假分二军向漾濞、永平，而潜师夜袭龙街，李如生先登，克之。旬日间连克赵家村、鸦口、稻田、老街、叶屯、桃源铺。梟马为龙，俘馘数千。贼走入曲嗣老巢，扼奇屯、新城。奇屯前倚天神庙三碉，地尤险固。公召永北犯卒数人曰：“汝罪当斩，能破三碉，则免死而获赏。”众皆感奋。各给喷筒火箭，以精兵随之。夜半碉楼火发，我军一拥而入，更驱降贼前导，黎明拔奇屯。翌日破新城，以暑疫休兵。

七月，玉科克永昌。

九月，奉旨以克鹤、丽、剑、永功，擢参将，加著勇巴图鲁名号，即行营署鹤丽中军。公进规曲碕。杜逆遣马良勋、马有富及伪司勋王永兴、参军杨景修等率众由石地坪渡合江来援。公谓钟观察厚堂曰：“大理贼以曲碕为南障，今势孤围急，固宜死争，若待其来，与碕贼表里，患且不测，不如先往迎之。彼若退守合江，以缀我防江之师，分我围碕之力，上计也。若渡江背水，据哈喇左，则不出两月，必成擒矣。”公至。贼造浮桥于江，果据哈喇。大喜。密令部将李翼堂、姜润之、辉师尹、禹光廷、李正昌、董文盈等环贼营而伏；降将李如生、韦连甲断浮桥，而自率大军绕江出碕后。贼惊骇乱走，伏兵四起，要杀过半，斩马有富于阵，余酋凫水而逃。十二月十九日，复哈喇，旋师曲碕，才匝月耳。钟惊以为神。

壬申正月，玉科克永平，公攻曲碕益急。贼将马双元、马启鸿、赵保等缒城出降。公斩东关先人，诸军继之，巷战竟日，毙贼无算。逆酋某焚死，郡境悉平。乃招集饥黎，赈粟三千石，并贷牛种垦荒，居民稍有来苏之望。永平令陈君宗海赠扇与诗，有“溥施时雨千家润，遍给春牛四野耕”之句。

二月，玉科攻漾濞，公由柏木铺连营抵蒙官屯会之。贼死守上下街，急切难下。公轻兵渡合江，循点翠山西，袭破马厂、金牛屯、坪坡贼营三十余座，遂出漾濞之背。杜逆大惧，遣丁在兴越点翠山来援。公令袁善、寇文通、龚联元进兵两街之中，断贼声气，自将精兵据雪山桥，邀贼归路。

三月十四日，玉科克两街，丁贼战败，回山遇伏，斩于山坳。玉科进攻赵州，留公守漾濞，并分兵太和村以遏贼援。尝从亲兵数百觐贼点翠山，攀藤附葛三昼夜上中和峰。谓将士曰：“昔沐西平克大理，胡海奇兵即由此下。惜吾主帅在远，贼备尚严，不能遽乘其隙。然吾观大理一城，背仓山，面洱海，上下关为锁钥。贼全力所在，恐力攻匪易耳。”未几，赵州克复，诸将皆会大

理。玉科议以下关属公，上关属段春堂、张如育、李翼堂，而自居间策应。公率大军由青菜庄至榆坝，向江峰寺，降其守将鲁达，留部将周庆安、沈灿瀛守之。进至文昌宫、打渔村、黑龙桥，贼将杨荣、马荣耀、蔡廷栋精骑数万蜂拥抄来。公令于众曰：“吾孤军深入，以步当马，一动足皆齑粉矣，敢退者斩。”于是乘高据险，排火枪击之，毙贼百余。马荣耀伤左臂落马，贼骑反奔，我兵乘势冲击，横尸数里。龙尾关贼将董正性开门出降。

五月初七日，克下关并大小官邑、苏武庄贼寨数十，上关亦同日克复。捷奏，奉旨擢副将，加总兵衔，并准借补鹤丽镇中军游击。公由观音堂列营直达五里桥。闻城南贼将马成勋、伪司抚洪志舒先有降意，令幕友杨嗣昌、罗德懋作书招之，果皆来降。惟刘八守西南陬塔寺，负固不下，公一鼓拔之，斩刘八，由是近逼城垣。遣副将马长远筑炮寨于塔寺前，日夜轰城，又凿地道，塌城数十丈。其东西北诸军亦皆傅城下，环攻不息。

十一月丁未，杜逆战败，入伪城饮药死。其党蔡廷栋舁献军门。傅玉科入城。玉科欲勿许，公谓不可示弱，乃选壮士三百入翼巡城市，向晚回营。惟杨荣、蔡廷栋及伪冢宰马仲山等死党未散，怏怏叵测。

十二月，岑抚帅毓英来驻五里桥。公与玉科进调虎离山之计，遣告诸酋云：“已奏保官职，宜于十一日来辕冠带。”公与玉科届期明勒诸军，俟杨、蔡、马等十八人出城，即麾众夺门，入据冲要。俄闻大营信炮，知巨憨已诛，遂各分途剿杀。自辰至未，歼男女万计。于是宥胁从，抚良善，民心大和。是役也，贼皆百战之余，自知罪在不赦，男则伏枪曲巷，排击如雷，女则升屋乘垣，飞掷瓦砾，虽至火烧庐舍，无一出走者。蔡逆宅尤凶悍，副将李正昌中枪死之，诸军亦苦战多伤。公擒渠斩馘，连折数刀，衣甲尽赤。自来克城，未有旅距^①若此者，可谓凶且顽矣。大理

^① 原文如此，“旅距”似应为“艰巨”。

捷奏，蒙恩赏穿黄马褂，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遇缺请旨简放。

（怡斋眉批曰：惨杀男女万计，血流成河，残忍之极矣。竟以此为有功，其如人民何？火烧庐舍，无一人肯出走，足见人民恨此等‘官军’之极！）

时李军门维述攻克蒙化厅属之大围埂，而小围埂负险不下。玉科偕公往助，毓英以大军继之。

癸酉正月初五日，克小围埂。公入至大遼，贼伏礼拜寺，突出犯公，从人辟易，公独横矛格斗，毙贼十数。须臾兵集，遂歼其余。毓英从埂上望之，谓左右曰：“真虎将也。”赠联额以旌公功。仍从毓英回大理。澜沧江东悉定，惟江之西则伪司征马得仲据顺宁，伪司阉马得先、杨武、都督蔡廷楨据云州，伪司隶张金亮据锡腊。提督段春堂、蔡锦堂、总兵李凤翔三军攻之，失利。毓英以属玉科，而命公自大理会之。

甲戌正月，道永昌，进次湾甸，谓诸将曰：“锡腊寨坚且险，李镇军遽欲以力取之，犯古人顿兵之忌，宜其败也。”乃距贼巢十余里密择要隘，令李翼堂、和朝选、寇文通、龚联元兵二千伏其左，周庆安、沈灿瀛、杨沛、袁善兵二千伏其右，以社庙前炮声为号，而自率辉师尹、禹光廷、雷有亮、萧永泰、周开泰，胡占鳌等兵三千战中路，佯败以挑之。贼屡胜屡追，不觉过隘，炮起伏发，三面合蹙之，斩首千数百级，死岩谷者复倍。二月十八日遂破锡腊，斩张金亮，获军械粮药无算。翌日，进兵顺宁，沿途蹙贼碉八。

二十四日，会段军于城南。和军门耀曾亦以兵至。公倡议曰：“顺宁形胜以城西凤山为最，悍贼悉萃于此。明日请段、和二军攻东南陬，某攻凤山。贼败必争入城，城贼顾之必乱。既而四面乘城，可以得志。”玉科如其言。

二十五日黎明，公破凤山十碉。日未中而城果克。斩马得仲，歼贼二千。耀曾谓公曰：“人皆称君善谋，吾令见之矣。”居数

日，复趋云州，夺草皮、新兴二街，进逼城西。贼南阻顺甸河，西据象山观音阁，列炮下击，伤亡颇众。翌日，玉科兵至，令蔡锦堂、尉迟东晓两军军沿河，为公犄角，而以万金犒公师，募能夺此阁者。公督厉将士，十道并进，不半日取之。于是回炮击城，并于山下下菜园潜凿地道。

三月初三日，塌西城十余丈，公由锅盖山麾众登陴，城南军同时亦入，巷战至晚，斩马得先、蔡廷楨、蔡双全，杀贼略尽。逆口预埋地雷，亦多阖室自焚。官军分据伪宅，往往误触致毙。公居马得先宅，独无恙。

十二日，奉旨以克顺守功，赏三世正一品封，并换图桑阿巴图鲁勇号。

玉科凯旋滇垣，当道以伏莽未靖，留公权顺云协镇，兼办善后事宜。缚上日罕恩正于耿马寨，搜遗孽马小二于麻栗坝，威震化外。夷酋九龙江王以洋枪四、毛瑟枪一来输诚款。顺郡大疫且饥，公又施棺药，贷粮种，以工代抚，修建文武忠节祠庙及诸营署，民赖以甦。

甲戌春，毓英以伪司空李国沧、司平柳映苍、都督偃光美、何壮武等窜匿腾越北界之乌索，恐勾煽俅怒江夷，或为边患，遂调公署腾越总兵。

四月初七日，潜师道甸坝，出贼后。贼大惊扰乱，悍酋大栗栗、马二等丛矛伤公，公连刃数贼，突围出。次日，克乌索，斩柳映苍，追破之云峰山，斩偃光美、何壮武，李国沧焚妻子遁去。公侦知在黑山门，遣将捕诛之，函首省垣，由是回党悉平。

在镇两载，修废振坠，尤甚于顺云。又令副将马国卿建铁索桥于梓里江，名曰“金龙”。两岸高山，凿成坦道，以酬宿愿而利行人。六年功竣，费银四万九千有奇。

秋，英译使玛加里游历过镇。公奉毓英密札，云：“咸丰庚申，该使肆扰京津，焚掠圆明园，为先朝罪人。此臣子效忠泄忿

之时，机不可失。”未几，玛死于野人山。英使威妥玛，梅辉立讼于朝。

光绪元年乙亥冬，公以失察褫职，功高获咎，毓英阴惜之而无如何也。

然自公去镇，参将苏开先索饷谋乱，与盍达妖人王道士合，众以万数。丙子春，复陷厅城。督帅刘武慎公长佑檄杨玉科与陈观察廷珍往讨，既复手书劝驾。公迫大义，整旧部会之。六月十一日，克城，斩王妖道等，腾越复平。刘与潘抚帅鼎新上其功，奉旨送部引见。九月入都，召见二次，以副将分发四川。

乙卯、癸未年间，历署越嶲参将、阜和副将，戡黑夷之剽掠，又击降靖远叛夷。川督丁文诚公宝楨上其功，赏复提督原官。

甲申夏，方颺补维州副将，而桂抚潘鼎新以越南兵事调公。

八月十二日，谒潘抚帅于凉山军次，统抚标七营。

十二月杪，法虏大股越凉山，连陷长庆、长定、文渊等府州，距镇南关十里。抚帅退驻梅村。

乙酉正月初九日，虏遂入关。广武军帅杨玉科战歿，所部十营檄公接统，扼凭祥。冯帮办子材率军十营暨右江总兵王孝祺勤军数营，扼关前隘。

二月初七日，虏悉锐攻隘，陷隘东三营，枪炮雨集，萃、勤军几不支。于是公与方友升军自凭祥进，苏帮办元春与陈嘉军自幕府山进，击虏小胜，势复振。次日，冯、苏两军战中路，王孝祺军战西路，公与陈嘉军战东路。孝祺部将潘瀛祖杨突阵，先败西路贼，转战而东。而关外王德榜军击散文渊援贼，尽获其糗粮药弹，亦由贼后抄来。贼当腹背受敌之时，药弹忽空，糗粮复竭，遽弃东三垒而逃。逃急，又弃枪炮。诸军纵横扫荡，呼声动天地，流血满山谷，乘胜逐北，尽复凉山故地。

十五日，直抵郎甲江边。是役也，虏以越南土匪叵测，令居

后队，自以法人当前。及其败，则土匪路熟，皆从后逸去，法人狂奔失道，几无一脱者。独公军擒斩夷帅三人，夷兵千计，夺获田鸡炮四，开花炮十一，快枪精械且不胜数，则他军可知矣。于时越南官民所在响应，皆假我军旗号。方拟乘破竹之势，进攻北宁，规复南交，法君惧，遣使乞和。天子念炎荒将帅，不忍久劳，特允其请。

三月十二日，奉诏凯旋。彭刚直公玉麟与两广督抚奏捷。蒙恩赏头品顶戴，并赐珍玩各物。

秋九月，特授贵州安义镇总兵。公统广武全军为当道奏留，仍驻平西、镇南两关。

丁亥夏，边防清晏，得旨回黔。冬十月，到安义镇任。

甲午春，恭逢皇太后万寿，赏换双眼花翎。公感激恩知，常作“匈奴未灭”之叹。然公为一玛加里代人受咎，而南关之役，得万千玛加里以快其心，则遭公者非圣主之本怀，赏公者乃圣主之深意也。

若夫蒐兵讲武，除暴安良，捐修祠庙桥道，此异乎将帅所优为，无事修陈，以小我公也。

《髯参挥麈录》跋后

蒋炳堂军门为迤西名将，岑勳勤、杨武愨公平滇黔苗回，公常为军锋，战胜攻取之奇，不可殫述。其尤奇者，英人玛加里得罪先朝，必待公据镇腾越，始殛之于野人山中。法夷扰我闽粤海疆，翦我越南藩服，伤我广武军帅杨武愨公，亦必待公接统凭祥，始与桂广诸军复之于镇南关下。此皆忠臣义士切齿腐心而不得一当者。公独有志两成。读彭刚直公关前捷奏，不禁奇公之才并公之遇也。今天子为黔西择将，授公安义总兵，皇太后万寿，赏公双眼花翎，所以褒显前劳者至优极渥。

余丁酉春来宰安南，入郡修谒，得侍讌谭，出其幕僚所辑《效

忠录》二卷，属加厘订。余观公之用兵，批亢搃虚类孙臆，乘机得势奋迅莫御类李牧、赵奢，岂腐儒所能窥测。顾念公生平志业，所以光国史炳家乘者，尽在此编。而其间行军次第及时、地、人名，证以刘新宁、彭刚直公奏稿，岑勳勤公行状，王鼎丞观察《湘军记》，黄子寿方伯《滇黔大事记》，时有不同，不得不略依更正，以传信于后世。至叙次之有当与否，则非谗陋所知也。抑余更有请者，录名《效忠》，与公之勋福未合，且书出幕僚之手，亦不可没其劳，拟以《髯参挥麈》易之，公以为何如？

光緒戊戌孟冬，安南县知县金甌杨宗瀛谨跋。

吕海寰出使发电

吕海寰

编者按：吕海寰，字镜宇，顺天大兴县人。1897——1901年任清政府驻德国兼驻荷兰公使。他所撰述的《庚子海外纪事》一书，辑录了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和德国政府办理交涉的国内外来往文电、会谈记录等文件。《出使发电》则是从1897年10月27日到1898年7月30日所发电稿，凡181件。其主要内容反映了德国“租借”胶澳以及清政府从德国购买军舰、武器等问题，少数内容是他赴德以前的准备情形和私人交往。原件存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凡电稿无日期者，按文内韵目标注日期。无日期也无韵目者，按原件顺序排列。由廖一中整理。

1. 发北京总署电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1897年10月27日）

总署总办诸兄钧鉴：密红。海九月杪到沪。刻已假满。稍迟具折。缘路受风寒，感患时症，亟须静养避风。现赶紧医治，稍痊即当首途。上海尚有应办之事，因病不克料理，焦急万分。祈先代察堂宪为叩。海。冬。

2. 发北京贤良寺李^①电 十月初二日（10月27日）

中堂夫子钧鉴：海三十到沪。一路感受风寒，致患时症。据医云：须避风静养。前奉艳电，敬悉一切。现赶调治，倘获庇佑早痊，即当首途。祈转电许竹使^②，至感。受业海叩。冬。

① 李，李鸿章。

② 许竹使，驻德公使许景澄字竹笈，为吕海寰之前任。

3. 发北京总署电 十月初三日（10月28日）

总办瑞^①鉴：密红。卅电悉。潘承烈^②遵留十个月。乞转樵宪^③。海。江。

4. 发北京总署张电 十月初三日（10月28日）

樵宪夫子钧鉴：密红。海三十到沪。满拟驺从莅止，面领训诲，不意宪节已起，軫恋殊深。海受风寒，致患时症。据医云：亟须避风静养，现赶调治。稍痊，即当首途。初膺使命，诸未谙练，乞训示一切为叩。昨接鼎臣电，奉谕潘承烈接留十个月，谨当遵办。余容禀达。海叩。江。

5. 发柏林许大臣电 十月初四日（10月29日）

竹翁鉴：顷抵沪。奉先电及七、八月函，并李相转电均悉。金、李事照办。近因染恙，难即行。妾尚未产。然冬月必行，祈谅，甚感。海。豪。

6. 发北京总署电 十月初六日（10月31日）

总办诸兄鉴：密红。海尚未放洋，此次恭逢皇太后万寿，如须呈递贺折，祈代酌办贺折两份及奏事处文一件，至感。海。虞。

7. 发北京义国公使电

义国驻京公使萨大臣^④鉴：本大臣准于华历十一月初十日，乘德国巴宴公司船启行，祈电致贵国折奴阿海口，俟本大臣抵埠时，格外照拂，一例放行，并乞电复，是感。出使大臣吕叩。

① 瑞，瑞鼎臣。

② 潘承烈，似为驻德公使馆官员。

③ 樵，总署大臣张荫桓字樵野。

④ 意大利驻京公使萨道义。

8. 发北京德国公使电

德国驻京公使海大臣^①鉴：本大臣准于华历十一月初十日，乘贵国巴宴公司船启行，乞电致船主，格外照拂，并乞电复，是感。出使大臣吕叩。

9. 发北京电 十月十五日（11月9日）

总署总办诸兄鉴：密红。海病稍痊。行装备齐，已订德公司巴燕船，冬月初十放洋，乞代禀堂宪为叩。海。咸。

10. 发北京电 十月十五日（11月9日）

总署总办舒春舫兄鉴：密红。弟病稍痊。已订巴燕船，冬月初十放洋。弟初十生男，并闻。海叩。

11. 发柏林钦差许电 十月十五日（11月9日）

许大臣鉴：弟生男。乘巴燕赴德。海叩。咸。

12. 发北洋大臣王^②电 十月二十三日（11月17日）

夫子大人钧鉴：密红。简电敬悉，不胜骇叹。海靖到沪，海往晤，情谊甚洽，毫无形迹。闻东省有戕毙教士事，确否？是否借此恫喝？刻已奉旨否，如何办理？乞电示为盼。彼垂涎胶澳，蓄意已久。倘无故寻隙，若急，请开埠，俾鹬蚌相持，或可借弭衅端。一得之愚，伏乞钧裁。海已定冬月初十放洋，任重材轻，无补大局，愧惧交并。海叩。漾。

① 德国驻京公使海靖。

②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

13. 发北京总署电 十月二十三日 (11月17日)

总办诸兄鉴：密红。昨接北洋电，德兵船五艘，突[突]据胶澳，驱逐防军，无法可挡，云云。不胜骇叹。海靖到沪，十八往晤，毫无形迹，情谊甚洽。沪上传闻东省戕毙德教士二名，确否？是否借此寻衅，本署如何办法，可否回明堂宪，电示机要，盼切之至。巴燕船二十八可到，弟定准冬月初十放洋。时事艰难，任重材轻，无补大局，愧惧交并。海。漾。

14. 发东海关李^①电 十月二十三日 (11月17日)

幼翁鉴：密红。德公使海靖由沪北上，曾登烟岸否？昨接北洋电，德兵船五艘，突据胶澳，驱逐防军等语，不胜骇叹。闻东省戕毙德教士二名，确否？是否借此寻衅，防军退守何处？乞将办理情形密速电示，为叩。海定于冬月初十放洋，并闻。海。漾。

15. 发东海关李电 十月二十四日 (11月18日)

幼翁鉴：德兵船五艘，突据胶澳，驱逐防军。刻防军退守何处？现如何情形，乞电示。海定于冬月初十放洋。德公使海靖过烟，曾登岸否。海。敬。

16. 发北洋大臣王电 十月二十四日 (11月18日)

夫子大人钧鉴：密红。漾电敬悉。胶澳系腹地，断难听其占据。德踞，谅非各国所愿。若奏请知照各国，在胶澳开通商埠，则为公共码头，似德亦难违公法，任意独踞。但恐缓不济急耳。德、俄最亲密，德踞胶澳，亦俄所忌。或请俄先为调停，亦急则治标之法。海愚昧无知，刍蕘之见，伏乞钧裁。海敬复。敬未。

① 东海关道李幼云。

17. 发北京总署电 十月二十八日（11月22日）

总署总办诸兄鉴：密红。胶事本署如何处置。竹使有回电否？沪上各报均以德人此举如此，倘各国效尤，何堪设想。弟晤各国领事，有□□者，有讥讽者，甚难为情。今日路透电云：无论中国作何主意，德廷决欲久踞胶州，现先行建造过冬房屋，以居守兵，等语。闻由沪运物料不少，大有久居之势。此事若不速了，恐后患未艾，曷胜愤懑。乞撮要电示，盼切。复电请用弟新本。海。勤。

18. 发北京总署电 十月二十八日（11月22日）

总署总办诸兄钧鉴：前领经费四万两，除整装、川资及折努阿换火车各用外，所存无多，乞代回堂宪，请拨常年经费库平银三万两。刻镑价稍贱，如能拨四万更便。望速电沪关照拨为感。海叩。勤。

19. 发北京总署舒电 十月二十六日（11月20日）补入

春舫兄钧鉴：密红。敬电悉。竹使有回电否？外部如何措词，海靖曾与辩论否？放洋期迫，艰难所不敢辞。当此时局，敝眷可否同去，弟踌躇不决。乞密示指南，感盼切切。回电请用弟之新本。海叩。宥。

20. 发东海关电 冬月初一日（11月24日）

幼翁钧鉴：胶事如何情形，民情尚安谧否，念甚。乞电示。密红本可向总署諮取。海。朔。

21. 发总署总办电 冬月初三日（11月26日）

总署总办钧鉴：密红。今日路透电：胶州事，德国又派亲王

带铁甲兵轮来。又伦敦电：德兵船名开直尔音阿轧斯特，现已由苏彝士河开往中国，尚有一艘名其福，亦不日开驶来华。又伦敦斯单得报馆电：今春德廷已明告俄、奥、意三国，略谓本国拟在中国得一海口，俾可驻扎水师，云云。乞转稟堂宪。海。江。

22. 发总署电 冬月初四日（11月27日）

总署总办钧鉴：伦敦电，德太子名海纳而来者所统兵船，闻德廷有飞令赴华之说。至胶州所踞之青岛炮台，颇有久居不去之势云。海。支。

23. 发北京总署电 冬月初六日（11月29日）

总署总办钧鉴：顷接微电，敬悉初五日奉上谕，内阁侍读学士著吕海寰补授。钦此。即日由沪具折谢恩。弟准予初十携眷并随员、学生等放洋。刻已将行李上齐。再，前奉艳电，蒙拨经费银四万两，昨已备文划还在京所借三千两，由沪关汇解。兹已领到三万七千两，当遵谕撙节动用。乞转稟堂宪。海叩。虞。

24. 发北洋大臣及总署电 冬月初六日（11月29日）

夫子大人、总署总办钧鉴：驻沪德领事施妥博昨已赴胶，风闻德禅臣洋行汇款三十万两，备在胶买地之用，其用意或为将来租界而设亦未可定。又闻德皇之弟带兵舰数艘，于中历十一月十七日开赴中华。又，沪上喧传德国巡海船二艘，已行过苏彝士河来华。海稟。祈回明堂宪。虞。

25. 发东海关李电 冬月初七日（11月30日）

幼翁钧鉴：密红。冬电悉。胶事就范否？刻如何情形。闻有运往军械、马匹、木料等事，确否？乞密示。海。阳。

26. 发北京总署电 冬月初七日（11月30日）

总署总办鉴：密红。德人由沪运胶军械、马匹不少。沪上谣传海使有出京之说，未知刻下尚受商量否？弟初九未刻登舟，乞先期电示为盼。署函尚未奉到。海。阳。

27. 发李中堂、张大人^①电 冬月初七日（11月30日）

中堂夫子大人钧鉴：胶事如何处置，尚受商量否。阅棗提督^②青岛告示，令人愤懑。德人由沪运胶器械、马匹、木料甚多，大有久踞之势。各国电，均言德皇之弟带兵舰数艘，于十七日来华。睹此情形，恐非一时所能了结。海初九登轮，初十放洋。乞将现办端倪，先期电示为叩。海禀。阳。

28. 发广州将军^③电 冬月初九日（12月2日）

保颐翁鉴：海初十由沪携眷放洋。前月初十又生一男，特闻。临别依依。海。佳。

29. 发总署总办电 冬月初九日（12月2日）

总办钧鉴：伦敦电，德人占踞胶州湾一事，俄人已许其并不争论，唯俄人办理高丽国政，德人亦不得与闻，云云。乞转禀堂宪。海叩。佳。

30. 发北京总署电 冬月十二日（12月5日）

总办钧鉴：弟初十开船，十二午刻抵港，托庇平安。请代禀堂宪。海。文。

① 张荫桓。

② 德提督，德国侵华舰队司令康利士。

③ 广州将军保年，字颐菴。

31. 发广州将军保电

颐翁鉴：电敬悉。满拟趋叩罄谈，因香港有小翻应，开船又速，未能如愿，歉甚。谨率内子及儿女遥祝潭安。海叩。

32. 发北洋大臣王电 冬月十二日（12月5日）

夫子大人钧鉴：庚电悉。垂注，感谢。十二抵港，托庇平安，祈纾廑系。海叩。文。

33. 发许大臣电 冬月二十四日（12月17日）

柏林许大臣电。竹翁鉴：弟顷抵锡兰，计腊十一至折奴阿。海。敬。

34. 发许大臣电 腊月十一日（1898年1月3日）

竹翁鉴：电函均悉。承移居感愧，诸荷费神，谢谢。金、李已见。第十四可到，拟遵谕十五接任。海。真。

35. 发北京总署电 腊月十四日（1月6日）

总办钧鉴：海十四安抵德，十五接任。祈稟堂宪。海叩。盐。

36. 发使俄杨大臣^①电 腊月十五日（1月7日）

子通兄鉴：电敬悉。承贺感谢。尊件在船为货积压，一时提不出，约二十五、六到，即速寄。海。咸。

37. 发北京总署电 腊月十六日（1月8日）

总办钧鉴：海抵折努阿。德领事来，言奉外部电飭接并知会瑞士界照料。昨晤外部，情意甚洽。声言飭属□护，系奉德皇特

① 清驻俄公使杨儒，字子通。

谕，向未办过云。乞禀堂宪。海。谏。

38. 发总署电与许大臣会衔 腊月二十三日（1月15日）

遵号电转告。据副外部称：已接海使电，铁路办法议定，胶事亦结，彼此可无事，等语。海、澄。漾。

39. 发总署电 腊月二十四日（1月16日）

总办鉴：弟新密本。今午初已递国书。德皇词意恳挚，甚有休戚相关语。除奏报外，先闻。乞禀堂宪。海。敬。

40. 发总署电 腊月二十四日（1月16日）

前任上月勘电，请拨海筹第三批船价，乞速汇。又，伏厂请付第四批价二万七千一百六十七镑，并乞核拨。海。俭。

41. 发总署电 腊月二十九日（1月21日）

密墨。遵勘电，切实告外部，中国照所议办，并申明敬电均奉旨允行勿疑，请速电海使，勿生枝节。据云：决不疑，但未接海信，究竟因何挑剔难悬断，只可嘱其和平商办，俟复到再告云。词和而意颇谦。容再电禀。海。艳。恭叩年喜。

42. 发杨大臣电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1月22日）

通兄新禧。电悉。尊件二十四发快车，不致误。海。朔。

43. 发总署电 正月初四日（1月25日）

密墨。艳电到否？顷询外部，云海使来电并无怙语，德廷愿速了，前电已授意海靖。复告以谕旨贵简要，不同照会，既奉旨难反汗。彼云，重降谕旨有冤案可查，铁路、矿务须议定方算

结。辩论再三。彼又云，德廷决不借端为难，候商再告等语。海使续议如何，乞电示。海。豪。

44. 发总署电 正月初五日（1月26日）

密墨。顷外部告庚音泰^①云，胶州水手被刺，德廷甚不满意，粤案未了又生枝节，恐与速了胶案之处不便，亟应电达总署，海使所索各节，谕旨有不足处，当请旨补足，以便速结，实于山东大有利益，等语。词多偏袒，难以理喻。唯德不撤兵，日久必激而生变，曷胜焦虑。海使有无格外要挟，乞电示。海。歌。

45. 发总署电 正月初九日（1月30日）

外部正函约，适奉虞电，遂往见毕鲁，据云：奉德君特谕，胶事大局定，甚喜。惟请中国准胶澳铁路展至沂州，尤敦睦谊，务电总署。当详告虞电，并言沂路前经海靖议删，今又反复殊不合。毕云：沂州利益大，请格外通融。因告以中德兵民杂处，久必激变，中国难任保护，必撤兵方电商。毕云：兵甫戕，遽撤兵，是示民以怯。况中国所许，未见效验，亦难请撤。若将冤案及偿款早了，许展沂路，当可结案。告以照会互换谕旨批准，本已结案。诘难再四，彼仍坚持。海使明知理屈，故耸动德主出首，恐难骤夺，挑剔谕旨，毕不言或作罢。冤案在议中否。并乞电示。海。佳。

46. 发总署电 正月初十日（1月31日）

庚电敬悉。佳电览否？顷副外部约见云：海靖来电，以中国戕凶未办，冤案未获，沂路未允为词，德主若知，恐伤睦谊，请先转达总署速办，等语。告以定罪缉凶均能办，唯沂路已删，系海靖借端寻衅，切勿轻听。并将前电反复辩论，彼词遁仍狡辩。

^① 清驻德公使馆官员。

末云沂路实系德主意，中国肯照电速办，立即撤兵，更加交好。窃思德主前有相助语，应否设法抵制与立密约，借以联络。至重降谕旨，彼既不催，庚电似可不告。自办铁路，先与德商一层，彼不甚争，或可作罢。统候钧裁电示。海。蒸。

47. 发总署电 正月十三日（2月3日）

真电敬悉。冤案系兖州非粤东，偿款指曹案。建堂作偿之款催速交。蒸电览否？海。元。新电本收到。

48. 发总署 正月十五日（2月15日）

寒电敬悉，殊愤懑。当将补发谕旨、凶犯正法、抢匪严捕各节，及海靖种种无礼情形，详告外部。彼面带惭色。谓海使恐有误会处，允电询原委。再告仍以所商展拓铁路两节，请速照办云。闻萌昌与海靖熟识，且精德语，可否照竹使前请调京，借以疏通。乞钧裁。海。咸。

49. 发总署电 正月二十日（2月10日）

密新。遵巧电详告外部，办路先商一层，彼仍请允准。辩驳再三，不肯松劲。末言俟两层均办妥，即撤胶兵、定胶澳界址云。海。号。

50. 发总署 正月二十三日（2月13日）

遵号电，告外部，彼允代奏，先申谢云。穹甲第三船海琛昨午下水，甚顺利。该船三批，又海筹四批，伏厂均催款，乞速电汇。海。漾。

51. 发总署、合肥相国电 正月二十四日（2月14日）

德瑞琳^①言：伊甚咎胶事，德人嫉之。昨西报喧传德廷派伊

^① 德瑞琳，德国人，天津海关税务司。

任胶抚，系离间计。果派亦辞。请达傅相云。海。敬。

52. 发总署电 正月二十四日（2月14日）

顷外部约，云胶至沂已允行，甚感。唯沂至济须并办方有出路，当时漏未提明，系误会。至办路先商一层，法、俄约均有案，请一并允准画押后即退兵，等语。当驳以沂至济，初议未及，得步进步，中国何以为情。辩论再四，彼总求通融，明知为难，不得不转达。海。敬。

53. 发总署电 正月二十五日（2月15日）

敬电谨悉。遵告外部，据云：胶沂展路，本包括沂济在内。胶沂既允，仍请将由沂至济及办路先商两事照准，即退胶，即兵归界内，飭驻胶官会华官勘定界址，果能从速定订，则一了百了，别无他求。当飭赓道当面用洋文记载为凭。又告海靖以下旗出京恫喝，有乖友誼。彼云：有训条催办，故海靖着急。又言德君弟二月二十前后始抵沪。敬电到否？海。有。

54. 发总署电 正月二十六日（2月16日）

敬二电敬悉。有电计已达览。海迭晤外部，密探情形，外虽和睦内实叵测，海使作梗，诿为训条，亦非无因。胶澳肇衅，德君主持，各邦忌之，议院亦警之。海部初议多占地方，德相及外部只求有地修船、屯煤，不愿多占。外部愿王弟未到以前结案，或恐其干预国政，亦有嫉心。王弟濡滞或亦洞悉其情。察此形势，王弟到华不至别有要挟。海靖所言，明系恫喝。唯外部言本拟加索兵费，因知中国支绌，故以拓铁路、开矿务抵之；若路、矿兴旺，德费钱粮，华收利益，于中国无损，等语。审时度势，似应从速了结，免致滋蔓。乞钧裁。海。宥。

55. 发张香帅^①电

着电敬悉。承问，叩谢。金楷理^②退老志坚，敦劝则馆差亦辞，难相强。译书，彼所愿。若派人来德，彼当力图报称。随译随刊，德亦便。海。

56. 发许大臣电 二月初一日（2月21日）

电悉。顷询金楷理，据云：中西礼节情形不同，如能派亲王接至大沽口，派恭邸或庆邸接至马家堡，当无后言，等语。乞酌。敝处无此电。为胶事迭向外部理论，坚索各节，署已允。至造路过东省边界一节，尚未议妥。款已汇到。余函达。海。

57. 发张香帅电 二月初二日（2月22日）

沁电敬悉。十二生机将成，难加大。另造十五生【机】则可，但力拂无尺寸，价难议。克鲁伯居□故滞，俟价定另电复。再，铁弹改钢弹价同。候示。海。先。

58. 发总署电 二月初二日（2月22日）

奉沁电。遵达外部并告干路议妥，沂济即允行，借以抵制，彼意活动，约昨午商订。适奉卅电，复将英、美均有后言各情往告，乃彼已接海电，知沂济允行，忽执定办路先商之议，不肯稍松。并据开〔闻〕两礼拜前有训条给海靖，中国在东省界内，无论兴办何事，但需用外国相助，须先向德国业此之人讲说，云云。未知有此议否？则先商^③，不但铁路一项，当力驳其漫无限制。彼乃云：中国看重商字，疑有勒措意，可将先商照法约改为“先

① 湖广总督张之洞，字香涛。

② 美国人，传教士，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时在德，是年随驻俄公使许景澄赴俄，任中国驻俄公使参赞。

③ 原文如此。

向”字，言购物先向德人讲，如不成，再向他国讲，若非购自外洋者不论，等语。辩论许久，始终坚持。如须再向外部理论，可否将干路由山东何州、县边界经过，计里数若干电示，以便划清界限。海。冬。

59. 发总署电 二月初三日（2月23日）

第三雷艇海青二十八下水，甚顺。泰来行言，拟三个月后，先送海龙、海犀赴华。乞电示。海。江。

60. 发总署电 二月初三日（2月23日）

遵冬电，将海靖干预内政，详告外部。乃彼已得海电，谓姚^①曾因教案调开，今又重莅，是有心齟齬，所系邦交甚重，语含挟制。力与剖辩，仅认荐彭^②为非法，仍请克期另调。告以成命难收，只有从缓设法，以冀两全。彼始允数日内与各部商后再定云。看来又须饶舌，曷胜愤懑。海。江。

61. 发总署电 二月初四日（2月24日）

顷见外部毕鲁，云德君知姚道回任，甚诧异，若令到东，有伤交谊，坚请另调。答以中国并非有意。剖论至再，乃商以三、四个月内相机另调。又告以海靖荐彭及限时答复，实无礼。毕亦允电飭海靖撤回照会，并囑电署先转告海云。窃思姚道既与彼不和，到任必生枝节，殊非相宜，可否趁未到东以前，于三、四个月内设法更调，既不露痕迹，亦免再有齟齬。此次海靖撤回照会，或稍知警。乞钧裁电示。冬、江三电到否？德君弟今日到新加坡，并闻。海。豪。

① 姚协赞曾任兖沂曹济道。

② 德国保荐之兖沂曹济道彭成孙。

62. 发总署电 二月初八日（2月28日）

遵阳电详告外部。彼云：前日接海电，只言议妥，其划押之电尚未接到。至专条申明酬答一节，彼言斟酌再复云。揣其意似尚可行，惟彼未接海电，故迟疑难复。刻下与海议及专条否？胶即【撤】兵，彼允俟海靖画押电到，即请撤。先闻。歌电敬悉。海。庚。

63. 发总署电 二月初九日（2月29日）

穹甲逾限，屡催伏厂。复函声叙两请展限，实因工多匠少之故。现第一船约西历三月底，二船五月中，三船六月中均告成，试洋后分起开行甚便。每船包运至大沽口，应需薪工煤税一切在内。前开德银二十八万七千五百，再三议减至德银二十六万五千，保险在外。应否保险，候示另议费。海。佳。

64. 发总署电 二月十二日（3月4日）

遵真电转询外部，告以若期胶澳兴旺，必须先服民心，似此残害无辜，胶民勇猛，必激成事变，亦非德人之利。彼引以为咎。据云：营例非一端，须察看当时情形，乃能定罪，海靖未来电，难悬断。告以七十老人非格斗可知，索自己烟管，非寻衅可知。无论营例如何，务要重办，以昭公允。彼允俟电到，即与海部商量从严惩处云。至阳电酬答一节，彼云教案归另案办理，德可允许。其展造铁路并胶澳租界，均可另立专条，各请御批。唯专条语意，若以酬答为主，恐法、俄闻之，亦来索讨，转令中国为难，不如以中德交好，因许推广商务为词更得体。至办路先向德人一层，可定密约，应秘而不宣，以免他国借口，本部亦将此意电知海靖与总署商办，等语。海靖如何议论，乞电示。庚、佳电到否？海。文。

65. 发总署电 二月十六日（3月8日）

顷收外部毕鲁签押照会云：接海使电，与署商办之事已议妥，所拟约款，互相签押，德主立飭胶州巡抚将德兵赶紧撤回德国租地，此事了结，奉贺，等语。特禀。文电到否？海。谏。

66. 发总署电 二月十六日（3月8日）

穹甲、海琛三批，又海筹四批船价，昨已汇到，照收交讫。海。谏。

67. 发驻俄杨大臣电 二月十六日（3月8日）

照录国电。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俄国大皇帝好。正月二十四日许景澄电述大皇帝言，真心关切中国，前后无异。又言与中国交谊亲密，以后有事，务请迳电我处。闻之欣慰。本日据总理衙门奏称：贵国代办巴布罗福来商租旅大两口，限三月初六订约，否则前年密约作废。抄交四款，顷又备文限五日答复，殊与贵国数百年睦谊、大皇帝面谕许景澄之言迥异。兹派许景澄为头等钦差大臣前往贵国商办。尚望大皇帝接待，令与外部妥商，以顾两国邦交，以符大皇帝真心关切之意。奉署电转达。海。谏。

68. 发总署电 二月十七日（3月9日）

昨奉翰电，杨使俟许使明早赴俄。谏二电到否？海。案。

69. 发总署电 二月十九日（3月11日）

前奉元电，当即函商订期画押。今又催问。据德华云：因本处银行欲将中国所有洋债并内地各债，开列清单载入招贴内。其洋债各款已查明。至中国内地各债，无从查核。电询北京，尚未得复。俟查明方能将招贴送馆签押，倘肯代查中国内地各债共有

若干，其中有无奉旨以洋税作押者，其数若干？敝行感极，亦可有日画押等语。正拟电禀，顷奉嘴电，德翻译函述之言，或系误会，可否照该行所求，代为查明之处，祈速电示，免生枝节。海。效。

70. 发驻英罗星使^①电 二月十九日（3月11日）

伏厂三船，包运至津银数，已电达总署。回电询保费若干，正商办间，接厂主照录陈牧恩焘致该厂原函内称：据天津水师总办来信，三船管驾人等已由津选派，每船计百五十名，择日出洋，等语。敝处毫无所闻，事涉两歧，祈查询电复，至盼。海。效。

71. 发总署电 二月二十日（3月12日）

穹甲伏厂包运至津，每船二十六万五千马，往返川资在内。佳电已陈。嗣奉电询保费，正遵商间，接厂主照录驻英陈牧恩焘致厂函称：天津水师总办来信，管驾人等已派定每船百五十名，择日出洋，等语。窃以近时镑价、煤价核校前案，自运所费不貲，况洋面兵轮络绎，时事艰难，似包运悬德旗较妥。昨伏厂来询，究竟是否包运，并云保险已转商公司，尚未得复，若用华人管驾，保险转难商。密陈。请电示遵行。再，泰来先送两艇赴华，已详江电。渠又来问或俟四艇全竣一并包运之处，候电转达。海。号。

72. 发总署电 二月二十一日（3月13日）

效电计览。顷德华总办送来招贴草底，业已签押。仍求确查中国内地各债，立俟刊入招贴，并言银行章程太严。内债一节，前询北京，至今未复，甚焦盼云。中国有无内地各债，乞速查电示，以免迟误。号电到否？海。简。

^① 驻英公使罗丰禄，字履五。

73. 发总署电 二月二十二日(3月14日)

号电发后，复告该厂津拟选派接管，若能再减运费，仍可电商。顷接厂函，每船包运又减去二万三千马，计二十四万二千马。至保费每船并弹炮可作价共二十二万八千镑，约一厘五，核德银六万八千五百马，然需德人驾驶方能照办。声明此次格外价廉，亦因三船起行皆在夏令，等语。伊约数日内定订。乞电示。再，两船炮已安位，无专人经理，诸多可虞。现克厂保荐海克满，已飭暂为经管。并闻。海。养。

74. 发总署电 二月二十四日(3月16日)

穹甲三船，配造马克西姆枪子炮等件，早经力拂函报造成。现议起运，除付款两次均已咨明外，尚应找付英金二千九百七十二镑六本土，请拨汇款。海。敬。

75. 发总署电 二月二十五日(3月17日)

养电敬悉。当函致德华，已登招贴，俟银市议妥即签押。海。径。

76. 发总署电 二月二十五日(3月17日)

借债招贴顷已签押。诸事议妥，债票刷齐，即与逐张盖印。特闻。海。有。

77. 发总署电 三月初一日(3月22日)

顷外部言：闻日本拟中国付清末款，仍踞威海。此信甚确。为中国计，宜先询明日廷，何日退去威海，得有确据，再议付款，方有把握。否则平空送他十三兆镑，无益有损。诘以如日本伪允退，俟中国交清后，仍食言如何？彼云：日本收款而仍占

地，既违约又背公法，欧洲必有向其诘问者。近来日本仇敌甚多，绝无与华再战之理，请中国勿听恫喝，致生惊惶。德与中诚心交好，甚关切，特密告，请署准备，千祈勿泄，等语。窃思倭人多诈，外部所言，不为无因。倘威海不退，正可留此巨款自图富强。谨密陈，乞钧裁。再，胶澳另立专约与海使议妥否？乞电示。敬、禡电均奉到。海。东。

78. 发张香帅电 三月初一日（3月22日）

支电敬悉。当函致两厂屡催。顷据力拂函称，已在克厂量十五生尺寸，若无样炮，请另交细图全分，注明各种傢俱详细尺寸。至后门各件，尚须检示原物，方有把握。十四月成运至汉，布克海口交统一价一百零三万三千六百马，允扣七厘，等语。金楷理云：德厂十五生钢炮，每尊扣净五万六千七百马，办机不如购炮合算。乞钧裁。造钢弹机已订定。海。东。

79. 发总署电 三月初三日（3月24日）

海容不日试洋，未批款应付。海琛四批款该厂亦来催。二共五万四千三百三十四镑，请汇。海。江。

80. 发总署电 三月初四日（3月25日）

德璀琳自伦敦回，言伊在英与极有名望者四十余人讨论德、俄、法占华地，于英有损。英应助华，不准各国侵占以保商利，现结为会党，广刊新报。英已备兵轮多艘泊旅顺，与俄相持。请华坚执勿许旅顺口，如俄开衅，英必相助。乞电总署云。特闻，备酌。海。寰。

81. 发总署电 三月初四日（3月25日）

遵冬电切告外部。彼允为严办以昭炯戒。并云董彦方^①案，

^① 董彦方，为德军无故杀害的老人。

凶手已拟死罪，又格外抚恤其家云。东电到否？外部又问付俄款事，应如何答复，乞电示。海。支。

82. 发总署电 三月初五日（3月26日）

奉支电，胶澳专条二月十四画押，当经电达云。此电，海未奉到。请挨查电示。海。歌。

83. 发总署电 三月初七日（3月28日）

支电敬悉。当遣麇音泰前往探询。据外部云：海靖电只言交犯事，署愿商办。至条款内如何办法，并未言及。若在柏林议商，须见全文再酌，等语。又言：勘界已派员赴华矣。乞将交犯一条全文先电示，以便晤时酌商。歌电到否？海。阳。

84. 发总署电 三月初八日（3月29日）

阳电敬悉。穹甲三船，前月杪该厂托人来言，美廷拟加三成求售，或再加价亦可。海闻之诧异。此事有关国体，且闻美购此船备战，亦招怨，遂婉却之，故未奉闻。至运、保各费，现正与该厂商立合同，俟就绪即电禀。支、阳电到否？海。庚。

85. 发许大臣电 三月初十日（3月31日）

两电均悉。查会典，仅有金州协领所属八旗满、蒙、汉领催七十四，骁骑七百五十七，弓铁匠十八，水师营汉军领催二十六，兵五百七十四，水手百人。海。蒸。

86. 发罗大臣 三月十三日（4月3日）

佳电悉。船价五万四千三百三十四镑，昨由汇丰兑收转交。海。元。

87. 发总署电 三月十四日（4月4日）

海容、海琛船价，昨由汇丰如数兑到。海琛四批已交该厂收讫。海容末批月内试洋即付。三船合同现有议改处，往返酌商，约数日内可订定，再电请示。再，海青雷艇初五已下水。海。盐。

88. 发杨大臣转上海后马路三晋原电

密。急赈三百五十两，泰〔探〕交施子英。海。

89. 发总署电 三月十九日（4月9日）

和君主亲政，已遵马电函达和外部，届期往贺，兼请定期呈递国书。顷接和外部函谢，并订于二十二日接见。海二十日赴和，约五、六日回德。所有使馆事宜，暂委参赞陶式璠照料。海。效。

90. 发总署电 三月十九日（4月9日）

遵谕、敬电，连日商减运、保各费，伏厂坚云无可再减。往返数次，始各减去尾零，计两千五百马。每船两费合三十万八千马。草合同内载，三船三个月内陆续赴华，途悬德旗。头船闰月初开行，其交收海口，听中国指定。保险每船并雷炮弹机，共估价值四百六十七万四千五百马。嗣思运、保两项亦所费不貲，续商列保每船再加二千马，统立保单，遇事照单索赔，伏厂经管。倘在德或在途遇有战事阻隔，中国须贴费每日一千马，每船运、保共三十一万马，分德七津三拨付，各等语。合同内原有许多偏袒处，力与磋磨始更正，唯内有因意外损失，停泊修理，耽延日期，须中国贴费两条，语太笼统，再三驳辨，彼以前三船案曾有此条，坚不肯删。迭经辩论，始允展至六日外再贴费。是否乞速电示，以便订定择日开驶，船到华应泊何口，并望指明。海。皓。

91. 发总署电 三月二十四日(4月14日)

二十二在和递国书。外部云：贺书外，另有遣使通问新君国书，应一并递，各国使臣一律等语，乞请颁通问书并贺亲政书，务于六月半寄到为妥。顷回德。海。敬。

92. 发总署电 三月二十四日(4月14日)

昨德外部文又称：前言德兵枪毙钱铺东一事，兹查明德兵三名，因拆德律风开工价，向村内换钱，彼时游民拥挤，见德兵钱多，遂跟追图劫，德兵惊惶自护，遂成团结，德兵被扭倒一名，即放枪伤毙纠缠之人，余逃散。至换钱，系按时价，并无欺骗，与华人所言不符，业请即墨县追究。总署所接禀报不实，事关邦交，请将情形速达总署，从重严惩犯劫人等语。查与冬电情节两歧，用否飭查确情以资辩论。乞钧裁电示。海。迴。

93. 发总署电 三月二十六日(4月16日)

遵有电面询德华，据云：此款与汇丰各半，至期在柏林交付不误。又云：日本前与该行言，留百万镑在德用，请问总署是否划拨，等语。查日本驻德仅有参赞，此款既在柏林付，应交何人接受？该行所云留德百万镑，日本曾知照署否？其德华下余之款，或汇，或候拨，统乞一并电示。海。宥。

94. 发总署电 三月二十九日(4月19日)

顷外部函称：奉德主命，遣礼官赉送海冠冕头等宝星并带，难拒却，应否受而不佩？乞电示遵。海。艳。

95. 发许、杨大臣电 三月二十九日(4月19日)

北洋行知昭信股票，尊处当收到，兄借借若干，参、随、学

生等各借若干，乞速电示遵行。海。艳。

96. 发总署电 三月三十日(4月20日)

艳二电敬悉。百万镑照办，其下余在德应交之五百万四千四百二十八镑十八仙四本半，即遵飭德华汇英行兑交。至赔款下剩在德一半之六十三万五千余镑，或汇华，或存德，乞一并电示。海。卅。

97. 发张香帅电 闰月初二日(4月22日)

遵漾电转询力拂，顷据称：十二生机闰月朔由札克孙船全行起运，惟钢弹机须四个月成。海。

98. 发总署电 闰月初四日(4月24日)

三船运、保合同已签押。海容速率委员试验尚符。海亲到海口，因风阻回，稍缓再复验，谅无错。月望前可开华。运、保应先付二十二万马。又，齐门善厂所配三船四艇手枪子弹找价七千六百三十七马零。两款祈一并电汇。又，全船向有船凭以凭交收，前案由使馆派员随员带津，兹仍照章派员亲赉，藉以稽查沿路情形，薪水不另开支。再，伏厂称：三船驶华，应须另购电灯，所需之煤条、掷光镜等件，每分价五千三百八十五马，未及议及。候示遵办。海。支。

99. 发总署电 闰月初四日(4月24日)

迭奉宥、艳电，因外部下乡，顷始晤询。约本尚未到。交犯一节，俟见文再议，似可照准。济沂胶铁路大□，狄士康为领办，整顿胶澳，一切用项拟集五百万马。至铁路费，计须二十兆马，尚未议定。邱朝林案力与辩驳。据云：既非游民，容为详查。刻下东抚查复如何情形，乞电示。再，德璿琳日内回华，伊

言柏林承办铁路各商均与伊接洽，如中国派伊充铁路公司会办，必竭力为中国挽回利权，不至畸轻畸重，暗受亏损。伊已与德商隐为联络，款项皆可通融云。查德璀琳赤诚助华，若山东铁路界以权宜，必能有益。与言备采。海。豪。

100. 发总署电 闰月初四日(4月24日)

卅电到否，顷日本参赞来言，在德应交之百万镑，伊奉部文，系西历初六。查有电言闰月十七，系西初七，有误否？下余赔款是否均于初六日交付。乞速电示。海。真。

101. 发杨大臣电 闰月初五日(4月25日)

冬电悉。朗使^①有回电否？兄认定若干，乞示。海。歌。

102. 发鄂督电 闰月初六日(4月26日)

力拂续称：尚有钻机一架，须五月起运，全机找价二十一万六千马。请电汇。海。麻。

103. 发伍、罗、庆^②大臣 闰月初七日(4月27日)

北洋行知，昭信股票尊处当接到。兄倡借若干，参、随各若干？乞电示以便遵办。海。阳。

104. 发罗大臣电 闰月初九日(4月29日)

日本赔款，德华、汇丰各半，除交德、日本使馆百万镑外，余饬德华汇英行兑交，均于西五月六号午前交讫。尊处当奉署电，兑交后希即电示为盼。海。佳。

① 驻日公使裕庚，字朗西。

② 伍，驻美公使伍廷芳，字秩庸。罗，驻英公使罗丰禄。庆，驻法国公使庆常，字霭堂。

105. 发杨大臣电 闰月初十日（4月30日）

阳悉。世兄电到否？转询罗、伍、庆三星使，均拟商尊处为定。看来合办尚易。乞兄领袖转商，定议后即电示，弟当遵办。海。蒸。

106. 发总署电 闰月十一日（5月1日）

蒸电敬悉。已飭德华遵办。惟在德交日本之百万镑，前遵鱼电，订明十六交，今改十七，商之该参赞，伊不敢专，须请示。特为期甚促，倘伊仍执前议，不及电商，可否十六交付。乞电示。海。真。

107. 发庆蕙堂、罗稷臣、伍秩庸三星使电

闰月十二日（5月2日）

奕、佳、齐电悉。顷接通使^①电，拟六馆合借两万，弟与通使各认四千，四馆能各认三千，即成此数。兄如愿多借更好，或拟分办亦听便。参、随自酌。乞电示。海。文。

108. 发罗大臣电 闰月十二日（5月2日）

蒸电悉。汇丰昨汇到二十四万三千七百九十二马，已照收。除电署外，特复。海。侵。

109. 发罗大臣电 闰月十二日（5月2日）

佳电览否？昨接署电，赫^②称英国银行定十七午刻照数交镑，德国亦照办。特闻。海。文。

① 通使，驻俄公使杨儒，字子通。

② 赫德，英国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110. 发总署电 闰月十二日（5月2日）

齐电敬悉。三船运保及枪药找价各等款，昨由汇丰汇到二十四万三千七百九十二马，已收讫，乞转户部。海。文。

111. 发总署电 闰月十五日（5月5日）

昨同海部试验，海容速率、马力均有赢无绌，燃放炮位亦稳妥。定于二十四开华。再，日本百万镑已与该参赞商定十七交付。海。咸。

112. 发罗大臣电 闰月十五日（5月5日）

元电所云刷厂^①函催半价，谅系后半，其前半价已汇交否，合同内是否成交再付，弟未得其详。该厂前来敝馆，颇有违言，望再详示酌复。海。咸。

113. 发杨大臣电 闰月十五日（5月5日）

真悉。遵电罗、庆、伍，昨接复电，均愿照办。伍右：倘三馆不足，多认一千亦可之语。未知朗使如何？弟与兄同。乞酌定。应如何电署留票，悉听卓裁。希电示。海。咸。

114. 发总署电 闰月十六日（5月6日）

初七接到署咨约底，而正本至今未到，遍查无着，乞询赫山何船寄，电示为盼。昨见外部，彼已接到。正本呈德主览，议院亦无他议。俟用宝本到，校对后即互换。又，遵元电转询，据称：前派系勘道之员，勘界员由海部派，询明再告云。海。谏。

^① 原文如此。

115. 发张香帅电 闰月十六日(5月6日)

密红，阳电敬悉。去电二误为五，来电亦有误，谨改用密红。查贵省采购案，十二生机除付应找二十一万六千马，样炮等应找二万三千九百二十九马，压钢机应找二万六千马，辗铜板机应找八万四千六百五十马，以上共三十五万五千七百九十九马。所云差二万三千马，查系德教习赴鄂借用川资九千马。其余一万四千马已入汇结款内，咨鄂在案，并无错误。再，许任移交各案项下，除支电费，尚存三万七千马之谱。现在各厂各件约三个月均可告成，向來起运即应付款。所有前四项找价，望预筹酌汇，为要。海。谏。

116. 发总署电 闰月十七日(5月7日)

百万镑今日午前已交讫，取有收据，由邮咨呈。其汇英所交之款，阿罗使电亦受讫。海。繁末。

117. 发杨本臣电 闰月二十一日(5月11日)

昭信票已定否，如何领票，如何拨款，并乞电示。海。简。

118. 发总署电 闰月二十一日(5月11日)

海容二十四开行，约两月到指定大沽口交。言明到口八天内交收，祈咨会北洋，预选管驾接带为要。其末批及保运费已交讫，船抵口再交九万马。海。简。

119. 发北洋大臣电 闰月二十一日(5月11日)

穹甲三快船陆续工竣，分起赴华，由船厂包运，派员护送至大沽口交收。头船海容二十四开行，约两月到，言明抵津八日内须派弁接管，逾期加费。先奉闻。海叩。马。

120. 发总署电 闰月二十一日(5月11日)

用宝本顷始奉到，惟校对第五款内，如华民有犯中国法律至无须派人入界捕拿三十六字，查草底本有，而正本华、洋文俱无，是否临时删去，祈速电示，以便互换。缘前奉支电，交犯一节极要紧故也。海。马。

121. 发总署电 闰月二十二日(5月12日)

遵肃电，告外部，彼已得海使电，甚感谢。昨上马电，乞速电示，盼甚。海。养。

122. 发总署电 闰月二十四日(5月14日)

顷奉约本赴外部核对，华、洋文均无讹。言明德主阅操回即画押批准。十日内可互换。海。敬。

123. 发北洋大臣电 闰月二十五日(5月15日)

养电敬悉。传询满德，据报已装运赴华，如有阻拦，并由使馆出具凭单，断无他虞。惟子(?)五十万，来电四百，字或系误。海。有。

124. 发总署总办电 闰月二十五日(5月15日)

总办鉴：昭信票弟认三十股，由通使会名电署。敝馆各员共认三十股，衔名另函达。均乞代领票。款由署库垫拨，俟领经费项下扣还，并乞电复。海。有。

125. 发总署电 闰月二十九日(5月19日)

今午同外部将约本互换，惟校阅汉、洋文系另缮本。其画押原本，据云在海靖处存案，好在德主已批准画押盖印，又另立外

部签押凭单足据，当声明专条各款，彼此遵守，遇有交涉，应照旧约见案办案，勿相牵混。外部允之。又告以将来勘界、议租及铁路、矿务章程，请飭海靖和平相商，彼亦允为转致。再，交犯一节，问其如何照复，中国期在必行。彼以另归刑名司办，意在推宕。又经剖论利害，并援引各成案辩白，彼始许查案妥办云。约本交送船委员贲呈，以昭慎重。海。艳。

126. 发总署电 四月初一日(5月20日)

昨外部言，德主弟来电：覬见皇太后、皇上，礼节隆重，情意浃洽，德主甚为欣感。并有呈进皇太后礼物，业已补发云。海。东。

127. 发罗稷臣星使电 四月初一日(5月20日)

艳悉。竹使作俄京城外岛地，起节无定期。海。朔。

128. 发总署电 四月初七日(5月26日)

总办鉴：和兰应递国书两道，已颁发否？乞早寄为妥。请电复。海。阳。

129. 发罗大臣电 四月初七日(5月26日)

阳电悉。顷接竹使函，现与公司续立合同。回华尚需时日云。海。虞。

130. 发总署电 四月初八日(5月27日)

顷德华来言，赔款下余之款，按合同应于西六月六号即中四月十七交收，应交何处，务两礼拜前赐信，以便措备。如仍存德华候拨，亦请确示云。乞转商电示。海。庚。

131. 发总署电 四月十二日(5月31日)

遵阳电，先告外部订期呈递。适十一日德主约看步队营，遂在城外夏宫接见，谨缮国电译呈；恭宣圣意，德主大悦，言蒙大皇帝电书慰问，情意殷勤，予心甚快。予弟到京，接待优隆，甚合两国体统，又蒙皇太后召见，垂问情文〔景〕，实属周浹，且荷赠送宝星，不胜荣幸，请先奏谢。刻下中国整饬海军，所有船隻可请停泊胶澳，前已谕商中国政府，兹特重申前意。嗣后大皇帝遇有为难之事，不妨直达予知，凡予力所能及者，无不尽心相助。予今日在此接见，以此宫陈设均系中国珍物，足表予郑重之忱，从此务使两国皇家日日亲密，请转奏，云云。临行又握手寒暄。是日筵宴复举杯相劝，以示优异。请代奏其请我胶澳停泊及遇事相助之意，用否请旨致谢，乞钧裁。海寰谨叩。文。

132. 发总署电 四月十四日(6月2日)

元电惊悉，曷胜哀感。已告外部，同深悼惜云。海。

133. 发总署电 四月十五日(6月3日)

寒电敬悉。遵旨赴外部恭宣皇上致谢德主亲密之意。适德主赴海口验船，外部言：承大皇帝情意如此周浹，德主定倍加欣感。允为转达云。祈代复奏。海寰谨叩。翰。

134. 发总署电 四月十五日(6月3日)

庚电览否？二月敬电曾请汇力拂厂枪子炮等找价二千九百七十二镑六本土，迄未奉到。又，海筹船十七验速率，其末批款二万七千一百六十七镑，并在德先付运保费二十二万马。又，刷厂找价十三万八千二百五十八马零。又，克厂后半价八十七万五千一百四十二马零。又，奉署咨：代英馆现造两船订购电灯、水衣

二分，共价一万二千三十马。以上四项马克计一百二十四万五千四百三十马，按时价合六万一千三百五十二镑。统共六项，计英金九万一千四百九十一镑六本土。现在不日竣工，各厂均来催款，务请一并电汇。至镑价时有涨落，应照时价核付咨报。海。咸。

135. 发总署电 四月十六日（6月4日）

外部言：胶约正本已由海靖寄到，其副本业经德主亲笔签押，即与正本无异。中国亦须留一正本，应通融仍送还存案云。当将正本送来，并交委员赉呈矣。海。谏。

136. 发总署电 四月十七日（6月5日）

总办春舫、瑶圃兄鉴：恭邸处拟上祭筵，绸幃饬桌，乞酌办垫送续还。有、阳两电，乞电复。海。洽。

137. 发总署电 四月十八日（6月6日）

昨同海部试验海筹，率力均加涨，演炮亦妥。拟五月初二开华。咸电览否？海。巧。

138. 发张香帅电 四月十八日（6月6日）

谏电开奉各项找价，谅邀鉴核。现各厂均来请款，或统汇，或先拨若干，乞速电汇，至盼。海。巧。

139. 发罗大臣电 四月十九日（6月7日）

顷奉署电：由汇丰拨汇英金九万一千四百九十一镑六本土，尊处谅已接电，希飭汇丰如数速汇，刻需款甚亟也。海。效。

140. 发罗大臣电 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

效、号两电均系汇镑，敝处接署亦系汇镑。顷该行汇来马

克，殊堪诧异。敝处亟需镑用，望希转饬汇丰务于今日照数汇镑，速汇为要。海。箇。

141. 发总署电 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

咸电敬悉。已告德华遵照，惟该行言：须与沪行接洽。请转告沪德华，来电知照，以便取该行存据。海。箇。

142. 发罗大臣 四月二十四日(6月12日)

昨由汇丰汇到英金九万一千四百九十一镑六本土。海。敬。

143. 发总署电 四月二十四日(6月12日)

昨由罗使由汇丰汇到英金九万一千四百九十一镑六本土，如数收訖。海。敬。

144. 发新任鄂督谭 ①电 四月二十六日(6月14日)

敬帅钧鉴：顷闻兼圻之喜，恭贺。前香帅委购军械，找价三十五万五百七十九马，谅已移交。现各厂催款甚急，如何拨汇，酌夺电示为盼。海。宥。

145. 发总署电 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

遵马电，照会外部。顷接照复，勘界已派三员：一、驻胶巡抚船主罗臻塔尔，二、副领事官秦莫漫，三、海军守备岱莫林。均已抵胶。已行知海使及胶抚与署派华员商办。如三员不敷，由海使及胶抚添派，等语。海。勘。

146. 发北洋大臣电 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

瑞记承揽尊处代大连湾订购德国毛瑟枪万支、弹四百万出，

① 谭继洵，字敦甫，时以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

惟德兵部枪数照发，而弹只百万，其三百万弹须有使馆凭单方肯出售。尊处订购之弹四百万出，是否属实，请电示。海。艳。

147. 发总署电 五月初三日(6月21日)

海筹昨日开华，乞咨会北洋接收。海。江。

148. 发北洋电 五月初三日(6月21日)

海筹昨日开华，两月可到，乞派员接收。海。江。

149. 发总署电 五月初三日(6月21日)

宥电敬悉。德华今年始送存据来，款巨若竟无息太不合算。惟系暂存，息不能重。现议存十四天一厘，两月厘半，三月二厘，微胜虚置。如提用须两礼拜前给信。可否如此定议，乞电示。海。绛。

150. 发鄂督电 五月初三日(6月21日)

香帅钧鉴：内召，大喜，恭贺。感电悉。承汇十六万三千五百七十九马。顷由德华交到十六万六百马。数与来电不符，乞查示。下欠之款，缓期可商，俟酌定息厘再闻。并令将已收应找细账开宗再呈核。海叩。江。

151. 发总署电 五月初六日(6月24日)

东电敬悉。探询宝星尚未制就，将来由海靖进呈。现当遵旨照式编制。闻此宝星内嵌珍宝甚贵重，制成后，遵由庆使汇进。海叩。谨复。麻。

152. 发张香帅电 五月初六日(6月24日)

遵卅电，已商该厂，造成后交礼和运鄂。海。麻。

153. 发总署电 五月十一日（6月30日）

绛电鉴否？海琛十八日验速率，其未批款二万七千一百六十七镑，运保费二十二万马，船案电费、委员薪水及归装等项，约一万三千马，均应给付。以上三款按时价合约共三万八千七百镑，务请一并电汇，为盼。海。真。

154. 发张督帅电 五月十二日（6月30日）

前汇款数差三千马。江电请查已鉴否？今由德华交到十六万六百元，连前存除电费约余三万五千马，除付克厂二万三千九百元零，苏玛亨厂二万六千元，尚余约十四万五千六百元，均付力拂外，尚短力拂约十五万五千马，已允缓一年清付，年息五厘。乞电示定订。细账另开呈鉴。海。文。

155. 发庆大臣电 五月十二日（6月30日）

昨已函达，请酌复。海。文。

156. 发许大臣电 五月十三日（7月1日）

和主辞见。初十函达览否？行期定，乞先示。海。元。

157. 发总署电 五月十三日（7月1日）

海蓉初十过锡兰，约五月二十后可抵津。请将船、炮各厂原订合同录咨北洋，以凭验收。缘到大沽八天外须加费。海。元。

158. 发北洋大臣电 五月十四日（7月2日）

海蓉初十已过锡兰，约二十后可抵津沽。请预派员接收。缘到后八天外须加费。海。益。

159. 发许大臣电 五月十四日（7月2日）

金二十前回。海。

160. 发罗大臣电 五月十六日（7月4日）

顷接署户电：由汇丰存款内拨汇英金三万八千七百镑，尊处谅已接电，希飭汇丰如数迅速汇镑，为要。海。谏。

161. 发许大臣电 五月十六日（7月4日）

借理回，二十一同验船。海。谏。

162. 发张香帅电 五月十八日（7月6日）

元电悉。力拂欠款，遵与订定约，至六月底机件全竣再起息。至竹使迭咨该存三万九千一百余马，前谏电仅开三万七千马，因内除已用电费二千余马。文电又开三万五千马，因又除续用电费二千余马，共除约五千马，以后发电即无款矣！兹将汇到十六万六百余马，连前存三万五千马，除清付克、苏两厂找款四万九千九百余马零，尚余十四万五千六百余马，均付力拂外，结欠十五万五千马。乞鉴核。细账另备文呈览。海。巧。

163. 发总署电 五月二十日（7月8日）

咸电敬悉。顷由汇丰如数汇款兑收，乞转户。海叩。号。

164. 发罗大臣电 五月二十日（7月8日）

今日收到汇丰拨汇英金三万八千七百镑。海叩。号。

165. 发总署电 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

昨借海部试验海探率力，均与合同相符，演炮亦妥。定六月

初四开华。海。养。

166. 发罗大臣电 五月二十三日(7月11日)

刷厂索款两函详陈，刻又来求，已电汇否？乞电复。海。漾。

167. 发庆大臣电 五月二十五日(7月13日)

宝星缩制图式，前函商，乞速酌复，以便请示。海叩。有。

168. 发总理衙门、北洋大臣电 五月二十五日(7月13日)

海容昨到香港。海。有。

169. 发罗大臣电 五月二十六日(7月14日)

竹使初四、五回华。海。

170. 发许大臣电 五月二十七日(7月16日)

使馆已备下榻，何时登车，乞电示。海。沁。

171. 发总理衙门、北洋大臣电 六月初四日(7月22日)

海容昨到沪。海琛下午开华。海。豪。

172. 发许大臣电 六月初七日(7月25日)

贱内无恙，承问，谢谢。祝一路福星。海。

173. 发总署电 六月初七日(7月25日)

前请经费，除用整装、川资、船价及胶案电费，现已无存。再请拨经费并肄业学生俸薪共库银四万两，除扣抵昭信票六千两外，请电飭沪道速汇库银三万四千两以济急用。海。阳。

174. 发总署电 六月初七日（7月25日）

罗使由汇丰兑到英金七千九百镑，已收交，收据及细账另咨呈，乞转户。海。虞。

175. 发罗大臣电 六月初七日（7月25日）

龟雷头批半价，已由汇丰如数汇到。除电署外，余另函达。海。阳。

176. 发庆大臣电 六月初八日（7月26日）

函悉。副佩星照原式，点蓝钻石以圆厚为上，间有一、二稍薄者，求其宝光一色。明日可同电署请示。海。庚。

177. 发总理衙门、北洋大臣电 六月初八日（7月26日）

海筹昨过锡兰。海。庚。

178. 发总署电 六月初九日（7月27日）

德送宝星，已寄海使进呈。谨当遵旨缩制，惟黑鹰向无缩制成式案据。兹据官行酌就原式缩小正星连芒长一寸四分又三分之一，副星佩星连芒尖一寸三分，通镶钻石，计价四千五百马。尺寸合式否，抑或单制正星。统希电示遵办。海。佳。

179. 发上海道电 六月初十日（7月28日）

经费请速拨三晋源。海。蒸。

180. 发上海后马路三晋原票庄 六月初十日（7月28日）

商报道拨三万四千两，请兑换马克，速电汇柏林。海。

181. 发总署电 六月十二日（7月30日）

德华函称：前经赫德批准，将西七月初五、二十两期应付国债本利，另加经手费半厘，计每期应付本利六万九千六百零二镑十三仙四本，经手费三百四十八镑三本，已就借债余款内两期均付清。其西八月初五应归本利及经手费，是否仍由余款内拨付，等语。即乞电示转达。海。文。

禹县屠城记

佚名

编者按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河南被划为国民军的势力范围，河南省军务督办，省长两职，由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和第三军军长孙岳分别担任。此时陕西地方军阀刘镇华，乘直系军阀失败之际，派其所部憨玉琨师进入河南，因而与国民军发生冲突。1925年1月下旬，河南禹县屠城惨案，即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驻禹县国民军第二军曹士英旅，为扩充实力，收缴禹县地方商团、警察枪支，激起冲突，故纠众血洗禹县城，纵兵烧杀抢掠，焚毁房舍一万余间，杀死无辜百姓七千余人，损失达千万元以上。《禹县屠城记》即为这一惨案发生前后经过的真实记录。作者系当地一塾师，所记为其亲身耳闻目睹之局部实况，是当时受害百姓的血泪控诉，也是一篇难得珍贵史料。原文印于1926年，未载作者及出版单位。现整理刊出，供研究北洋军阀史参考。

嗟夫，天下至惨痛之事，孰有过于断脰洞腹，躬被杀戮者乎？然自仆视之，以较伏处于烈焰弹雨中，目睹白发黄口故旧亲戚，引颈受刃于哀乞号呼之下，肠断心碎，其惨痛实远不如。嗟夫！仆之余生，诚不若吾故旧亲戚之忍痛须臾，一瞑而不知也。仆本禹籍，地属中州，家传诗书，居在城市。兵火流毒，飞天狗于秦中，烧劫沉灰，换红羊于岁暮。胡贼景翼者，脐可燃灯，肝若喘哮，性凶水草，力负牛羊。河山百二，厉气则钟于绿林；戍卒万千，钩爪则伸夫河朔。巧窃民党之名，小人反复，妄树二军之号，大盗猖狂。世人不察，多予恕词，乘时贪功，竟督豫省。入豫以还，野心益肆，既得陇而望蜀，强干民政，欲锯牙而食肥，故纵

军卒。大河南北交通要区，光天化日，越货杀人，脂膏已罄，征求无止。劫掠未快，诛夷又加。驯至乃有旅长曹士英、团长王祥生禹县屠城之事。呜呼！痛哉！惨哉茫茫，人间何世，叔兮伯兮，豫民何辜。

夫国民非止一军也，冯公焕章，首倡大义，戡定京华，秋毫无犯，纪律肃然。所谓一军者若此。孙公禹行，克复保定，阗阗不惊，遣师渡河，鸡犬无扰。所谓三军者若彼。顾二军果何如乎？民党者军阀之绝不相容也。诸烈士之碧血，孙先生之辛劳，一视同仁，三民号众，痍痍在抱，饥溺为怀。顾胡景翼又何如乎？以民党而绳之，实为蠹贼，以国民军而律之，尤属败类。仆虽孤陋，亦尝侧闻民党与国民军之风矣。若胡景翼之行为及其军队之残暴，仆决不信民党与国民军者犹容忍而是认之。然而彼固颀然人面，假名曰民党，窃号曰国民军，以济其穷凶极恶，荼毒吾禹至此极矣。此其罪之所以愈不可恕，真可为中华民国痛哭流涕者也。且吾民之所望于革改者，期彼善于此耳。频年来吴佩孚、李济臣等不过忽视民瘼，肆其取求，而鳏寡孤独，犹得苟全性命。顾今日豫局，其势若何？风雨冤魂，人不保其朝夕，阴寒夜哭，尸每横于郊原，欲求如曩昔之卖妻鬻子偷生旦暮间，今且家破人亡不可复得矣。是吾民之所望适与所期反。嗟吾乡贤，孰知君等努力革改之成功，乃益陷桑梓于万劫不复乎？哀哉！夫吾豫与秦非但唇齿之依，实为兄弟之邦，商贾往来，几遍全省，姻娅联结，岂止万家哉！我父兄或尔尊长，淫人妻妾，或尔姊姑，彼张献忠之流，实无人性，原不可以此相喻，而动其怜悯。然人道犹重于异国，公理自在乎众心。昔献忠屠川，蜀碧成书，万流含怒，群类伤怀，神愤天诛，扑杀此獠。仆生不辰，不自先后，耳闻目睹，躬离凶残，惊烽火之宵飞，悲营魂其不反，追为此记，聊以志实。苍苍者天，苍苍者众，其昭其大罚而伸其公道乎？魂兮归来，实式凭焉。至若射声垂仁，尸泛流渥，无望当代君子，怜而施之。

余禹县儒生也，今年五十有二矣。家贫笔耕自活，既鲜兄弟，又无子女。山荆少余者二岁，去春疫亡。老屋数楹，临南街而居，余祖余父之遗也。余教读于乡，自室人亡后，形单影只，毫无牵挂，以故恒数月不归，而宅舍则借于凤翔某君。某君者，曹旅长七英部某营之书记官，前岁曹旅来驻禹县，某君随之来。未几其眷属亦至余家，唯夫妇二人。余屋数间，虽破败尚可蔽风雨，经友人作介，借某君居焉。某君亦读书种子，春秋正盛，赋性豪爽，妻亦田家女，一子甫三龄。同居后，余妻酷爱其子，代为携抱，未尝离怀。某君夫妇亦以余二人年事长，敬礼有加，一门雍雍，几如家人。余妻病时，某君夫妇求医问卜，无间朝夕，歿，尤料理殓葬，痛哭失声，余甚感之，故即以房舍反托某君。有时自馆归，俨然作客，几不知谁为宾主矣。曹七英奉调北上，某君随营留守，尝为余言，此等军队，败则抢劫，胜亦抢劫，任至何地，习性难易，实不能久与同处，颇思他适，唯与君不免恋恋耳。腊月十五日，余解馆归，某君又语余，早拟辞职，嗣闻旅长被俘榆关，未便求去。及胡督办电请奉方将旅长释还，急缮呈递上，而旅长又奉督办命，招编成旅，仍驻禹县，已令王团长祥生先行回禹，从事招募。现人数将足，除收编之土匪各自带枪外，其余皆系徒手，闻旅长与王团长正设法补充枪械，不久可复旧观。且闻督办曾面许旅长，但能有枪，即扩充为师亦可。以致又未能邀准。余亦以长官既加挽留，自应少安，以答知遇。况将成师，后望方奢，何必亟亟为劝。某君颌之。腊鼓匆匆，余虽孑然一身，亦须略有摒挡，故与某君不复更谈及此，而孰知乃有二十八日之祸。

禹县旧属开封，居京汉路之西，去和尚桥站四十余里，在郑州之西南，许昌之西北，治西略有冈陵，余皆平坦焉。城颇巨，共为四门，中央为十字街，其南曰南街，北曰北街，东曰东街，居民所聚，人烟稠叠，西曰西大街，商贾辐辏，店肆栉比，精华之所萃，繁盛之要区也。在昔交通梗阻，疆域修长，各地所产，必

择一适中之所，以通其有无。河南绾毂南北，枢纽东西，如布、如茶，咸有专市，其他百物，亦以类从。禹县者，药材之所聚，其始也亦不知。其时关东之芩，川西之麝、金石、草虫，靡所不备。次为牲畜，次为棉布，交易四方，商旅云屯。即以钱业一项而言，资二三十万者十余家，三数万者倍之。禹商既繁富如此，而河南十余年来盗匪纵横，富庶所在，垂涎尤切。以故商户住民，卫备弥周，出资购械，摊餉募众，警察、商团数约千余，部勒训练，咸有法规。领警团者赵姓名青云，人极忠诚，前后服务已十余载。前年白狼之役，赵以众扼守西街，苦战数日，将匪击退，县以保全，众甚德之。自曹旅到禹，迫责供养，二年之间，逾五十万，而兵卒横暴，动施野行。商民知兵之危，故依赖警团之心益切，仰恃赵君之念益殷。曹、王驻禹久，警团情形，器械多寡，皆所素悉。此番奉命回禹，唯一企图，首在警团枪械，次则收之民团，不但可以成旅，若加强迫，兼可遂成师之愿。乃与团长王祥生谋，先商明胡督办，荐其副官杜文杰于警务处，接替赵青云，充任武警队长，以便吸收地方枪支。及警务处命下，商民请月以队长全俸奉杜，唯求勿令赵交卸，辞甚坚决。曹、王遂稟诸胡，请示办理。胡以禹民抗命，许强力取代。禹绅闻之，恐酿巨变，竭力斡旋，事将解决，曹、王见无可借口，乃更设为发难之计。于阴历年关，将相当供给，迫令呈缴后，曹士英忽遣马弁护兵数名，持河南银行印有京津等字废钞五万元，到商会兑换，并言奉旅长命，如敢违误，即自由行动。商会哀恳，百端筹措，数日幸为免讫；而王祥生又亲至商会，谓年迫前款不敷分配，可再借四千元，不用纸币，限二日缴足。时值岁暮，现款极难，况甫经罗掘，何处筹措，转瞬逾限，而大难作矣。

二十八日，早起颇寒，某君已出门，询其妻谓营中有事，甫明即遣人来唤，当匆匆随之去矣。饭后因西大街某号室人亡，时曾为周转，余今年无力偿还，思登门乞宽假时日兼道歉意。至该

号适主者亦他往，余伙甚忙，未便多话，独坐庭中待之。未几，主者归，闻余坐候，趋与晤，余极致愧词。主者慨然曰：此区区何足言。王团长索款期限已逾，先生闻之乎？陕军素行，尽人皆知，前途如何，大未可料。昨绅商联电胡督办哀诉，因吾县电局不能收发，已专人赴襄城拍出，惟复音至今犹渺无，各商家惧甚，咸惶惶不知所措。先生之债，尚足齿及耶？言竟忧现于色。余忽忆某君今日被召之早，亦不觉悚然，欲覓某君一询，遂辞主者归。过十字街，遇老友韩君，邀至其家小坐，且云君成孤鹤，我早思慰君寂寥，顷与大儿言，拟请君至舍下度此年节何如？余曰：感君盛意，好在我有佳宾，以歌以醉，聊可自解，不敢扰君也。并告以适间所闻，急须走覓某君一探究竟。韩曰：我无所知，事虽可虑，然以情理度之，何至若此。吾辈老矣，崦嵫日迫，尚能著几俩屐，君勿轻听，且看我近作春联如何？呜呼！孰知吾友之言，竟成讖语，而白发垂暮，宝树森阶，更孰知一夜一日间，老幼骈戮，片瓦不存耶？悲夫！在韩宅谈终日，归已万家灯火，沿街童稚三五结群，咸笑语过新年。噫！又孰知此混混噩噩者，乃亦转眼半入鬼箴乎？伤哉，抵家某君犹未回，就灯读七家诗数首，意以待某君，至街头报二鼓，而某君仍未归，余不惯迟眠，乃解衣沉沉睡去。一觉醒来，转侧间又听报四更，方念不知某君归未，忽隐隐闻响声，亟离枕谛听之，一念未及，转而响声大作矣。砰嘯齐鸣，势如连珠，喊杀之声，相继四起。余知必有巨变，亟披衣下床，未及开门，某君妻亦闻声抱子战慄唤问，余反询以某君，答竟夜未回。余无奈只好竭力安慰之，令近窗伏地，万勿妄动，并告以吾家无长物，决不至波及，请放心勿恐。余则蛇行至门，视关闭甚固，复返坐室中听之，但闻枪声愈密，喊声愈急，若远若近，满城鼎沸，直至东方既白，犹未稍休。

二十九日晨，城内混战未已，城外又有枪声，连续不断，自远而近。约一时，倾城内轰击益猛，势同山崩，响震屋瓦。至九时

余，奔驰声、追逐声、呐喊声复同时并厉。又半小时许，音响渐远，若退城外，市中亦渐平静。余伏门隙窥之，须臾稍稍见人行，详审之，竟非兵士，喜甚，遂放胆开门，出而询问。是时大小人家，亦多有开门出入奔走观望者，各街虽间有死尸横地，然多服兵服，料无辜百姓尚无大伤亡，不禁私为庆幸。询视一过，方知夜间系王祥生忽调兵自北门入，将警察、商团包围，勒令交出械弹，且欲强入西大街，警团不允，遂开枪互击。始而警团据街栅与战，继则登屋散布，临高击下，巷战通宵。王渐不支，天明正欲退走，适近城民团闻城中枪声，以为土匪进城抢掠，驰来救援，遇王又迎头痛击之。曹、王所部皆狼狈逃出城外，斯时城内已无陕军踪迹，警团并未跟追，仅将四门严加守护。绅商聚议，念以前电胡督，迄未得复，今事如此，倘胡督怒责，谁敢担当；不若请知事出城调停，酌送枪械若干，医葬费若干，总期息事为要。盖以知事亦陕人，新蒙胡督牌委，二十六日始接篆视事，或可曲为周旋；而不知曹、王于战端起后，料难取胜，夜间已飞电胡督，请派大兵来屠我矣。议定，当相借谒知事，而知事竟不可得，询其署中人，谓知事亦甚不以王为然，适往晤王，被王喝令部下痛殴，闻已怒赴省，将面请督办作主。众闻之，以知事已进省禀报，当不难水落石出，咸稍安心，各分头商办善后及守城事。可怜巢禽幕燕犹在梦中，而死期已届，尚草草作劳人。悲夫！日将夕，城中忽又大乱，咸谓由和尚桥开到军队甚多，已围蔽城四面，传说未已，城外轰然巨响顿作，枪声亦联贯续起，炮火激荡，震耳欲聋，杀气烟尘昏然，与暮色笼罩全市。余屋上亦时闻枪弹飞越声，街头且有中流弹死者，亟复闭门。又叮咛某君妻，余亦苍黄情伏室中。风劲夜沉，杀声弥途，天翻地复，满城沸腾。未几火起矣，东北两面同时并作，食顷西方亦熊熊然烛天。至夜半后，枪声稍稀，而栋摧梁折，惨呼哀号，大火爆射之声，又复纷然盈耳，彻夜不绝。唯吾南街附近余室之处，则尚无著火者。

初一日，朝曦已高，暗淡犹甚，浓烟奇臭，时时随风吹来，扑人鼻官。悲怖中陡忆今日为乙丑元旦，念中国之大，此日此景如吾禹及余者，恐无其二。复念当代衮衮诸公，当此佳节，斯时正家人父子团聚一堂，称觴致贺，欢笑融融，又安知人间尚有俯首就戮，尸骸狼藉，烽火连天，吞声待死如吾禹及余者乎？思潮起伏，悲愤交集，方痴想间，忽门外剥啄声甚急。余大惧，应否不知孰可。继闻呼余姓而先生者，定神细辨，识为某君语音，不复顾及其他，亟开门纳之。某君入，即曰速大书一营旅，某营保护纸条贴于门首，趣办勿延。余不暇追问，立照书贴竟，始闭门返。某君迎劳曰：敝眷累公矣，然此变仆实不知，前早被唤往，方微有所闻，但已势迫事促，不能归报。夜间战起，警团勇不可当，长官知不易敌，急电开封请求援应；及民团入城，我军愈不能支，遂退走城外。本拟远退，适接探报，督办已飞电郑州岳师、许昌蒋旅，就往宿车上军队各派一团，至和尚桥会合，飞驰来援。我军有恃，乃驻以相待。午后郑、许两团，相继开到，略事休息，即会同四面进攻，王团长且告众，禹县极富，大家发财就在此次，他团营亦欣然应之。傍晚攻入，警团犹沿街死拒，相持颇久。至四门皆破，始知援军众多，不能抵抗，遂由西大街整队突围，出西门而去。当开始攻城时，旅长曾拟下令，凡近城十里以内，五岁以上者，悉杀无赦。赖前岁旅长在此所纳之妾，以乡土关情，痛哭哀求，长跪不起，令始未下。乃改命凡城内有关系人家，可书一某团某营保护字条，粘贴门外，以便识别而免殃及。仆昨夜未入城，故今早急归，令公书之，吾家门首已有此，且居近电报局，督办时有电命来，各长官恐致延误，已派兵守此一带，不许放火，公请勿虑，可稍安矣。言讫，又张皇出。自变起至是，计余不寐不食者已一日一夜有半，筋力就衰，那能堪此。闻某君言，心略舒，思稍进食，顾食至而不能下咽，惫极颓然，欲眠辄合眼又不能成寐，无已复坐起侧耳远听，而火声、哭声间以枪声，仍惨杂不绝。

灯时某君复归，至余室，相视凄然，有惨容。询以外间事，某君长叹曰：今日所经，不啻人恶魔世界，若等非但无心肝，实全无人性。仆不幸被命为临时稽查，又不能闭目不视，回忆之犹足使仆惊魂动魄。早间仆去后，将至东街，遇兵一群，押解男妇老少约百余名，驱入数家；须臾又有兵由北押来男妇约五六十名，亦分驱其中。当门密塞桌椅席荐之属，泼洋油其上，各兵以一二三为口号，同时放火，烈焰飞腾，室内哭叫惨切，而兵则拍手譁笑，四周围观。间有欲冒火冲出，或被火逼迫登屋图逃者，群兵又以乱枪击之。仆不忍再睹，亟走去。进西大街栅栏，扰攘中见某商号廊柱上绑一人，数兵正持刀支解，一臂一腿已斫堕地下，舌已拔出，血从口涔涔滴，嚎已不成声，面血污模糊，而两目怒睁，犹直视人。俄一排长来验之曰，可矣，趣解下投之火。询之旁兵士，始知为保卫团团团长张君涌泉也。折至康家拐（地名在禹县北门内），一片灰烬中，有多数兵士围聚于烧残破屋间。趋前视之，败堵内横陈二十余少妇，皆惊悸无人色，泪簌簌下，墙隅尚有女尸八九，血流犹漫漫未已。各兵轮流争就，兽态百出，且有欢笑大呼者曰：谁敢执拗，可拖送墙隅。忽二兵争就一妇，一兵拔手枪击其敌，众大譁，谓不应如此。击人者不服，适一官长过，众请其评判。官长亦无法排解，笑向众曰：城内正多，何必争此残花。回首命所随三护兵，各出自来得，对准横卧诸妇，轰然一响，毕尽其命，众鸟兽散。仆亦行。转念此数妇既受污，又不免死，何如墙隅人作清白鬼耶；且行且思，不觉登城。城外余烬死骸虽亦遍地，然纷乱情形，似尚较城内为佳。至西门，门外横尸一具，有一妇蓬头垢面，抱子伏尸而哭。城上兵士见之，其一曰我立此能一枪击死妇孺二人！其一曰，汝决不能；更一兵亦不答话，便举枪拟之呼曰，看我（读哦音，秦人土语），果一弹穿妇孺同毙，众咸称笑不止。未几，又有一老者白发驼背，手持一绳，一少年肩舆相偕来，见妇孺状大骇，老者似魔魔面踏，少年亦放声号咷，

既伏视妇孺，又奔扶老者，睹其仓皇，令人心碎。众兵噪曰，厌物，厌物。仆方欲劝止，群又一排枪击杀之。仆恨极，掉头而下，一路归来，呻吟哀呼，到处皆闻，通衢卑巷，纵横皆尸。尤惨者妇尸多坦胸而无乳，孩尸半头破而脑流。其余不及备言，愿公亦勿再问，徒增悲伤，事已如此，无可奈何，不如且休，遂辞归寝。唯余念乡怀旧，感逝哀生，终夜仍不能成睡，将明火稍息，枪声亦渐住。

初二日，某君仍早出，外间声息亦较为平静。近午比邻张君隔墙低声告余曰：闻今日已准人出城，街上亦任人行走，不加禁止，我欲即去，君将如何？余曰：甚善。唯余须告某君，请准备，我先送君到外间一观。张曰：诺。余遂入告某君妻，出送张行。张一妻二子，幸皆无恙，相随偕逃。路上扶老携幼，纷然杂沓，兵士亦三三五五荷枪杂难民中任意嬉游，以故虽有相识者，绝无敢立谈片刻，稍致问讯，偶相值不过含泪点首示意而已。到南门检查极严，逐人搜寻，寻讫放出，衾褥微物，尚许提携自随。余远立张望，目送张君一家验毕出城。默念此脱笼之鸟，其中心愉快，或可偿数日苦楚。猛忆老友韩君，未知如何，亟往视之。及至，但见瓦砾成堆，余烟未息，而吾老友则血肉狼藉，握拳啮齿，仰死地下。其二子一孙，亦各受数刃，被杀于百步内外。余此时真如霹雷劈顶，神丧魄散，气涌耳鸣，几不知置身何所。俄一兵过呼曰，某先生乎？胡呆立于此。余闻呼，神始复转，视系某君营中之兵，常至余家，故相识。亦负枪佩弹，狰狞可怖。余应曰：无他，觅某君耳。兵闻言不复问，乃驻足与余闲话，指吾友曰：此老头子凶甚，前夜有某营弟兄数十人至其家，此老头子手执大刀，率二三壮年，伏门后拒阻骂，大呼必拚几个害人之贼，死方甘心。某营弟兄竟被其砍死四名，重伤者复五六名，后将其房舍燃烧，彼家妇女争奔。此老头子厉声横刃，迫令退回，眼看全家烧尽，始偕壮年突出，又杀伤二、三人，方被众以刺刀戮毙。先生知之乎？曰：不知。兵又曰：先生欲寻吾书记官，可随

吾行，余只好忍泪从之行。时此兵复告余守南门东门者为岳师，蒋旅，守北门西门者为曹、王所属吾部；并言吾部所得财物，仅五百余车，而岳师、蒋旅载至许昌、和尚桥二处者，已及吾数，现仍陆续装运，未免不公云云。

至北街口与某君遇，问何往？余亦以相覓对，遂舍兵从某君行。至北门形势大异于南，守兵皆执枪露刃，凡欲出城者，携物均须留下。无男女又须褫衣严检，男则将衣脱尽，或驱或骂百般留难，始令出门；女则抚乳摩胸，探裳握足，甚有故令解中衣露下体，以资调笑。余万不能耐，掣某君衣示令同归。方回身遥见车四乘，驾八骏，外各坐二兵，洋洋然来。及近，余识为城内某富室物，更视之，方见车内尚各有青年妇女，一绿鬓蓬松红泪洗面，被缚其中，且有破口恶媛求死者。盖某富室之闺媛及其令媳也。余不禁失声，车上兵闻之，忽提枪下，指余问汝为何人？幸某君在侧，代谓此吾居停老病孤贫，无他意，请各自便。兵悻悻复登车，挥令扬鞭去。归家天已昏暮，昼行街市，间时闻焦尸及血腥气，臭不可忍，加以数日未食未眠，头痛欲裂。乃商某君，明日务请设法送余离此地狱。某君曰：吾尤岂能与此禽兽斯须处乎？公明日行，吾后日亦必去，可各检点，待吾相机而动。

初三日，余尚未起，远闻叫嚣甚烈，亟著衣出观，见兵若干，鸣号列队而来，前商务会长梁化三，赤膊被绑，遍体鳞伤，俯首随行，身负白布一方，大书贻误军需，特令游街示众，倘明日仍敢故违，著即枪决等语。知梁尚不至即死，心为稍慰。忽又联想吾友祖孙父子，犹露尸街前，思再一视，遂步往。至则其戚某君尚未去，已为之经营棺殓矣。扶棺长恸，不敢出声。久立更恐招祸，挥涕拜之而别。沿途尸骸，今日已不多见，丐者正为扛抬，亦不知谁令为之，埋至何所？默观城中东西北三区，几尽成焦土，南街尚留片地，康家拐一带各药行、堆棧焚烧尤酷。城郭依旧，景物全非，华表哀鸣，何须待化鹤归耶？思之倍觉黯然。过电报局

门前，遇余所负债某商号之伙友自内出，余招之近，问其主者。伙友左右顾，若不能出诸口。余窥其情，邀其赴余家小憩，以便探问。至舍，伙友蹙额曰：不图尚能相见。自乱起，吾号左右胥遭焚如，街上又飞弹如雨。当时思维逃则必遭弹穿，伏则亦不过烧死，与其洞腹，不如完躯，故将门紧闭，坐而待亡。幸吾号仅烧其半，即已止息。方互欣庆，不料昨日黎明，忽有数军官带兵甚众，破门而入，而某号之长，某号之东，某家之主入，累累若贯珠，皆以索牵之行。吾主者亦被缚而去。吾等惶恐失措，莫知如何。将午又有一军官来告，谓汝主者顷已问过，罪不至死，判罚洋两万元，速备款来赎，违即加罪枪毙。又因须知吾侪驻汝禹久，顾念交情，皆从轻罚办；东街刘寡妇子被新来某团传走，罚以十万，少抗已杀诸其门矣。言竟狞笑去。吾等方悉主者可救，遂四出探求。孰知如吾号事者甚多，与吾主者同去之数十人，或罚数万，或罚数千；且每街又须另缴保险费，西街七万，南街四万，余家巷三万，而每家更须至少各缴四百元，是为已下令确定者，其余尚不可知，此间安所得钱。况各家又皆苦苦张罗，吾等无奈，思电许昌、襄城，求为集凑，故适由电报局出也。少停复曰：不知谁告军队中人，谓各商家后院井中乱时皆将现银投入（禹县习惯，各商家后院大半皆有一井），以故各兵或捉路人，或逼未去之伙友，到处下井为之捞物。多获者尚可博其欢心，哀求复上，倘井中实无所有，或有而甚微，取而已尽，便以枪对井口下射，而井中人死矣。故吾等目前不惟筹款难，且不敢归，奈何奈何。送某伙友出门，难中相别，两为依依，不觉与之偕行远，忽大街曲巷兵士骤多，捉人入室，来往如织，有反接而棒打之者，有以枪柄击其腿而刺刀刺其臂者，老妇稚子亦被驱，满途涕泣乱窜。问其故，知为奉命搜查有无私藏枪械，其被捉而受打者，因搜未出而又不知敬奉别物也。余恐或致冒犯，即折而归。绕行室中，益觉万不可留，而落日苍茫又黄昏矣。须臾，某君回，呼余曰：

今夜某营又辇物赴许，仆已托之，公可随去，立时便发，保无恙也。余乃与某君夫妇及余同经患难之数椽老屋，怆然作别，车声辘辘，夜色凄迷，回首城闕，曷可胜河冰关晓，随燕逐莢之痛。

余到许后，首所见者，即陕军中入纷纷持物出售，衣服、衾枕、案凳、桌椅、箱笼、磁铁之属，无所不备。每至商家，便迫令收受，且明告人是为打破禹县所获，吾官吾兵各有所分，吾不卖汝等，更卖给谁耶？各商家亦只有忍气吞声应之，其值更惟命是听。禹民以失之而家破，余恐许昌之人反将以增之而破家矣。越二日遇同县某君，此君乡居，亦避难而来，问之方知城外亦无幸免。如乡富李元顺，阖家男女二十余口，全被杀戮，无一获存；璩文渊父子家人被闭室中，付之一炬。其余村镇杀伤焚劫无处无之，更难枚举。

又数日，晤一红十字会中人，谓据确实报告，此番禹县损伤，现已得知之数，房舍焚烧一万余间；男女尸骸七千余具，而乡中火中调查未周，搜寻未出者，尚不与焉。更数日，同寓某君自郑州函余，言已辞职，并谓被打之禹知事为督办亲近，督办因知事故，已将王团长解省枪决。旅长刻亦到郑，拟一谒再去。惟督办囑其勿会客，勿出门，故仆或须多迟几日也云云。复闻之许人全寨（许昌属在县西乡），某日有陕军自禹运来箱篋十余车，另四车颇丽都，各载一白皙女子，迫寨人开门投宿。夜一女子骂不休，被贯胸死，翌早又驰去，不知载至何所矣。年内外河南北沿铁路各县，如临漳、安阳、西平、遂平等，似禹事而传之许者，不知凡几。不过烧杀略减，情形较轻耳。

嗟乎，嘉定屠城，扬州十日，异族之凭陵也。李自成之酷暴，张献忠之虐残，流寇之所为也。孰意自号民党而国民军煌煌为政府所任命之督办，乃亦复出此，政府固如暴乎？民党而国民军者固如是乎？吾为禹哀，为政府羞，且为民党而国民军者痛也。今世界各国竞重人道，请观吾豫，竟不能望朝鲜安南矣，慙念徒

也奈若何哉！余老且弱，家山残破，羁旅无归，兰成作赋，空哀江南，王粲登楼，惟有流涕。倘昊天怜佑，俾一日生存，誓当长斋日祷，果报昭垂，吾不信明神厉鬼，便毫无灵爽也。噫！

张一麐生平

张一澧 撰

编者按：张一麐（1867—1943年）苏州人，字仲仁、峥角，号公绂、民佣、大圆居士、古红梅阁主。早年曾组织“苏学会”，响应康、梁倡言变法。1903年考取经济特科，入直隶总督袁世凯幕。辛亥革命时任袁世凯总统府机要局长等职。1917年冯国璋代理总统，又任总统府秘书长。1921年退隐乡里。抗日战争时期迁居重庆，当选为国民参政员，主张团结抗日。1943年病死。著有《心太平室集》。

《张一麐》一书作者张一澧，为张一麐之堂弟。该书于1922年由吴县市乡公报社出版，时吴县选举第三届江苏省议会议员，吴县总商会、教育会等团体推张一澧执笔，述张一麐之经历，刊于当时苏地各报，后单印成册。书中除记述张一麐经历外，并间记作者本人耳闻目睹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见闻，如记汪精卫与袁世凯的关系，二次革命时云南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护国战争时袁世凯策划在云南暗杀蔡锷的阴谋等，都有一定史料价值。全书共三万余字，书之后半部分，主要引录张一麐1919年以后有关时局及办教育的电文，内容一般，故删，今刊出者系书之前半部分，并改题作《张一麐生平》。由甘兰经同志整理。

张一麐，字仲仁，公绂、民佣，皆其别号也。幼呼曰卯生，有神童之誉。年十二入泮，十四应秋试，中副车。其父是彝，以进士用知县，分省直隶。仲仁随侍北行，改北闈，中第十名经魁，与张南通、李伯行等为同年。适伯行之父文忠公^①开府北洋，仲仁以年家子往谒，备询家世。时慈禧太后预朝政，阅仲仁履历，知为直隶知县张是彝之子。偶语文忠，返北洋，立传是彝，委署

^① 指李鸿章。

保定府正定县缺。正定以冲繁难称，而是彝宅心仁厚，有逆伦案，例须知县监斩，是彝对之挥泪，因不乐居官。然听鼓日久，亏负累累，不能去。仲仁得在官廨发愤读书，兼课其弟一鹏。

未二年，是彝以事忤府尊，去官返里，旋病歿。仲仁遂丁忧，就馆于盘关汪氏，汪瑞罔、汪士元皆其及门也。复就馆于凤凰街陆氏、严衙前张氏，文名鹊起，具修脯者无弗诲。遇紫阳、正谊、平江三书院试文，仲仁辄前列，且得膏火及馆谷可三四十元。其兄一夔力不足以贍家，家事无大小，悉取决于仲仁。然必承其母吴太夫人意旨而行，无一事敢自专，孝友殆性成焉。尝应其房师孔祥麟召，至湖北学幕阅文，以惊悸致疾，得其友吴希玉力任调治，始获痊。元配顾氏病弱，屡产多不育，因劝纳一妾。迨顾氏歿，犹怅怅若有所失，则笃于伉俪情焉。仲仁课弟一鹏至严，一鹏入泮，始令就婚方氏。成婚才数月，令人学古堂读书，复时考察其文字。乡闈报捷至，亲族皆为一鹏荣，仲仁方以骄盈为戒。甲午以后，康梁倡新学，预备废科举。云搏设开智书室于观前大街，立小学于唐家巷。云搏者，一鹏之字也，仲仁始呼其乳名曰壬生，至是见其交游日广，呼为云搏。兄弟二人，更就唐家巷发起一“苏学会”，广购书报，各人会者随时取阅。一时知名士若章钰、孔昭晋、汪荣宝、裴熙琳、祝秉纲、邱公恪等，咸预其事。

仲仁复应四川学使吴郁生之聘。阅二年，云搏亦赴上海，担任澄衷学堂师范班理化教习，有堂弟一澧从，一澧即愿圃也。云搏旋以汪瑞罔自江西电召，急觅替人。适仲仁由川返，遂举兄自代。师范生姚明辉以仲仁岸然道貌指为顽固派，总教章棫、白振民亦有所藐视，愿圃愤而与争，不能胜。因列举师范班腐败情状，披露于章炳麟、邹容所办《苏报》中。学堂知系愿圃所为，由总教召询其事，愿圃直认不少讳。结果师范班自行解散。

仲仁屡赴春官，均以姊婿夏孙桐充考官回避，几无意进取矣。朝廷忽举行经济特科，有旨令各省吏择尤保荐。苏人如徐沅、胡

玉缙、章钰均得保。仲仁以不屑钻营，竟无名。及门沈钧儒言于其叔陕西学政沈卫，专章人荐，苏抚恩寿知之，复加密保。考时首场名列第六。其第一人为梁士诒。二场有财政题，仲仁举斯密亚丹〈原富〉所言者，引证周详，主试张文襄特赏之，拟置第一。及启弥封，知为一孝廉，后列者功名均出其上，恐不足以压卷，检至第六人云南袁嘉谷，为翰苑出身。揭晓袁第一，仲仁第二。至梁士诒查系粤籍，虑为梁启超族人，时梁以戊戌嫌疑，亡命日本。梁士诒因此致遭屈抑。而仲仁之以知县分直隶，则由于经济特科也。本分湖北省，前总统袁世凯时方开府北洋，欲收罗人才，因一仲仁与文襄力争，遂分直隶，为仲仁与袁遇合之始。到省仅数日，即委仲仁为督轅文案，与阮忠枢、于式枚、傅增湘、金邦平诸公，同见信任。

先是仲仁以妾死无子，续娶陈氏，奉吴太夫人居苏，不欲久违定省，举家移津，赁屋于督轅后之操场前。为云搏谋官报局事，并为愿圃谋考工厂事。仲仁爱奕而不精，退公之余，尝与云搏对局，云搏欲博乃兄欢，逢劫故不应，因得屡胜。受愿圃四子，竟无局弗胜，每借以取家庭之乐。云搏旋谋北洋官费，派赴日本留学法政。愿圃亦得仲仁揄扬于北洋道员周学熙之前，调充工艺局总编纂。复派赴鄂、苏、浙等省调查实业，兼驻沪采办机织差。偶作冶游，为仲仁所知，并遭赌豪潘稻斋设局诬陷，既耗资，复丧名。仲仁虽为出力营救，已渐鄙夷其人。时其兄一夔已死，有侄为章、为屏、为复，依母孔夫人在籍读书，颇拮据。仲仁不时周恤之。其房叔是馨，素业儒，兼习典业，以失业走依仲仁。

仲仁在督幕，自朝至暮，整理分牍，不少辍。其为文也，既工且敏，往往他人数百言不能尽者，以数十言了之。偶遇昏夜，袁指名索幕客不得，而仲仁犹危坐已室。乃召与之谈，属令起草，则对坐疾书，十余稿立就。人夸为枚擧。自是常参机密，得兼署同河防知，不暇顾及私事，悉以托是馨。惟同知得理民情，一日，

拘一小窃至，称为饥寒所迫。仲仁惻然动念，给以银蚨数元，令作小负贩自活。不数日，小窃又拘至，讯渠何不改行，则称所赐仅敷小负贩一次资本，连遭折阅，苦无从借贷，遂不得已为之。仲仁以为情犹可原，薄责之，予金如前数，放之行。不数日，又犯窃案拘至，俯首无词，仲仁命送之狱。忽呼母而哭，复讯之。则云小人死不足惜，家有老母，年七十余矣。小人一日不至家，母必挨饿，是以哭耳。事为后堂吴太夫人所闻，呼仲仁进，倍予金而仍释之。其人果改行。津人至今犹传其事。

袁在北洋时，警备极严，出驾有顶双马车，悍将十余，乘骏马绕车前后。督署本一行宫，预备两宫至津阅操而筑，工程较固。袁所居者，为九间大楼。上下廊有荷枪实弹之卫士，轮班守护。署之前后，又分段派兵守护之。有一黑夜，署中枪声连珠而起，咸呼获一刺客。翌晨，若无事。后有与汪精卫相识者言，精卫尝行刺袁于北洋，业受缚矣，自供为党人所役。有幕客张某劝袁，不如释汪以结党人，而戒泄其事。张某或指仲仁，而仲仁不肯承也。然精卫因是与袁之长子克定结为生死交，并得资助，留学巴黎。精卫本老同盟会之中坚人物，更为袁游说孙文诸人。至民国初元，孙文令与蔡元培北上逐袁者，亦因其素有渊源也。

后袁去北洋而人掌军机，更倚重仲仁，批拟多出其手。值德宗与慈禧太后后先崩，令废帝宣统嗣位。载洋得摄政，拟为先帝复戊戌之仇。盖康、梁尝谋杀荣禄，围颐和园，为袁所泄，而政变遂作。至是将有大不利于袁，赖张文襄谏阻，乃托足疾放归，起园林于彰德洹上村。仲仁亦鉴于宦海风波，移家南下，居葑溪之孔夫子巷。而汪精卫忽由巴黎归国，偕蜀人黄树中，潜运地雷入京师，谋炸摄政。事败，赖善善营救。或谓汪之炸摄政，即为袁泄忿。善善之救汪，实袁所运动，非箇中人固不能赞一词也。

仲仁既返里，冀为桑梓谋幸福，当先从社会教育人手。与乡人蒋懋熙、孔昭晋、冯守之等，谋请地筹款建一图书馆，再筑一公

园，自订规则十余条。未及实行，而浙抚增韫与仲仁为北洋旧交，函聘为总文案，屡电促行，并奏请以知府调浙候补。时政府为世界潮流所迫，预备立宪。仲仁至浙，即兼自治筹备处会办。增倚之若左右手，乃以图书馆事专托守之。知守之颇具新思想，居因果巷。而仲仁向农务局领得察院场西之课桑园地若干亩，固与之邻近也。

其时云搏已由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被任为京师地方检察厅厅长。愿圃以其母范太夫人之丧，守制家居，贫乏不能自存。仲仁为之介绍于内阁总理靳云鹏及华振基、高尔登。盖靳等随李经羲至云南，充督练公所总参议、兵备处总办、讲武堂总办等差。云南陆军编制开始，固不患无所安插也，并嘱愿圃携一堂弟一颺往。愿圃至云南，得充督练公所文案，因与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李烈钧、陈泽霖诸军人相识。时秦树声任云南按察使。秦与仲仁为特科同年，于宴会间偶为愿圃谈及云南筹备司法，缺乏人才。愿圃适接云搏私函，有居京苦扰，将谋外简等语，举以告秦。旁座有王未名者，本云搏至好，赞成尤力。秦因请李电调云搏，迨云搏至云南，则愿圃已调讲武堂书记官。适高尔登与方声涛等发起滇军运动会，惹起法人排外交涉，高竟解职归里。愿圃为监督李根源所疑，亦辞职，依云搏居数月，竟先归里。

辛亥武汉起义，仲仁已入苏抚程德全幕中。苏城光复，力谋维持地方治安。首荐蒋懋熙为巡警总监，并堂弟一颺为承宣厅。愿圃得其友裴煜琳介绍于蒋，任书记官。蒋知为仲仁兄弟，因优礼之。而云搏在云南，几遭革命军之厄，私财被乱兵劫掠一空。有蔡锷力援，幸无事。据传云南得武汉之耗，讲武堂监督李根源，恃有讲武堂学生能受其指挥，首与蔡锷、唐继尧等秘密结合，谋响应。惟滇军蠢蠢，不解革命为何事，则许以成事，凡督抚以下各官，及需次官之中属旗籍者，皆得饱掠其私财。以总督李经羲为文忠公嫡裔，珍异必充栋，群起应之。重九日，滇军政府成

立，推蔡为都督。时滇军已成二师，督练公所总参议有二：一为靳云鹏，一为主振畿。靳已以肩輿置爱妾其中，偕一仆负之而逃。王犹梗议不服，乃托词约之江南乡馆会议，驾机关枪环击之，死状至烈。惟满人宦滇者绝少，兵士掠得物殊寥寥。以致波及汉人，所谓玉石不分也。七十三标因未满足，谋起二次革命，且欲杀李根源。时李已晋师长。蔡念其起义功，属暂督师迤西，一鯤从焉。云搏得蔡任为秘书。南京政府电促各省派代表，选举正式总统。滇军政府觅相当人物，云搏请行，得蔡承诺。遂携其夫人方氏及子女，取道滇越铁路，绕安南，航海而归。时程德全为江苏都督，任仲仁为秘书长，旋移都督府于南京。苏州长、元、吴三县合并为吴县，省治竟降为县治矣。

袁前总统当匿居彰德日，与朝中亲贵及海外党人，互有秘密往来。武汉革命军起，袁早有所闻，已预备起用 荫昌率军南讨，遣彰德顺謁之。袁故屏人私语曰：鄂乱不足平，而吾度不浹旬，风潮将遍全国，子其慎之。已而果如所料。北洋诸将与袁部言多，争请起用旧帅。荫昌自揣无力节制，疏密推袁。时瑞澂已乘军舰逃沪，因授袁为钦差大臣，以湖广总督便宜行事。庆亲王素善袁，复言非拜以重任，不足收拾时局。适张绍曾以兵谏实行立宪，勅议会举阁员。议员多推重袁，遂擢总理大臣，遥领前敌军事。入京请罢摄政，朝右慑于威望，不敢违。且予侯爵，以示宠异。迨段祺瑞等电请让国，复受命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实则孙文本为袁所豢养^①，固愿以第一任总统相待，袁特假孙文等作一过渡耳。第民党中除汪精卫外，知者实鲜。孙文又不欲自暴其弱点，而民党于袁，遂起无数波折。迨袁在北京就总统职，旧在北洋幕中者，咸作攀龙附凤之想，独仲仁不往。袁以为贤，连电促之行。时政事堂秘书长为梁士诒，仲仁为秘书，位居梁下。而机要事悉属仲仁，设机要局，遂简为局长。复移家至京，居西城之后泥湾。

① 这里登系对孙中山污蔑之词。

留云搏寓沪，经理《时事新报》，为研究系之机关报也。仲仁无党派，以研究系多文学士，较为接近，人多以此疑之。惟报界品流至杂，为云搏所不耐，弃而入司法界，得任江苏司法筹备处处长。蒋懋熙赖仲仁力，任为江苏财政厅厅长。愿圃在苏州警察厅，已历升至行政科科员，兼马路工程事。一爵、一鯤者胞兄弟也。一爵字雨葵，留学德国，富于军事知识，与荫昌素有渊源。至是荫任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荐为总统府侍从武官。一鯤字扶九，曾充学堂教员，随愿圃入滇，后随李根源赴迤西，竟得克复大理功，授陆军中校，并给四等文虎章。在张氏兄弟中，惟此二人为军人。当大理捷电至京，袁见有张一鯤名，以询仲仁，应曰，此堂弟也，向无军事学识，安得是。袁以为奇。即愿圃等见报端披露其事，亦疑信参半。迨其父是保接扶九来信，始知乱世功名，任人自取，固不容轻量天下士矣。

愿圃因此进取之念，措资赴日本留学法政，得插班，考试毕业而归，取得律师资格。遂应第一届知事试验，以丙等及格，意犹怏怏。仲仁笑解之曰：弟幼呼丙生，会考丙等，可谓丙丙。愿圃复南下携眷至京，得仲仁月贴十余元，赁居东城之观音寺。以丙等知事，须肄业内部地方行政讲习所年半，始得分发也。云搏亦来京，改就平政院庭长职，居西城之灵清宫。吴太夫人时往来于仲仁、云搏之家。老年人无所消遣，与子侄辈打牌为乐，偶强仲仁，不敢故逆母意，免应之，惟事繁，或不及终局耳。更有雨葵居西城之粉子胡同，惟是眷以体弱居苏，经理公民布厂事。公民布厂者，为仲仁、云搏及杨廷栋、费树蔚等合资经营之事业也。其子一新，以肄业京师巡警学堂，值课余则至仲仁、云搏、雨葵、愿圃之家。论张家弟兄，已大半居京矣。后愿圃以地方行政讲习所毕业，分省云南。蔡锷已内用经界局督办，继任者为唐继尧。愿圃与唐虽相识，蔡更驰书为之道地，终以边远难行。闻蒋懋熙改任浙江财政厅厅长，谋咨浙，乃孑身南下。值蒋为省长屈映光

所劾，即日离任，遂怅然返沪。仲仁已囑一新伴送其夫人孔氏航海归，决议赴云南。以道经越南，须请驻沪法领事签发护照，复候一星期之久。附招商船，四日至香港，换法公司船，又两日至越南之海防口，登岸，改乘火车，行约两日，至滇越交界之老街，仅一小河为界，架桥河上，通火车，即法国政府所筑之滇越铁道也。过桥为云南边境，地名河口。乘火车行一日至阿迷。适扶九以军职借补阿迷县知事，愿囿于上海启程前，曾与通信，因出迂于车站，当晚即宿扶九署中。六年阔别，万里欢聚，愉快自不待言。扶九并述其克复大理功，愿囿随笔记之。其文曰：

民国二年赣宁乱作，党人郭嘉宾入滇运动响应。大理匪首杨春魁，为张文光余孽，习见文光假托革命，滥邀勋位，心慕之而苦无机缘。闻嘉宾至大慰，囑其死党莫春荣等与之约期举事。声言政府加收盐粮税厘，并将盐课抵借外款，名为共和，祸逾专制。现奉孙文、黄兴颁给金牌，密令举行二次革命，实行南北分治等语，以图煽惑人心。屡诱驻榆步四团兵士秘密会议，觅购枪械子弹，于十二月八日发难，以榆团为前鋒，戕官据城，先劫饷械局，占旅司令部，分攻各重要机关。复设伪职，编各营队，众约四千余人，有敢死独立大队、先锋第一二营、保卫营、宪兵队、亲随军等名目。杨则自居总司令以指挥之，气焰大张。邻近各县无不慑伏。先是榆团一部分附杨，营长栗飞鹏毫不知情，其营扎下关，距大理城约六十里。扶九时充税官，收税所亦不(?)在下关。至是杨欲收栗之第三连兵士为己用，栗走告扶九，并言省军若至，杨力决不足以相抗。扶九察其意诚，乃与密商复城方略。苦无人为内应，扶九笑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愿告奋勇。乃入城投效，颇为杨所信任。因将杨之机密电告省垣，请派兵援应。并嗾悍匪各率叛兵之敢战者，四散分驻，为釜底抽薪之计，城中仅留亲随军及新附之两营。约栗于十八日杨至下关商会收取摊派饷银时，就半途狙击之。谋泄，扶九狼狈出走。杨大索城中不获。派兵赴

四乡蹑寻，得粟派船于海东迎扶九归下关。有袁吉臣者，亦杨所亲信，扶九以利饵之，暗相结合，更约袁为内应。二十二日，扶九属粟就第三连挑精锐七十余人，拟乘黑袭城。有伪炮营管带张志成，以开花炮扼守黑龙桥，兵不得前，连夜掉小舟从水道绕行。得于二十三日拂晓抵大理城外，侦内应无一至者。事急，扶九命各兵以肩乘足梯立而上，手挥缅甸刀，首逾大理城而入。更斩关纳粟及城外兵士，高喊省军已至。杨不敢拒。扶九等勇气百倍，直扑伪司令部。仅毙沿路格斗之叛兵二十余人，及驻守伪部之伪监印以下数人，并擒伪副司令、伪稽查等。检伪库尚存现款四万余元，立邀当地绅商清查保管，以备善后之需。一面鸣金安民，不许妄行杀戮。叛兵中有千余人缴械请降，择土著者编制成军，分驻上下两关。又编先兵稽查队得百余人，派赴城内外巡逻。复恐快利枪枝散为匪徒所有，则贻害地方甚巨，令凡缴枪者奖之，前事概不深究。竟于三日中缴存快枪二千余支。人心渐安。以省军未至，兵力尚单，而杨春魁在逃未获，张志成仍驻下关未降。急募民团得数百人，以保卫地方。嗣悉杨匿瓦村之文昌宫，匪党遥附者尚有三百余人。由栗飞鹏率其第三连兵士往捕。杨犹身挟四枪，死拒不出，乃积薪于文昌宫外，纵火逼之。屋毁，杨竟压毙其中，当场验明摄影，暴尸安众。匪党闻而气夺。扶九复单骑驰至下关伪炮营，晓以大义，动以利害，匪众愿降。以张志成举动叵测，托辞调城防者，勒令缴械，擒张一人置于法，余众分别编遣。适镇守使谢汝翼由省垣率大军驰至，奇扶九之才，任为参谋。计大理城陷以迄恢复，前后仅十有六日。非有扶九之精心筹画，与栗飞鹏之合力经营，决不能奏功如是之速也。

文成，扶九欲假仲仁名，觅袁嘉谷书之，刊碑以存纪念。愿圃曰，存诸家乘则可。或以稿寄仲仁，请其另撰一文，送上海各报登之。扶九意不谓然。愿圃以到省限期已满，遂由阿迷乘火车一日抵省。云南到处是山，滇越铁道筑于山上，工程极险。夏秋

间水势暴发，铁道时为冲断，尤不利于火车晚行。自河口至省，本一日夜可达，以无夜车，不能不在阿迷过宿。阿迷遂为冲要，并设铁路警察总局于其地。局长商文炳，固覬覦为县知事者，特扶九未之觉耳。愿圃既到省，即委为禁烟专员，兼代路南县事。时北京之帝制问题已发生，杨度得袁克定助金二百万，于都设筹安会，各省设分会。武人头脑简单，加入者颇多。雨葵时在统率办事处，竟列名于会籍，仲仁知而面斥之，已无及矣。惟云搏能承仲仁意旨而行。仲仁感袁知遇之恩，以民党尚未贴服，改国实不利于袁，特谒袁，反复陈利害。适政事堂大开会议，列席者武人占多数。今总统徐世昌时为国务卿，坐与仲仁相近。方议筹备大典事，仲仁欲出反对，才发言，已有按手抢努〔怒〕目视仲仁者。徐起立，牵仲仁之衣曰：仲仁可随我来。因未终席。当晚，具呈辞机要局局长，复有人投炸弹于其私邸，伤一驾车之马，使知儆焉。于是袁之左右，辄引仲仁事相戒，纷纷劝进。梁启超因逃至天津特撰一文，畅论国体问题，寄袁以尽忠告。

蔡锷，字松坡，宝庆人。曾肄业于长沙时务学堂，因为梁启超弟子，至是忌梁者更忌及蔡。松坡为韬晦计，日沉溺于酒色之中。更昵一北伎小凤仙，示无大志。乃假肺病乞就医日本，实则至津晤梁。已变易姓名，乘邮船迳达香港，而潜渡越南矣。

先是，李烈钧闻袁蓄异志，偕其密友陈泽霭匿越南，谋借唐继尧兵力以倒袁，遣陈入滇游说。唐恐力不足以胜袁，则为李所卖，特赠陈二千金，嘱其阻李入滇。复以党人意图入滇谋乱等语，密电告袁。松坡至越南，李、陈述唐态度如此。而滇军将领多属松坡旧部，不期而私会者约数十人。唐得报，知松坡等势盛，不宜坚拒，因遣其弟继禹至越南代为欢迎。并电告沿途地方官及军警，一律欢迎，是日愿圃以查勘烟苗过阿迷，访扶九。其妻张素娥称于前一日得道尹周沆电召至蒙自。见其签押房置两电，因启视之，一为省垣将军府所发，系欢迎蔡锷诸人，一为北京统率办事处所

发，系用统密字样。见案头有统率办事处电码本，译出则与省电意适相反，有蔡锷入滇设法图之等语。因思李烈钧自第二次革命后，挂名党籍，何竟与松坡相合。而省电又以之与松坡等视，一律欢迎。则松坡于京，必然发生事变；而唐将军态度之难测，或因此与政府脱离，固在意料中。惊讶良久。忽铁路警察总局商局长遣人速县长同至车站欢迎。愿圃以与松坡有旧，并意仲仁知其来滇，或托随带信件，遂匆匆至车站，遥闻汽笛呜呜声自远而至。车停，殷承瓛、李烈钧、戴戡诸人，先由头等车出，后为松坡，有兵士数人夹护之。愿圃趋前，对松坡一鞠躬，以预备行轅于法国饭店，而欢迎者颇众。拟俟客散往谈，就车站略作徘徊。忽见扶九同周道尹由二等车出，身穿猎装，一手插衣袋中，呼之不应，径趋大观楼旅馆。迨愿圃蹊踪而入，二人正坐室隅密谈。周见愿圃人，即起身出外。惟扶九俯首若有所思，呼之语不应，询之急，则闭室而慨然言曰：今日事大难。愿圃曰何难？扶九曰：兄殆未知京中事乎。愿圃曰：统率办事处来电，兄见之矣。然宋教仁死，而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等，仍不能得袁之庇护，其事可为寒心。扶九默无语。一手惟在衣袋摸索，愿圃牵其手出，则握有一白郎林在手。愿圃曰：需此何为？夺之，紧握不放，但曰中有子。因为剖陈利害，答语稍缓和。倾子出，连白郎林仍置袋中。天渐昏黑，同返县署。愿圃取统率办事处电示之。扶九曰：在季贞处早见之。季贞者，周沆字也。愿圃曰：弟殆欲甘心于松坡乎？扶九曰：此出季贞意，及今思之，兄言亦殊有理。晚餐后，愿圃偕扶九至法国饭店，唐继禹邀扶九密谈。愿圃独谒松坡，入其室座客几满。略寒暄，询京中事。松坡曰：足下殆未阅报乎？询仲仁安否。则曰甚安。以我观之，或终不安。我行甚匆促，未及与令兄言别。惟前一日，曾送令兄盆桂二，盆者朋也，桂者归也，隐示朋友欲归之意。此种哑谜，令兄或未猜透。以令兄道德学问，我极钦佩。今日得晤足下，犹令我怀想令兄不置也。谈次，若不

胜歎歎太息者然。愿圃欲告以统率办事处来电，犹碍于旁人耳目。且电存扶九怀中。因招扶九，则云有事返署矣。遂起辞，松坡送至门，略以电意告之。急返署，则云扶九又至法国饭店矣，惟已易衣而出。猎装西服犹存签押房中，白郎林及子均在衣袋，直候至夜深，扶九始归。询其何事逗留，则云萃赓以川资缺乏，向弟借洋六百五十元，故返署取款与之。萃赓者，唐继禹字也，后以上海叛土案改名继虞。迨广州军政府成立，时有唐继虞充唐继尧代表出席者，即其人也。扶九复言季贞寓大观楼，弟因往视，颇责弟无胆。弟劝渠暂耐，渠言大事必为弟所误。愿圃以翌晨须至东车站欢迎，促扶九归寝，而扶九为愿圃设榻于其签押房中，备有鸦片烟灯枪。其烟为建水土制成，细麻白泡，为云土之佳品，且烧且吸，胸积思虑极多，几于无一是处，以致神经错乱，昏昏入黑甜乡矣。迨得扶九唤醒，榻前太阳已满。则扶九已自车站归矣。以不及送松坡等，急于返省。至次日愿圃遂别扶九而行，并嘱勿离阿迷，省中情形当随时函告。

到省后连谒松坡，均不获晤。时云南财政厅厅长籍忠寅，固仲仁、云搏所识。其总务科长徐隼，字果人，武进人。愿圃以乡谊时相过从。偶谈时局，则言滇军将起义。唐继尧与蔡锷、李烈钧、戴戡、罗佩金、熊克武、任可澄、刘祖武、张子贞、方声涛、庾恩场、陈廷策、刘法坤、成枕、顾品珍、孙永安、由云龙、刘云峰、杨夔、唐继禹、黄毓成、赵又新、殷承瓛、李曰垓、龚振鹏、戡翼翹、杨杰、李雁宾、但懋辛、周官和、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宜、盛荣超、郑坝、李沛、李友勋、徐进、马驄、秦光第、李修家、李朝阳、董鸿勋、赵世铭、李琪、胡道文、王伯群及其厅长籍忠寅等，在五华山将军府中连开五次军事会议。并歃血宣誓，已发电请袁取消帝制，惩办筹安会诸人。如无满意答复，当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时为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

愿圃急返寓，草一长函致扶九，再赴财政厅访徐，云有急事赴厅长私宅。翌日出门，云南独立之说，已喧传通衢矣。连谒松坡不晤，投函亦不报。至三十日晚，得果人走告，扶九已在河口被逮，因何事未详。急函求松坡，蒙遣人传语，谓令弟事当解省归司法裁判。复有同乡谢理伯送扶九自河口发来急电，文为：“事急，请求筱斋、叔桓、毓初援救鯤”凡十三字。筱斋者今云南总司令字也。筱斋与扶九交厚，时充云南兵工厂总办。因谒筱斋，则云有人向都督告密，谓令弟与蒙自道尹周季贞得袁政府密电，将不利于松坡诸人。松坡谓与令兄仲仁等为挚交，其弟兄决不为此，事已不究。当日又接阿迷铁路警察总局商局长来电。谓令弟有公款七八万，携眷出走，已电河口截留，请示核办等语。都督以起义伊始，张一鯤意存反抗，可令河口就地正法。嗣得松坡及弟等缓颊，已令解省惩办，容再设法。叔桓、毓初已均接洽，请宽心。退出顺访果人，则云令弟于今晚解省，因至车站守候。车至，见扶九满身刑具，有荷枪兵士围绕，不让人近前，竟拥向都督府而去。都督府即将军府，民国二次革命后，都督已一律改称将军，至云南独立，复称都督。其时云南高等审检厅亦改组，称司法厅。扶九经都督府略讯数语，发交司法厅拘留，并许人探望。愿圃往晤，则云筱斋、叔桓、毓初力似不及，望兄再求松坡。乃作函致松坡。略谓云南财政厅为全省收入总机关，尚无七八万之存储，何况阿迷一县，显系商局长捏词耸听。至舍弟若有不利于公等，则澧在阿迷法国饭店所告者，当能忆及等语。得复则历叙仲仁、云搏、雨葵交情，并有于扶九义当援手语。以示扶九，其心颇安。并得松坡委愿圃为护国军第一军秘书，托其副官何某劝驾。扶九闻之，谓云南反对帝制，无殊以卵敌石，异日大军压境，弟当代唐而为将军，兄亦不失为巡按使，若随第一军赴川，徒受危险，或致祸及在京诸兄。愿圃意动，乃力辞，托称路南事尚未交代，急离省。

嗣闻龙济光家属在逢春岭起事，箇旧、蒙自己为所得。省中查得扶九与龙少臣暗通声气，已加重刑具移禁模范监狱，因急附火车返省，则车站已有宪兵数人守候，称都督有要事面询，肩行李先行，复有扶肩舆者数人，舆停，见为警务处，非都督府也。询以何为来此，则云不知。既而为荷枪警察押入一室，无椅无桌，幸电灯甚明，身旁带有铅笔日记簿。急拟电文探投松坡，以一金表赠厨役送电局拍发焉。至民国五年三月十五日，扶九竟被害。而愿圃得免者，以松坡一电相援，果人、理伯及盈泰新经理王养年均有力也。嗣闻松坡在川为曹锟、张敬尧所扼，亲赴第一战线，与士卒同甘苦，知其为统兵官者，以腰系一红色丝绦，略可辨识而已。即李烈钧所率之护国军第二军，亦在广南为龙觐光前锋所败。唐继尧已将私财运赴香港，眷属赴越南，预备弃滇而走矣。旋以龙觐光兵经广西，陆荣廷与龙为儿女亲家，特设盛席款待。龙殊倨傲，师长陈炳焜不服，劝陆以计困之。陆颔之。陈遂托词粤军有骚扰事，请收械。时袁已许龙以王位，因谓王爷前锋入滇，捷电屡至，尽可安坐南宁以待之，无事虎驾远征也。龙受其谗，即令代收粤军械。械缴过半，广西竟宣布独立，龙被软禁。其前锋得耗，无意与护国军战，李烈钧攻之乃降。四川将军陈宦得广西独立电，亦宣布独立。北京得两省先后独立报，知人心未附，急取销帝制。起段祺瑞组织内阁，段以仲仁声誉至隆，无论民党非民党，尽以为贤，强之出任教育总长。立调曹锟、张敬尧军队，各回原防。即令松坡代陈宦督川，大局始转危而安。复密遣曲同丰入陕，说陈树藩逐陆建章。陆与陈宦、龙觐光等，皆袁所视为干城之选者，至是一败涂地。

袁思半世英名，行将扫地，即总统地位得保，亦无颜人世矣。未几即病，病即歿。歿之日，仲仁哭之恸，盖袁固仲仁知己。无袁，仲仁且不能享此大名也。惟扶九以信袁过深而遇害。愿圃亦因弟兄关系，遭有帝制嫌疑，出狱后，唐继尧侦察犹严，常往来

于女伶冯月娥、陈惠峰之家，日吸鸦片烟两许，示无他志。迨袁歿，云南防范稍懈，愿圃告贷于同乡朱竹生，得数十金，乘中秋月夜，出南门，宿于车站法国饭店。破晓，由饭店便门登火车，至海防，匿法公司船之煤舱中。至粤，得严家炽资助返沪。严与愿圃为葭草亲，时则新任广东财政厅厅长也。苏人讹传愿圃已死，抵里门，亲友咸走贺。拟再入川依松坡，阅报知松坡暴卒于日本福冈医院，为文私祭之。并挽以一联曰：“倡义原求先死国，知恩尚有再生人。”纪实也。

仲仁既为教育厅长，颇提倡社会教育。苏人中如董瑞椿、陈懋治、陆基，皆仲仁汲引者，以避政潮南下，就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纂事。时黎元洪继袁为总统，冯国璋以调停南北，恢复旧国会功，被举为副总统，兼领江苏督军，仲仁为冯旧交，冯因任之秘书长。复辟祸作，黎被张勋逼退，段祺瑞自马厂起兵讨之，事平，冯以副总统代理总统，任仲仁为总统府秘书长，同入京。段自恃功高，其党徐树铮尤专横，冯从仲仁议，欲息南北争，以求统一，屡为段梗。冯段之间时有齟齬，得仲仁为之力任调和。

徐树铮以旧国会移广州，主张召集新国会，劝段大借外债，以组织安福部，谋举段为正式总统。冯亦有总统望，相持急，新国会成立，遂举今总统徐世昌，冯与段同时下野，而段以加入协约功，称参战督办，主参战处事如故。仲仁虽解职，由徐聘任总统府高等政治顾问，仍留京。云搏则由平政院庭长，代理院长，出任江西财政长，复入而改任司法部次长。吴太夫人犹老健，兄弟二人，得常侍晨昏，乐可知矣。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 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

蔡德金 辑

编者按：这里辑录的是自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至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间，汪精卫与陈璧君、谷正纲、王懋功、王法勤、陈树人、褚民谊等改组派重要人物来往的部分电函。是根据电函原稿整理的。

汪精卫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遇刺后，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由上海秘密乘轮船赴欧洲治疗。先往德国，就诊于外科疗伤专家苏伯克教授，旋往返于法国、捷克、英国之间。当时国内抗日形势高涨，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激烈，汪精卫通过陈璧君等人，密切窥视着国内时局的动向。迨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之后，汪精卫便立即由德国赶往意大利，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热那亚乘波士坦号轮船启程回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抵香港，十四日抵上海。

原稿有一些漏、错之处，辑者作了校勘与补正。

1. 汪精卫电陈璧君

电悉。妹^①见甚是。（一）对蒋^②保持向来之关系。（二）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作政治关系。（三）如西南有人来，至多不即不离。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③，我决不为。即挟西南以自重，亦所不屑。（四）同志此时最宜冷静，否则为

① 指汪妻陈璧君，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② 指蒋介石。

③ 指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胡汉民一派。当时胡汉民派的广东、广西军事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正在策划发动反蒋战争。

人轻贱。(五)我归国迟早,以困难缓急为准,不知其他,

罗痕五月十四日 狂(?)半译发

2. 汪精卫电陈璧君

两电悉。大会与大选^①是否同时举行?探复。

罗痕六月一日午发

3. 陈璧君电汪精卫

各报均载华北必不免一战^②,盼电示。

六月三日上午九时五分译发

4. 汪精卫电陈璧君

电悉。转岳军先生^③惠鉴:弟正因各报所载日夜挂心,得电至感。仍盼随时电示。弟兆铭。此电勿增减。

六月三日下午十二时半发

5. 汪精卫电陈璧君

两电悉。事变如此,若尤计较个人进退、工作效能,我必在海外急死。十六年春、十八年秋两次回国^④,是否太迟或太早姑不论,但置身国内,比较可以尽力,拟最近船归。

罗痕六月五日下午四时二十分发

① 指蒋介石国民党准备召开的“国民大会”和“国大”代表的选举。

② 一九三六年五月以来,日本对华北步步紧逼,在增兵的同时,为适应战争需要,将“天津驻屯军”改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由少将级改为中将级,并以“亲补职”任命之。同时,浪人走私猖獗,飞机任意在平津上空飞行。爱国军民忍无可忍,准备强硬对付。

③ 张群,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④ 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受蒋介石排挤辞职出国,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由法国启程经苏联回上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兵后,汪精卫被迫下野,再次出国赴法国,至一九二九年九月回国。

6. 汪精卫电陈璧君

阳五庚一电^①悉。引起外战，则无归路，且每月必有警耗，旅人如坐针毡。蒋电促，则就^②归，否则下月必归。

罗痕六月八日上午发

7. 汪精卫电陈璧君

五月删函^③悉，甚赞同，但恐引出外战，欲归无路耳。疗期已满，真日^④赴京复诊。来电暂由婴儿^⑤转。

罗痕六月九日下午七时发

8. 汪精卫电陈璧君

波兰馆员周盛堂部令回国，顷来谒，恳维持或他调。因系同志正纲^⑥所荐，但我不便往向部说话，请间接设法，并复。

罗痕六月十日早发

9.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蒋、张群正积极与日本办外交，十一月归绝不宜，十二月至好，万望采纳此末次请求，于国情外交均有重要关系。票已购，可退去。(二) 戴季陶^⑦归来后，已遍传兄十一月初启程，对友对敌，均非至妥。(三) 十二月德、意邮船均可，仍以德为佳。开行日期可預告。万里外事，兄既不知，又不能详告，今非至急

① 六月七日电。

② 六月十六日。

③ 五月十五日陈璧君给汪的信。

④ 六月十一日。

⑤ 汪的长子汪文斐，又名孟晋，时在德国科伦大学学习。

⑥ 即谷正纲，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⑦ 戴季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时，莫乱动及小不忍。

南京六月十六日上午九时五十四分发

10. 汪精卫电陈璧君

电悉。对全会^①不复电近无礼。拟复如下：二中全会钧鉴，病中奉电，未及赶回，至歉。窃意五中全会已确定外交内政之方针，此时惟当切实奉行，并本之以解决诸问题。谦复。汪兆铭等语。此并非偏袒，因五中全会两粤固参加也。如同意请即转，如添改请示知^②。

七月二日上午九时发

11. 汪精卫电陈璧君

电悉。我虽不主张用武，但对两广以抗日为内争^③极不谓然。公博^④论文甚好。签名取消两分会^⑤无碍。次高^⑥赴港，若为个人行为亦无碍。

七月十二日下午九时发。

12. 汪精卫电王法勤^⑦陈公博等

(一) 励斋、舜青、树人^⑧、云起、东成、公博、浩徐^⑨、

- ① 指国民党将于七月十日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
- ② 此电陈璧君送交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仅将“谦复”改为“谨复”，其余未改。
- ③ 六月一日，陈济棠发动了两广事变。二十二日成立了“军事委员会”，陈为委员长，李宗仁为副委员长，两广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二十三日，陈济棠就任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二十九日，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在广州、南宁就任抗日救国军第四集团军正副总司令，同时出兵湖南。
- ④ 陈公博，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
- ⑤ 蒋介石提出的取消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
- ⑥ 沈次高，又名沈崧，汪精卫的外甥。
- ⑦ 王法勤，字励斋，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 ⑧ 陈树人，时为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 ⑨ 即彭学沛，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

正纲、忠贞、正鼎^①诸同志鉴：奉电甚慰。中央数年以来对于西南苦心隐忍，期免决裂，此次若能本此精诚，促其觉悟，俾五全大会所定方针，依序进行，实所深盼。弟铭。（二）此电可半公开，盖我固仍本数年来息内战之方针，然对两广之假名出兵，十分痛恨，决不可模棱两可，自昧生平。望谅解之。

七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发

13. 汪精卫函陈璧君

今日得来电后，即复电，兹再以函详之。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至沦陷，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挠动，其余皆放在第二著。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军队之调动，外间不知之，当局者始知之。故知我之苦心者，实在少而又少也。举一、二事以明之。前年（二十三年）六月间，日本藏本失踪^②，数日未获，日本方面汹汹抗议，一日数至。日本长江舰队纷纷调至下关，有水兵上岸强占南京之消息。其时，我集朱益之^③、唐孟潇^④诸军事长官计议，始知南京无兵，仅有军官学校学生三四千人可以临时应战。其时蒋先生在庐山，定于六月十三日左右回京，参加军官学校十年纪念。我一日三电蒋先生，请勿回京。因蒋先生须带兵回始有用，若一人回同堕空城，俱尽无益也。其后藏本寻得，事已平息，我始电蒋先生可以回京，此一事也。去年（二十四年）六月间，日本增兵平津，据何敬之^⑤部长报告，一触即发，势如然〔燃〕眉。其时蒋先生正

① 谷正鼎，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② 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秘书藏本英昭深夜未归一事，日本妄图借此挑起事端。时汪精卫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

③ 指朱益之。

④ 指唐孟潇，时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

⑤ 即何应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在成都，不特南京无兵，北京亦将得力军队抽调将尽，而仓猝不能调之使回。其时局面只有两途：一是使平津为九·一八之辽宁；一是造成今日之局面。两者相较，今日之局面固可痛心，较之九·一八之辽宁，尚为差胜（如果以为今日之局面，反不如九·一八之辽宁爽快断送，较为干脆，此另一说，可以不论）。于是我只得负责以造成今日之局面。一时，同志明知故骂者有之，不知而骂者亦有之，我皆不辨，此又一事也。类似之事太多，不逞[胜]枚举。而所以不辨，则由于军事须守秘密故也。去年十一月一日我被刺，在被刺之前一日，我在蒋先生处午饭，阎百川^①、张汉卿^②、何敬之、朱益之、唐孟潇诸军事长官俱在座。蒋先生对我说：“汪先生，我们以后不必再和六个月间一样受气了，我们的兵已陆续调回来了。”我闻而欣然曰：“如此六月间大病一场也值得。”诚然，如今南京，不是空城，而是实城，不得已时候，可以拼一拼了。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挨到南京已由空城而实城，由拚无可拚而至于可以拚一拚，那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所以我电中说：“过去责任，共负可，独负亦可。”我知道有人肯共负的，但是因为种种关系，还要我多负些，或者单独的负，我又何所辞？辩既不了，生气更不必了。一个人为了国家，只要有一些益处，将生命名誉统统为之牺牲，是值得的。季^③七月十三日

此书不可发表，但可存之。我写过去事，此为第一次。我本欲得闲写过去事，但细思之，仍以不写为愈，一个人原不必急于自白也。又及。

季七月十三日

① 即阎锡山，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主任。

② 即张学良，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西安“剿匪”副总司令。

③ 季，任精卫字季新的简称。

14.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宁以大兵集粤边^①，余部^②已抵韶关，陈部^③退守英德、桂军^④入粤，助[驻]守北江，萧佛成已离粤抵港，蒋电邀来京。(二) 报传陈维周被刺死，陈部纷纷脱离，陈将下野^⑤。李汉魂^⑥、刘纪文^⑦亦抵港，均得证。(三) 西南删^⑧宣言得开非常会议，并谓西南两会为四[中]全会所认，否认二中有撤销权^⑨。(四) 华北无事。(五) 复诊结果如何？(六) 莫又动归意。

上海七月十八日上午二时三十三分发

15.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陈济棠函蒋谓：不忍作无谓之牺牲，故遵命下野，以免引起内战。但握奇各将领不服从，请另派一孚众望之大员来粤主持。(二) 陈济棠确离粤下港。闻军事交缪培南、李扬敬，政治交林翼中等负责，并愿将所部编为□军，并保留军垦区。(三) 蒋复电：兄之部下即中之部下，爱护之情原如一体，望兄能早日来京，共商国家大计，等语。(四) 我前已告兄，此事必不战而定，恩威均自蒋出也。(五) 蒋已赴牯岭避暑，会至赣视察防线。(六) 兄今后拟往何处？如非至最后西南执行部之时，

① 指南京蒋介石一派的军队。

② 余汉谋字耀奇，原任广东第一军军长，时投蒋，被委任为广东省绥靖主任。十四日，余在大庾通电就职，十五日即率部向韶关、翁源推进。

③ 即陈炯明军。

④ 即李宗仁、白崇禧军。

⑤ 陈济棠于是日晚乘英船逃往香港。

⑥ 李汉魂原任粤军第一师师长、广东东区绥靖主任，时投蒋。

⑦ 刘纪文时任广州市长。

⑧ 即七月十五日。

⑨ 十三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正式决议撤销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

十月前万不作归计。

七月二十日上午九时上海

16.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约留若干日? 以后每一处必说明约留若干日, 如离开必先一二日电知。(二) 现华南、北均小康, 月底拟偕秘书诸君及小孩为二星期旅行, 届时停消息, 无碍否? (三) 缪培南任广州警备司令, 唐海安[任]两广盐运使, 宋子良[任]财政特派员, 闻将任财政厅长。

上海七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五十五分

17. 陈璧君电汪精卫

既冷静, 且不过问。明日便出游。

南京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十一时五十五分发

18. 陈璧君谷正纲等电汪精卫

(一) 蒋到粤对桂谈商无结果, 仍用武力^①。(二) 日本因谋妥协, 不欲在华南激刺。陆、海、外三相会议亦有九月对华恢复外交常轨说。睹日本协定, 似稍缓和, 与[于]南京解决桂局有利。(三) 闻桂联共, 蒋亦有联俄说。蒋廷黻^②将任俄使。(四)

① 陈济棠下野后, 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谋和平解决, 但蒋对李、白采用调离广西的政策, 七月二十五日任命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 遭李、白反对。蒋派大军由湖南、贵州迫进广西, 并于八月十一日抵柳州, 表示愿以“和平”方式解决广西问题。李宗仁、白崇禧向蒋提出五条: (一) 解放救国言论及救国运动; (二) 撤南下之兵北上抗日; (三) 从速决定抗日救国计划及实施的时期; (四) 任命李宗仁留任广西绥靖主任, 袁紹球回任浙江省主席; (五) 第一条实现, 第二条开始, 即宣布就职。八月二十四日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拟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救国委员会”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② 蒋廷黻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 旋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

闻总统权限问题将视人选而定，宪法①亦将以此为转移。（五）先生宜在大选开始前动身回国，十月太早，但不宜在大选【后】。如大选延期，自应随之展缓。（六）五姑九月八日往南洋，我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在沪。又：前寄上有色电影三卷，已收到否？

陈璧君、谷正纲、沈次高

南京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零三分发

19. 陈璧君电汪精卫

徐谟②交来张群电如下：梁龙③升任公使事已征得捷克政府同意，下星期会议可决定发表。介公④有电，请公提前回国，已察及何时首途，尚祈密示是禱。张群。

（一）张群致兄电云：蒋有电致兄，非由我经手，或是直电，或是托辞，因他如有电，不论如何，无不即转者。自二中全会毕⑤，彼赴庐，径转粤未见面，亦未得过函电。蒋初抵粤得意极，迨桂李宗仁、白崇禧项强，彼始知难。今李济深、陈铭枢均取消通缉⑥，且有“三年以来尚知省悟；且翊赞革命有年，不无勋劳足录”等。（二）归期应视困难及健康，如肝肿重归来何必？桂事前既不问，则此时亦可不问，但何时归，当由尊定，我等不过代谋耳。（三）闻允文⑦说，闻下星期在京中日非正式开会，谈论财政问题。（四）文素要最新式照相机镜头三点七。（五）来电请至沪。宥。

上海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译下午十时三十分发

① 指南京国民政府于本年五月五日颁布的“五·五宪草”。

② 徐谟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

③ 梁龙，字云松，广东梅县人。八月十三日南京政府外交部任其为驻捷克大使。

④ 即蒋介石。

⑤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于七月十四日结束。

⑥ 李济深、陈铭枢均为福建事变领导人，福建事变失败后被蒋通缉。

⑦ 即陈允文，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兼文书科长及条约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20.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中日未有战祸前，兄之归期终以十一月大选时为最宜。何时归，当永[仍]居于自动地位，莫被动。我岂不欲早相见？但多忍两月，国事实利赖之。兄非被放逐，故何时归，当自动，不必须人电邀，以此时绝非最后牺牲时也。

上海八月二十八日上午三时发八月二十七日下午 时半译

21.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钦廉桂军撤回桂，中央军撤至北江，一部撤回豫、甘^①。(二) 中央六、七、八月补助桂六十万，九、十两月助一百万，十一、十二月助六十万。(三) 李济深、蔡廷楷[错]另案办理，旧账一概不算云。

上海九月八日下午一时十分发九时译

22. 陈璧君王懋功^②等电汪精卫

(一) 除外交危急、健康许可外，先生归期应有两种打算：甲、如在十、十一月回国，即应决心参加国民大会，拿出领袖态度，对于国家大计据理力争，绝不客气；乙、如在闭幕后动身回国，则可表示国家负责有人，对蒋先生及国民大会极端信任，态度比较大方，并有回旋余地。惟兹事体大，请先生酌裁示遵。(二) 因回国即须立行人京，不容在沪徘徊，否则易着痕迹，并失国民同情。璧君、懋功、正纲、次高。

南京九月二十一日十二时二十分发上午十一时译

① 九月四日，蒋介石与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达成妥协，六日南京国民政府命令：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绍竑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双方撤兵，两广事件到此结束。

② 王懋功，曾任正太铁路局长，时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23.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张群囑允文交我，闻由梁龙转，既未接，录如下，但不能作准。张外交部长转汪季新先生：尊体近日如何？请详示。何日可归国？用甚盼能速回也。弟中正。养午机粤^①。(二) 川樾^②不愿再与张群交涉^③，东京训令留京候蒋归，接续交涉。(三) 陈允文云：秋岳等闻军【委】会及社会传蒋已电汪归，举为总统。(四) 张群在中政会报告如前电。

南京九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上午十一时译

24. 张群电汪精卫

汪主席^③：

赐电奉悉。介公养电谅达，尊恙已否大痊？极念。诸祈珍摄。川樾昨来继续谈判，所提各项问题，欲我承允，而我方所提希望不允。商谈结果，不欢而散，局势异常严重。当此艰危之际，深望钧驾从早归国，用慰喁望也。群。廿四。

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时到捷京

25.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我屡电并未对兄打算，实是对国家打算，亦未有一不平之口气外露出，兄之怒，我无不了解。(二) 现政府、党部，除去外交问题，便竞争选举，CC团、蓝衣社、政学系打至你生〔死〕我活。再则，筹备万寿庆典、铸铜像、征文，赞扬本党惟一领袖

① 即九月二十二日，广州。

② 川樾，即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九月十五日起至九月二十三日张群与川樾进行了三次会谈，日方提出包括华北自治，经济合作，共同防共，建立中日航线，聘用日本顾问，订立关税协定和取缔排日宣传等七项条件。

③ 汪精卫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之丰功伟业^①。此电不必复，以省费。

南京十月一日对

26. 陈贻君电汪精卫

(一) 对先生前电如尚未复，似不必立复，因蒋电本无内容，即复，亦恐在数星期后，请先生安心静养。如无重大变化，仍照屡电所陈时间归国。(二) 以华北五省为缓冲区^②，谅蒋不肯签字。如事实上华北成为缓冲区，蒋亦决不过问。(三) 据意大利主办之《大沪晚报》载，日政府宣称：中日问题，张群无全权，不与交涉，即起用某氏，若无全权亦不与之交涉。某氏，意似指先生，故无须与蒋直接交涉云。璧君、懋功、正纲。又：日本新闻载：三省会议结果，除蒋外，不与别人谈判。

南京十月二日发十月三日译

27. 陈贻君电汪精卫

同盟社东京电：一日在首相官邸举行之首、外、海、陆四相会议，对中日交涉，决定日本政府仍照既定方针：(一) 实行亲日政策。(二) 解决中日间各悬案。(三) 反日抗日之根本的取缔。依此三原则与蒋开始直接交涉。

南京十月三日发(里昂转)

28. 陈贻君、王懋功、谷正纲等电汪精卫

本日宗武^③来见，云：日本浪人外交，虽似紧张万分，实则日本不愿决裂，中国亦不能决裂。彼飞粤、飞庐，一再与蒋磋商，

① 指当时国民党当局进行的筹备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的活动。

② 指日本提出的华北自治的要求。五省包括冀、察、鲁、晋、陕，南京国民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有亲主权，惟一切其他权利与义务，如官吏的任免、赋税的征收及军事管理等，都移交当地自治政府。

③ 即高宗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蓝浦司长。

决仍用外交方法解决，惟称因环境不能不作打之姿态。川樾共提七项，成都开埠已不谈，余六条中，如取缔朝鲜人，聘日顾问，修改（关税协定），开始福冈、上海通航，均无关紧要，大致可自由磋商，余如共同防共及华北五省问题，其中似尚有可讨论之一部。蒋今日可回京，两星期僵局可望打开云。我答以今日中国与英、美、俄关系较好，适在日本“二、二六”事变后，又非如昔日城下盟，以蒋先生英明果断，对日外交必有办法，不但我个人极端信赖，极端乐观，即汪先生当日赴国外养病，必俟蒋先生肯任艰巨，国家负责有人，而后行，亦此意也。高似闻先生有回国息，特来敷衍，我囑渠以外交情形报告。

（二）依据现势可知我辈不主张即归，非专为先生打算，实为国家打算，因中日问题已至不能再拖之时。现蒋直接当冲，不能不求解决方法，其对自己力量宜和宜战，估计亦较清楚。如先生归来，蒋必立即避开，且不表示真意，中日僵局永难打开，国家前途危险甚矣。璧君、懋功、正纲、次高。微。

南京十月五日下午六时发四時半译

29.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蒋第一次晤川樾为寻常酬应^①。今日蒋对报界宣称，川樾态度坦白诚挚，双方谈话精神，完全立于平等基础，中日间问题依外交常轨解决。川樾发声明书，对蒋具非常热意印象，具体问题与张外长接洽，日期未定。（二）今日寄出关于外交及各种材料长函。（三）冠归期已代决定十二月德国船，迟早均不宜。我可在南洋，如中日决裂则例外。电不必复。（四）对蒋已代致谢章。（五）明日往观蒋检阅童子军。（六）国选因手续赶不及，内部竞争过剧，昨开会讨论有延期三月至五年（月）说。昨

^① 十月八日上午十时，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孔祥熙别墅，召见日本大使川樾茂，与之会谈。

付审查。孙科等因选举用去数百万，派立委全国游说，今如此，想必气死我等。补贴选出同志，旅费用去三千元，余数尚存正纲处保留，万幸万幸。发此电时为我数年来最好笑之一日，因马超俊^①数日前，尚告我云：汪先生身体不佳，在三五个月，尚以完全留欧医治为要也。

南京十月九日下午六时半发五时一刻译

30.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高^②托博士转告，昨日须磨到外交部二次，一谒张群，一谒高，表示六条中数条可让步云。(二) 兄尚有糖尿否？如有请到捷克。贺蒋电，届时我亲去带往。

南京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半发

31. 陈璧君电汪精卫

今日中常会议议决如下：“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既未能如期依法办竣，大会应延期举行，一俟全国各地代表依法选举，即行定期召集。”按蒋因不能全部统制，即内部亦不能全部统制，盖此次黄埔及政学系占最多数，余则由各地各长官。CC团一万候选人中，只得三百，不能统制，故极主延期。蒋亦以各方情势及恐国民大会无利于己，故亦允。

南京十月十五日下午四时二十分

32. 陈璧君电汪精卫

英不久留，甚赞成，但肝肿不宜多旅行，请暂择另一国静居。舟车劳顿，绝非所宜，恐防他日归国时，反不能乘船也。

南京十二月三日下午三时十四分发

^① 马超俊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南京市市长。

^② 即高宗武。

33. 陈璧君、王懋功、谷正纲等电汪精卫

(一) 电悉。我今日适欲赴沪送十一姑赴澳门避寒，可顺问脑^①，但所知注因素灵之分量，是因逐日排出之糖份而异，脑因必日日验尿，然后定份量。今遥遥至此，何敢武断。日、德虽有协约^②，但不能即与绝交；此间德顾问仍旧参加国防军备，则私人治病更无问题。请归捷克，由鲁调治，不可乱服药物。因素灵少无益，于〔如〕糖多可致命，非有医生不能，且肝肿更非就医不可，否则此行前功尽废，至紧至紧。因捷尚以乘坐火车为宜，以后不可多旅行，否则，肝病不宜多坐车。

(二) 中日交涉甚儿戏，无变动。昨川樾赴沪发表谈话，恭维中国，张今日亦拟照办云。除绥事^③外，战事虽不能于短期结束，现时亦尚不致惹起中日大战。

(三) 川、张八次会见无结果^④，现日本政府及关东军以五师维持伪国^⑤治安，防俄、防义勇军尚感不足，如日本政府及驻屯军主张不参加，关东军似无动员参加绥远战事可能了。

(四) 从正月起意船第一条正月三号开，二十七号到；第二条正月九日开，二月十一日到；第三条月十二日开，三月八日到。

(五) 最好坐二月间船动身，一切便利也。如何？请先〔生〕酌定示知。功、纲、璧。

(六) 兄所云不归难点有三，但正月归与二月归不过一个月之迟早。□不生问题，我前□云不再改期，故请兄酌。微。

南京十二月四日下午一时四十五分发伦敦四日下午三时译

① 电文如此。

② 指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与希特勒签订的《日德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

③ 指十一月间，伪蒙古军遵守信等都在日本关东军指使与配合下侵犯绥远，驻绥远的傅作义都奋起反抗事件。

④ 从九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三日，张群与川樾共会谈八次，均无结果。

⑤ 指伪满洲国。

34.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国际谍报称：驻屯军田代①以华北经济合作初有眉目，不主张参加绥远战争。关东军石原②到天津协商侵绥远无结果，日本政府亦决不主张日本军参加绥远战争。(二) 中央军现已有此骑四师到绥远合兰州，绥远军约共七万人，如汉奸不正式参加，乘现有兵力可应付绥远东、绥远北，现时虽激战，情势颇稳。(三) 另息：蒋颇主张由四川、绥远出兵取石家庄③此后撤退，以取得民众同情。阎百川恐惶起大战，并致宋哲元④，反感极不愿，已迭电拒绝。(四) 综合内外情报，绥远最近三数月必无战事，可放心治病，以国人无不知兄肝肿及胆囊炎，不至误会。(五) 黄郛⑤昨早逝世，该办诸事诸已代办。(六) 将来定何时归，必先期通知。

南京十二月七号上午十时五十分发尼司下午四时译

35.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今日晤诺尔⑥云，若每日食一百五十至二百格兰 Carbohydrates，则每日打因素灵三次，每饭前打十个Unit，即每日共打三十个。又云：此办法危险，宜即速回捷克找鲁教授，因糖及食物鲁知得清楚，诊后请往加斯伯长住，勿动。因加斯伯水可治肝糖及瓦斯。

(二) 诺尔云：旅行及常换空气均于病不宜，俟返时方可离开。又云：冬天风太大，不宜乘船，到红海时变化太大，肝病会

① 田代皖一郎中将，本年五月田代继多田就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② 石原莞尔，时为关东军参谋。③ 疑为隆定口之误。

④ 宋哲元时任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委员长。

⑤ 黄郛原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委员长。

⑥ 诺尔是专为汪精卫治疗的德国医生。汪精卫由上海赴欧洲时，曾随同前往。

大发，乘船二、三月较佳。

南京十二月八日下午二时十分发Can①同日上午十时译

36.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数日前曾将兄病状电蒋，蒋复电如下：阳电②奉悉，季兄病状，请随时详示为盼，中正。佳机陕③。(二) 既与鲁通电话，则在法南方亦好。(三) 关税协定在磋商中，成都事件④。

南京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半发Can同日上午十时译

37.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西安张学良兵变，真相未明。(二) 有无线电均不通，故蒋行踪不明，候查清详电。据彭学沛消息，蒋在西安城内，尚可无虑。

南京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九时四十分发C⑤同日下午三时半译

38. 陈璧君电汪精卫

甲：张学良来电八项如下：(一)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 停止一切内战。(三) 立即释放镇江被捕之爱国领袖⑥。(四)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 保障人民聚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

① 即法国东南城市坎内Cannes的简写。

② 十二月七日电。

③ 十二月九日，时蒋介石在西安临潼。

④ 指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成都市民反对日本强行设立总领事馆，杀死日人两名的事件。

⑤ 即Cannes的简写。下同。

⑥ 原意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指十一月十三日被国民党逮捕的上海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李公朴、史良等七人。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下改译V。

乙:决议:

(一) 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二) 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三) 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副委员长^①及常务委员负责。(四) 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丙: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丁:国民政府十二日令:据报张学良十二日通电叛国,殊堪痛恨。查该员奉职无状,原在中央曲予矜全,冀图后效之中。当此外侮紧急,共[剿]匪将竣之际,竟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该员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犯^②。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凛遵无违,切切此令。

南京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时五十四分发C同日下午七时译

39.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陈诚、陈继承、蒋鼎文、陈调元、朱一鸣、万耀黄〔煌〕、卫立煌、邵力子均被扣^③张学良、杨虎城一致。闻四川亦加入。(二) 洛阳无恙,张学良炮旅在洛阳者已被我警备司令缴械。(三) 据俞飞鹏等言,一二星期可平西安,但不敢相信。

南京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发C同日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译

① 即冯玉祥。

② 此处原文为“该员以身负剿匪重责之人,行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

③ 陈诚等八人,均为蒋介石随员。时陈任武昌行营副主任,陈继承任豫皖陕边区主任,蒋任福州绥靖主任,陈调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朱任兰州绥靖主任,万任二十五军军长,卫任豫鄂皖边区主任,邵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40.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蒋在西安确已被张学良扣留，高级军官如陈诚等亦被扣，钱大钧^① 伤。(二) 飞机侦察，西安遍竖红旗。(三) 午夜开会至晨三时，议决严惩张学良，明后日下讨伐令，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并决议政府一切不动。(四) 兄为朋友、为党，均应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窥伺甚急，起程时除告我及转中央外，勿为他人言。(五) 中常会明日电兄促归，现拟稍睡，详情再告。(六) 人人均知兄肝病，颇恐兄因病不能归。我说时至今日，汪先生知之，必力疾起程。

南京十二月十三日四时半C同日上午一时译

41. 汪精卫电陈璧君

电悉。(一) 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二) 请转孟余^②、公博，如行得开，望到新加坡。(三) 妹行得开否？盼酌。(四) 如多数人想起此数年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则我归后或可做事，否则只有见危投〔授〕命，但此不宜由同志说出。

十二月十四日发

42.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 转中央执行委员会钧鉴：文电^③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起程。谦复。汪兆铭。寒^④。(二) 此电发表不言船期无碍^⑤。

Cannes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发

① 钱大钧时任蒋介石侍卫长。

② 即顾孟余，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国民政府交通部长。

③ 十二月十二日电。

④ 十二月十四日。

⑤ 此电于十六日发表，无改动。

43. 陈璧君电汪精卫

今日中政会决议：（一）由国民政府颁讨伐令；（二）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

南京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十四分发C同日上午十时十五分译

44. 陈璧君电汪精卫

（一）顷与诸人谈话甚好，无改易。（二）是否搭二十二日由意启行之波士坦船？

南京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二十二分发C下午一时五十分译

45. 褚民谊^①电汪精卫

甲、蒋嘱代电兄姊道念，并致谊^②意，切望兄能早日来都把晤。

乙、处置张学良预定步骤：（一）中央决定依法惩办；（二）军法判决死刑或十五年监禁；（三）由蒋呈国府自请处分，并宽张学良罪；（四）由国府特赦。详续陈。民谊。艳。

南京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发P船上^③同日下午十一时译

46. 褚民谊电汪精卫

今晨访蒋于军校，见彼卧长椅，精神尚佳。见弟即问，已代电兄姊否？答已照电。问兄何日可抵达上海？答以文^④抵香港，寒^⑤抵上海。问弟愿赴香港迎季兄否？答留上海待之。弟问报载

① 褚民谊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中法工学院院长。

② 即褚民谊。

③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汪精卫自德国前往意大利热那亚，乘德国轮船波士丹号启程回国。P船，即波士丹号的简称。

④ 即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

⑤ 即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

先生派罗卓英赴港迎季兄有否？曰有之。中央亦将派人前往^①。末嘱电兄妹，告以今晨弟之见彼。民谊。陷。

南京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七时发P船上 下午九时半译

47. 汪精卫通电

数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之中，艰难拄柱，谋以一致之团结，备最后之牺牲，日积月累，始获得几微之进步。最近绥远之守土御寇，即为进步之一征。正当戮力同心，以谋贯彻，乃西安事实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逐渐获得之进步，将益陷于纷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者。中央对于此次事变一切决议，已显示吾人以努力之目标。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当力谋其安全与自由之恢复。

余因伤病，数月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48. 谷正纲王懋功等电汪精卫

两来电已悉，遵照办。民、舜^②确息。

(一) 西安组织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委员二十一人，由张学良、杨虎城、红军各派代表三人为常务委员，所有军事均由该会主持。

(二) 中央军所得长安作战计划如下：以东北军一部牵制在甘肃中央军；以杨虎城军全部及东北军主力配备于渭河两岸，企图进犯潼关；以共匪一部截断蒋鼎文(原文误为杨虎城——辑者)

① 时派邵力子、周佛海、周启刚往香港迎接汪精卫。

② 民，指民谊；舜，指民谊之妻陈舜贞。

甘宁军联络；以共匪主力侵入山西，沿晋陕边界绕攻潼关侧背。

(三) 周恩来现仍在长安，对人表示：如中央用兵解决张学良、杨虎城，红军必加入。

(四) 现时两军尚未接触，惟相距甚近，战事随时可以爆发，政治解决无把握。

(五) 三中全会前政局在酝酿中，如张继、王宠惠等迭飞奉化，及张厉生召集各地党部负责人员开密会等，似均于政局有关。本日盛传王宠惠有长行政院说。

(六) 何应钦面告张群：此次赴上海有刺客四人尾随，均被获而未审出背景。先生到上海须极留意，宜早日入京云。

谷正纲、王东成等文晚赴沪候迎。纲、功、真。

南京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六时五十分发

一个星期的日记

——闻一多教授被暗杀后的记叙

庄任秋

说明：这份日记是庄任秋日记的一部分，前年秋天陈听枢同志寄来的。陈、庄两人都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的同学。

庄任秋是泰国华侨，芦沟桥事变后只身回国求学，平日同我私交甚好，情同手足。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北迁，父亲是清华的教授，当然也要随校回北平。在我的执意请求下，父亲曾同意带庄到北平读书，因此，1946年暑假，他就住在我家，等候去北平。这年7月15日，我父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哥哥受重伤，母亲心脏病复发，我同弟弟又早于月前飞抵重庆，家中除年逾花甲的老保姆和两个十岁左右的小妹妹外，再无一个能应付局面的得力之人。此时庄任秋如同我家的一个成员，担起了照看伤病者，料理后事；应付一切的责任。他意识到自己正经历着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而逐日抽空记下了所见所闻，即这份日记。

我父亲牺牲后，庄不得不继续在原校就学，1948年中学毕业，考入昆明师范学院。他曾积极参加“一二·一”学生运动，解放后不久，参加了滇中文工团。一次，随团下乡宣传，被恶霸地主的土匪武装包围，与团内其他同志一起惨遭杀害（今云南玉溪县尚有刻着他们名字的烈士纪念碑）。

庄的日记一度曾存放于听枢同志处，听枢同志见其中所记是我父亲遭暗杀后我们家的情况和当时的有关情况，便于1949年10月6日原原本本抄了下来，准备有机会时交给我。但是，未料想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直到1982年才如愿以偿。

庄的日记原文已失，这里发表的仅是抄件。日记中的文字朴实，

毫无蓄意雕琢与渲染之处。文中关于过程的叙述，人物的语言，个人的感想等等，无不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及鲜明的人物个性，凡曾在昆明生活过的同代人或者直接经历过李、闻事件者，读过之后，定当会有时光倒流，历史重现之感。

这份日记所记，仅系一些具体事情，并且代表着庄本人的看法，但对于研究闻一多及当时的某些时代背景，或许还有一定价值，因而予以公布，以资参考。

庄的原日记遗失，幸而听枢同志抄有此件，并保存长达三十多年，使可贵的资料得为今日所用，为此，我们家属特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闻立鹏 1984年5月14日夜

七月十五日

记得我是一点钟午睡的，醒来已经四点。立鹤^①告诉我民盟的记者招待会已经开了，也许快开完了，他方才送伯父^②开会去了（那时我正睡着）。现在因为会正在进行，他的责任暂时没有，回头我想跟他一齐接伯父回来（这是我们约好的），因此我们就很快活地歌唱着，有时谈天。

大概五点半（因为我方才看是五点十分），我正在凝神地抄着歌谱，没发现立鹤不在了。【此前】他告诉我，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接着是他们的执委会。我想大概会议不会立刻停止，老大^③也不会就接伯父去。他的不在，我以为是大便去。我仍一面抄歌一面高唱，那时周围的环境都很安宁，天气爽人。我直唱的高兴。突然，“砰！”的一声清脆手枪声，“砰！拍？”于是有如连珠炮和爆竹一般响了十几下，我不觉心里一沉，西仓坡^④的枪响可能是对付他们的，立刻门房跑来说：“这里的【人】着^⑤打倒了两个

① 闻一多教授长子。

② 即闻一多教授。

③ 即闻立鹤。

④ 闻一多所住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所在地。

⑤ 着，挨的意思。

大人！”完了！教职员宿舍可能被打的只有两家，一是潘^①家一是闻，潘家没两大人，只有闻家了。天！我丢下笔往外一冲。有一个女的先比我到门口，她往外一张，立刻缩回来。我一看到是伯父和老大躺在地下，我不假思索地第一个冲出大门外十几步接他们去。那时的情景有些可怜，一老一少孤独地饮弹躺于恬静的街心。我第一眼看见伯父脑袋已经穿了一大洞，脑髓迸散一地，眼镜攒碎在一边，面色死黄，惟有嘴唇还在颤动啊！伯父没希望了，我只好看老大。噢！老大在地上挣扎着起来，我看了心酸极了。他忙喊：“庄任秋！快来啊，我受伤了，爸恐怕没希望了！”我抢到他身边了，见胸口一大注血，左腿上也有，我急问：“老大，你伤在什么地方？伤重罢？”老大呻吟，可是气壮地说：“我胸口中了枪，腿上也有。”旁边已经在啣着伯母和大、小妹^②的哭声，我心想这是上帝赋予我的神圣责任了，不禁定下心望培文中学门口的同学求救：“同学！请帮个忙，同学！”他们都不敢动，我无法，只好扶着老大。那时老大的眼睛已经露出痛苦的眨重，眼皮有些重似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职员观众群中冲出洪川诚先生^③来帮我扶老大。我建议说：“洪老师，你受〔守〕住老大，我喊车去！”可是车夫不肯拉，尤其是西仓坡的观众突然乱窜逃避，如似特务又来了。西仓坡顿然一空，车夫更不肯拉，我死死求他，答应他最大的代价。他不拉，我没法，又跑回老大那里。我想死也要把老大抬到云大医院^④，或者请挑夫帮忙，或者等过往的同学相助，可是老小妹的“妈呀！妈呀！”哭得直叫人心惊胆战。我于是不愿再等，要求洪老师去叫车去，把方才我雇不来的车子死拖来了，我和洪老师把老大抬上车，抬不上，正在无法，有二位先生帮忙着抬上了，大概是

① 即潘光旦教授。

② 大妹，闻名，闻一多长女；小妹，闻甜，闻一多次女。

③ 原联大附中的老师。

④ 即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联大【的学】生。

老大事情弄完了，我回顾伯父，大妹正急得扶伯父不是，走开也不是，只在痛哭。伯母则张慌失措。我看见陈旭都^①在旁边，我急叫：“陈旭都！你帮着老妹照料一下伯父！”可是陈旭都惶然缩后了。我再看老大身上血流很多，无法，只好舍此而护送老大上云大医院。洪老师陪我扶着车走，车夫死不肯卖力，路上只是我和洪老师相当费力，上下坡很讨厌。

上云大医院路上，老大很清醒，虽然脸色有些微微发白（脸色还微红），可是没有痛苦的样子，他的神情好像是在回忆方才的事情，安娴沉着，这使我放心不少。街上的人看了多半惊讶地问出了什么事，除了婉言回答以外，我时时注意老大的气色。

他开始讲：“这是逼着我，……”

“我也够勇敢的，救我父亲被打的。……”

“我也可以说是为民主死的罢。……”

我赶紧阻止他说，为了怕伤势严重，一则怕给人听了不好。他又继续讲：“我可以做我爸的儿子的！……”

“老黑^②，你要帮我母亲的忙。……”

到云大医院，伯父已经先由挑夫挑到，因为已经不可救，放在外科诊疗室外。我们把老大抬进外科诊疗室，上药、打麻醉针还是强心针不知道。老大有时叫疼，有时忍耐着发汗，当他发现手上的手表时，他要我为他脱下，说：“老黑，送你做永久纪念，为我报仇！”我心里又感动，更理智，虽然心酸，绝不落泪。

我要求把老大放到头等病房，大概没有房子，故抬到二等病房38号。伯父则被安放在停尸房。

三分局的警察局长带上几位警士来探察病状，那时正是老大上药的时候，我代老大把情形详细报告，态度也很谦虚。他们马

① 邻居陈教授之子，联大附中1944级学生。当时在联大念书。

② 庄任秋的外号。

虎问问走了。大妹只在诊疗室外悲泣，我只好劝她：“大妹，这不是我们哭的时候，事情要由我们俩负责办，我俩要不理智些，事情就容易办糟了，你少悲哀些，别哭了！”

伯母和大妹、小妹、赵妈^①住在头等房16号（以前凌^②住过的），伯母心脏衰弱，因此打了强心针。

来看的学生越来越多（我断定他们多半是学生，也许有特别的人），大夫不准老大见客，因此我没让他们进去，有问病情的，我都谦虚地详答了。

病房里有位很面熟的女学生，劝告我很多服侍常识，我很感激她。后来才晓得是学联的事务，称杨小姐^③住师院，曾经服侍过缪祥烈^④同学的。

接着胡旭东、沈康侬^⑤和另一位同学来了，我请他们去报告民主同盟负责人，他们很爽快答应而去了。

傅启泌及附中同学也来了。傅启泌帮了很大的忙，打给几个大学【学生】自治会及学联请教，虽然没有什么结果，都尽了他最大力量。

黄昏将尽，伯母担忧伯父尸体没人照顾，我也很急，因为我不能分身，也不易找到愿守尸体的人。好在傅启泌和杨光宇、马荣翔、杨履康、徐德徽答应帮着忙，这种事才解决了。

看的人络绎不绝，胡旭东他们也报告回来，我因为感到有些冷，向他借了一件皮夹克，我怕用得着水笔，也向他借了。老大今晚的情形不太可靠的。

① 长期在闻家工作，实际已成一家人的老保姆。

② 凌承谦，不详。（可能是联大教授凌其翰或其家人，当时与闻家认识的人中，只有他们一家姓凌。）

③ 即杨秀兰同志。

④ 共产党员，“一二·一”运动时受伤，被锯了一条腿。

⑤ 胡、沈及下文提到的傅启泌、杨光宇、马荣翔、杨履康、徐德徽、高谦、李德晶、杨儒章、林存谦、郑正文、俞在善等，均是闻家兄妹在联大附中的同学。

华顺^①也来了，高谦也来了，使我放心不少，因为今晚我一人恐怕照料不了。

也许九点，莲花池警察长来看了一转，只说明来意就去了。我很客气地说：“一切仰仗你家了，请多多帮忙。”

守伯父尸体的还有以前看李公朴先生尸体的三位工人，他们都去了。

时间过得很沉重，很慢。到了半夜，老大的情形相当坏，可是他死不肯睡，一秒也不愿闭住眼，眼犀利怕人，和他的眼光接触，实在有些可怕，眼光里含有多量的恨和报仇的决心，这使他不肯睡。他不时说出句把话：“我要睡干什么？我要糊涂干什么？”

“我可以做我爸的儿子！”“我也配做中国人！”我在天才黑的时候问一个护士，她人很机灵可亲，我问是否有夜班医师，她说有的，我问知她十一点下班，另有护士代她，我问好夜班何医师的住房。问一位工友得知厕所及烧开水的厨房所在，而且知道夜班倒开水是老唐，白天是老张（不过我称他们二位为大哥，也许要开水不麻烦，煮东西也可以帮忙）。

半夜十一点左右，联大派来三位校警帮着看尸首。接着老大就由才到的外科主任（也许姓范）诊疗。大概八点的时候给老大灌了700c.c食盐水，所以现在情况很好。外科主任叫人把氧筒搬来给老大嗅，需要的时候每次十分到一刻钟，停十分左右，如果需要再嗅。老大是伤在肺部，好在他肺扩量大，身体很好，故此可以支持得住。何医师虽然负责夜班，可是这里有个习惯是夜班医师都睡觉的，有事再喊起来。护士只有一位，要〔到〕处送药打针，因此要很久的时间才来看一次。那位何医师把开闭氧的办法教给我就去睡了。护士则相当时候来打盘尼西林针（消炎针水）、强心针、麻醉针。

到十二点，守伯父尸体的同学杨履康因是膳委，才收到一百

^① 华罗庚教授之女，与立鹤同班，昆明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多万款，放心不下，因此和马荣翔、徐德徵回去了。傅启泌和杨光宇也来帮着看护老大，因此老大病房里一共有我、华顺、高谦、傅启泌、杨光宇。

下半夜二点左右，老大情形比较讨厌，因为他不惯午睡，睡久了身体不舒服，右腿因为打断了腿，子弹还没出来，知觉完全没有，不过不能动，一动就疼到心脏，影响呼吸。左腿因为子弹打穿了肉，还可以动。我有时替他改换左腿的位子，他左腿的大皮鞋已经脱了，右腿因为脚疼，皮鞋没脱，当我移动他的左腿时，他的左腿碰到右腿的皮鞋，他觉不出是什么东西，只说有东西挡着，叫我拿开。我晓得他左腿知觉不灵，也引起对他伤势的一种忧郁感。

老大因为各种不舒服，时常哼，他说他哼了可以好过点。我们听了可是心麻的。因为医生不来，护士又是呆头呆脑的一位，打针很疼，老大禁不住怒恨：“我又不是来住旅馆，干吗这么冷淡呢？……我不是没钱，你只管好好医好了，要多少钱我给你。……要不是为了报仇，死了算了，做医生的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我的伤势又不普通，这〔怎〕么一点都不来看呢？……”我们也深深不满，可是这是他们这里作风素来如此，只好罢了。劝老大睡，他还是不肯，一夜不眠。

最糟的是我们不懂得病人因流血过多而口干是不能喝水的（不过问问医师说可以喝，她说不是肠胃病是无所谓的，我们才给他喝少些水）。老大喝了水，结果时常想吐。他不时很紧张地喊：“快快！我要吐了，放低些，快！”我们赶紧替他放低了。才一放低，他又叫“快！抬高！抬高！我要吐了！”又抬高了。我心怕他吐血，因此跑去叫醒何医师，她起来配药，就和我聊天：“这孩子很倔强的！刚我去看他时，问他心慌不慌，他不服气地说：‘想都没想过。’‘根本就不会。’”老大的确是很倔强的。

老大吃了止吐药，再喝点水，过一下又惶然地喊：“快放低些，

我要吐了！”我们正在弄床，老大“哇！”地吐出一大口水。等我们擦干被上吐出来的水时，老大反而好过了。就这样一直拖到天明。唉！真是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挨的。一秒钟都慢得可怕。

大家一夜没睡，又替老大赶了一夜蚊子，都有些猝然了。

七月十六日

一早，也许八点多，我怕家里有值钱东西，和伯父的图章，偶然有特务的话会损失掉，我带了大妹回家去。

到了家（向陈伯母——旭都的母亲——要了钥匙开房），很多邻居都向大妹问病状、安慰，有几位请我们吃早餐，我们婉言谢绝了。

到厨房里洗脸漱口，就到房里把现款存折拿了。我把家里所有图章放在一大盒子里，连同一箱重要东西放到陈伯母家。我又把暖壶、糖、可可、奶粉、小锅、脸巾、酒、漱口杯、牙刷放在铁丝笼里，换下我有血污的裤子。正在工作，未知哪位邻居好心送来一盘早餐。吃过了我们把房子又锁上了走。

本来我想今早民盟的人也许会来，没想到他们都不敢来，我还想跟他们商量下老大的医药费及伯父的善后问题，不过听说民盟的人完全由美国领事馆接去了^①，他们找过查训导长^②要老大的医药费，结果如何。不得知。

老大精神很好，虽然医生说过他不能讲太多的话，我们还是让他讲了些：“……我昨晚上睡上床不久，感到脚麻。记得李公朴死时候感到脚麻，我因此怕会死了。可是过一会就好了。……大概是他们要替闻家留个种，看我敢不敢报仇，才不把我打死。好吧！你看着……昨天，我护送我爸回来时，楚图南先生先走了几

① 闻一多被暗杀后，昆明城内风声鹤唳，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民盟其他领导成员及进步教授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经美国领事同意，均临时住进美国领事馆避难。

② 即西南联大的训导长查钊良。

十步的样子，要不然也一齐被打死了。我送我爸出来，快到家的時候，听见一声枪响，就见我爸倒下去，我立刻就扑倒地，腿上着了一枪，我想保护我爸，就扑到他身上去，我喊了他几声不应，我背上又着了几枪，于是我想爬进来报信，腿上又着了一枪，我喊了二十几声没人答应。……奇怪了，当时一点也不疼。……”

不久，老大同班的朋友（本届毕业生）陆陆续续来看他，女生也很多，大家团聚谈天，老大有时也自述，有时还开玩笑，精神好极了。

老大很想吃菠萝汁，要煮桃子或梨于水，吩咐我一定要买，兴致高极了。

邱凤达^①把菠萝买回来了，老大喝着汁，很高兴地说：“来！来！我请客，诸位把肉吃得〔掉〕？”我们每人一片吃了。那时女生只有李得晶了，她帮着看了一整天，天黑才回去。

我吃过中饭，上街买桃子、火炉、炭、明子^②回来煮桃子水。

下午，老大精神有些疲倦，实在是早上话讲得太多了。因此只喝了一杯菠萝汁，一碗煮桃水，医生就劝他不要吃了。

晚上服侍老大的有我、杨儒章、高谦、林存谟。

今早老大还讲过，他在前二、三天接到一封署“××”的警告信，说如果你们父子再执迷不悟，将要被杀。可是老大没把这封信告诉家里任何人，只是自己更加谨慎地保护伯父。唉！老大！

最可敬的是学联的那位杨小姐，她由上次服侍缪祥烈的经验，替老大拿来了二条大毛巾、二条手巾、一包葡萄糖、两瓶“盘尼西林”消炎水。她虽然是学联缪祥烈派来的，可是看她买

① 联大附中同学，西仓坡宿舍的邻居。

② 松木劈成的引火柴。

东买西，还帮着看护，真有心肠和热心。

七月十七日

很奇怪，我伤寒病才好了一个多星期，熬了两夜，白天只睡了一个半钟头，竟能不累倒，也不头昏。

杨儒章今晚还留着看护老大，替老大陪客，又安慰了伯母。关于医药费，他劝伯母放心，如钱不够用，他有办法募集的。虽然他爱喽〔罗〕唆，在老大面前还是一句话讲做十句，虽然有些事情做得人情化了点，潦潦草草，零零碎碎，在人家面前献殷情〔勤〕，老大也不喜欢他，可是他的热心和同情倒值得感激的。他又设法请“特别女看护”去了。

下午何善周先生①找伯母，把联会②那边会议决定结果报告给伯母听，商量伯父的入殓火葬问题。

五点半，伯父要入殓，伯母死要去看伯父最后一面。房里的太太朋友都诚恳劝免，因为她正有心脏病在床上，去了哭坏了倒不好。大家死着劝，伯母哭着要去，医生劝也没用。伯母哭着说：“医生！我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我不去看以后就见不到了，我以后心里会难过的。……”这番哀情，使我们劝的人感动了，可是为了伯母的身体，大家劝伯母以身体为重，免得又使大妹小妹难过、老大伤心，伯母才泣着不去了。

入殓时，大妹代表家里去了，小妹也跟着去。仪式由联大梅校长③主持，还有院长、训导长和教授们，有几位联大校友。民主同盟的主要人物一个人也没有来，都在美国领事馆里。

伯父已经安放在烧尸炉里，衣服穿的和平时一样，我们看见的是侧影，样子已经大改，头发有些凌乱，身体像个偶像，看去

① 跟闻一多教授搞学术研究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

② 西南联大教授会和讲师、助教会联席会议。

③ 即梅贻琦。

真想不到这是前几天活着的伯父，大妹只一看就掩面大哭。小妹不准看，也被大妹引哭了。我们都把她们两人劝到亭子里去，小妹用来揩泪的手巾的农夫耕田图是伯父画的，小妹哭道说：“这是爸给我画的呢！”越哭越伤心，我们好不容易才劝住她。

我替大家出去买了一个菜来开晚饭。在丁字坡附近青云路墙上看到伯父的演讲词，内容激烈极了，怪不得会出事情。我想有机会给它抄下来。

天快黑了，高谦先回去。我因为也有些头昏的样子，因此留下杨儒章、华顺、傅启泌、林存谟。我回师院睡老傅的床。

早上十点半，老大抬去“X光室”照X光，身上四枪有三枪的子弹都打穿了，就是右腿的把骨头打断了，子弹没出来，左腿也许上石膏就可以不必锯了。

七月十八日

老大的脸色到了今天还是和病前的气色一样，他的身体很好，而且我相信他的伤一定不会有危险。

我到医院时大概是九点，老大到十点半就给抬到“手术室”去。昨天抬去照X光，他就疼的大叫，实在是痛苦。尤其是右腿发肿了，一碰就疼到心脏。今早一抬，他疼的发抖。“啊呀！——”满头大汗，我也心如刀割，心里沉重得好像不能再装下一声的呻吟了。

伯父的尸体，本来定在今天十二点火化的，后来怕人捣乱，改到上午九点，地点和李公朴先生一样，在云大操场上。

我去看火化时，仪式已经开始了。见到的是大妹给华顺、张文英^①扶着在哭，跟和尚绕铁炉走，悲痛的情况，使我不忍看，我怅然的回医院了。

在伯父没被抬到广场火化时，伯母一定要去伯父处看一转。

^① 张奚若教授之女，联大附中1944级毕业生，当时在联大念书。

到了停尸房，伯母哭不成声，死劝也没法劝住，拉也拉不开。伯母在快走前，喘着气哭出来：“……你的儿女还小，你要保护呀！……立鹤你要保护呀！……你知道我的身体是不好的。……”在场的人，无不凄然泪下。我还是咬着牙，没进出一滴泪，心里已经死般的沉重了。烧尸时，烟子一直吹向医院，包围着医院^①，似乎印证着伯母的话（李公朴先生烧时，烟吹向莲花池）。想起来虽然不近理，却倍加凄惨。

老人在手术室要休息到下午才能抬回病房。老人的病房改至“特等房14号”，地板是木板的，阳光足，空气好，实在比二等房8号好得多。

在这段时间，我们都没事。杨儒章主持着一切事情，他要我到38号病房守着空房，有重要客人领到他那里去。我和徐德微守在那里，很安静，因此我能安心地写了很多日记。

心里实在有些烦郁，因此我骑了杨儒章的单车去散心，到了小西门，乘兴到大观楼去，沿途田畴很宽广泰然地伸展到天边山下，远村是如此静闲自在，我也心松不少。

回来一下^②，老人也抬回来了。我怕他有时需要氧，因此请医生来修一下氧筒，医生也没法修。不晓得毛病在什么地方，只在氧筒的机关处喷出氧的声音，压力表也走了，可是由橡皮管通过氧的嗅具，始终没氧，医生【因】有人请他配药去，他也就走了。

“特别女看护”日班一位、夜班一位都请到了。日班的为马小姐，服务到晚上九点要走了，夜班的有事还有病，不能来。因此杨小姐婉然劝她今晚帮助看护一夜，她答应了。她还有位男朋友李××来约她走的也答应了。可是他们两位要求出去一下就回，他们就走了。

① 云大医院就在云大操场西南方，两者仅一路之隔。

② 一下，即一会儿。

因为是马小姐夜里看护，我也累了，又怕马小姐不方便，我请杨小姐也帮助看护，那末今晚我们大家都可以休息。在李、马二位走后，我怕杨小姐一人害怕，请大妹陪着一下，等马小姐回来再去睡。

我和林存谟上南菁^①睡，找好床位，因为怕马小姐失信不来，因此和林存谟回医院去看看去。那知十点了，她还没回。我叫大妹回去睡，就和林存谟留在院里看护老大。马小姐一夜没来。

夜里三点，老大要氧要得很急，我只有鼓起勇气照医生的修理情形弄弄，也没氧。我相当急，听见氧喷出的声音而不能通过嗅具，使我得到一灵感：“何不把氧不经嗅具而喷到老大鼻子附近？”因此我叫老表^②把氧筒一齐搬到老大鼻子附近喷放，果然就解决了氧的问题。

这是一件使我又急又宽心的事情。

老大一夜好睡，不时有呻吟的声音，那种痛苦的病者哀吟，听了生命力好像也会消失似的。用枪把人打得痛苦呻吟，也真是一件人生怪事。

七月十九日

早上大妹找到伯母房里去商量对付教育部派来慰问的冯友兰先生等问题。伯母提出：1、慰问；2、老大医药费；3、子女教育金；4、保证以后闻家的安全。要冯先生代转教育部，我都赞成了。

吃过中饭到师院启泌处午睡，回医院时有五点多了。一到医院我就上楼到护士房去看看住院费用表：特等房住院费三千，膳食四千；头等房住院费二千，膳食费三千。我到伯母处商量膳食问题，实在包不起饭的，因此大家决定自己煮面吃。

① 即南菁中学，在云大操场北侧，莲花池街口处，现在的民族学院。

② 林存谟的外号。

回到老大的病房，突然看见床上和桌上有传福音的单子，我不禁心里一沉：女疯子①来了？那问题可麻烦了！但愿不是。

于是我去找那位特别女看护，问问送这东西来的人是谁？她说是郑大夫送来的，我这才放心。要是疯子送来，这里的空气不知该恐怖到什么程度，而且该有多麻烦。

的确，我方才出去的时候碰到郑大夫、郑修文②和她两位弟弟。

之后，我到楼上取氧筒去，还是坏了不能用。我想老大并不太需氧，今晚过一晚明天一定请医生修好它。

杨小姐向伯母报告那位疯女人又在云大门口讲演了。我刚才由师院来经过时看见的，不想告诉伯母知道的，结果果然增加了伯母的担忧。

到了六、七点，我的头有些疼，就回师院住，请老傅代我一晚。他怕夜班护士不来，我告诉他讲，要是天黑了她还来不来，那末他再请大妹看一下老大，回来约我同去看护老大，他就上医院过夜了。

回到师院和他们聊了一下天，听俞在善来了，我也没下楼去看他，打开日记本把十八日的事情完全记下，快写完了，在善上来看我，陪他逛一下院子，告别他理床睡了。

夜里睡得不好，心神不定，总隐隐约约感到是在病房里听着呻吟声，而且整夜好像听着吹口笛的声音。

七月二十日

八点起床，买了猪肝、菠菜、蕃茄给老大煨汤吃。

早上，有位同学来看伯母的，他顺便说到《新华日报》十八日的

① 女特务，闻一多被暗杀前，曾多次到闻家转圈卖假，借口传教，进行恐吓，说什么“多”字是两个“夕”字，如不改邪归正，跟她信基督，就命在旦夕，等等。闻一多斥之为“疯子”。

② 闻一多的次子闻立勋的同班同学，当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有老二①的文章，我们都很想看看。

今天回教职员宿舍最后一趟决定把所有布口袋拿来装东西，带些衣服、书。正在房里工作，有人要来拿赵岚〔沅〕②先生的被盖等。我盘问了一下，发现他靠得住，才把东西给他，而且他的诚实和他晓得赵先生东西内容的清楚，使我更放心了。

在房里我注意书桌上凌乱的本子、歌本，没想到我正在唱歌就发生了意外。我低头看我没抄完的歌词，正写到“Through”字，而且是“Make way For Tomorrow”③一首歌，使我更有些感触。Make way For Tomorrow！墙上日历还显然的挂着“15”，使我想到这间屋子近日来没人理，既冷清又是“15”，禁不住惘然！

家里的《新华日报》还是照常送④，我看见老二登在十八日的文章，越想心里越沉。

下午看老大的同学很多，他的精神非常好，而且感到肚子饿，吃了两碗藕粉，我这才想起，老大前天晚上放了几个屁。

护士们都讲，想吃东西是非常好的现象，病也好得快，我们都很乐观，老大的危险期过了，使我们更快活。

老大今天下午讲的话太多了，这是他病以来讲得最多的一次了。他同班的同学个别来了就个别讲些，同学来的多了就讲得多。同学才走，葛邦福教授⑤来探视老大，记得前天他女儿来过，昨天他太太来过，今天他自己来，可见他们的热诚。

① 即闻一多次子闻立鹏。联大复员时，他与弟弟闻立鹏先行。闻先生牺牲时，他兄弟二人已到重庆。噩耗传来，兄弟俩悲痛万分，于七月十七日在重庆联大临时招待所痛书《谁杀死了我的爸爸？》，刊登于次日《新华日报》。

② 音乐家、共产党员，当时在昆明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地下工作，因住地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在闻一多被暗杀前几天，搬到闻家躲避。

③ 即“走向明天”。

④ 闻一多生前长期订阅《新华日报》。

⑤ 联大除外籍教授。原名噶邦诺维奇，葛邦福是他的中国名字。他与闻一多住同院，其女葛维达是闻一多长女闻名的同班同学。

葛教授讲的英文，我能听懂一半左右，他的意思大致是：我很抱歉地听到这个消息，闻先生是一个很好的教授，我们是很好的朋友。闻先生的死，更引起人民的同情和认识，他是一个了得的人。你呢，是个好孩子。记得我以前也是很弱的，自从我打仗受伤以后，我变得刚强了，你也会更刚强的。此外请你转告你母亲我慰问的意思，因为我不能和她讲太多的话……。

回头杨笛平老师和顾老师^①来了，很快活地谈了相当久，走的时候已经黄昏了。

又来了两位联大同学，他们既劝慰，又说明老大以后是家长，责任重大，宜想开了，免影响身体。又说了很多对学生运动和舆论界消极的话。他主张勿正面冲突，笔杆来不过枪杆，不如暂忍。老大都很清醒地讲：“新的自由中国是血拼出来的，我们应拿出力量工作！”这两位论调，我的确也并不赞成，老大称之为动摇分子。

我很感动的是老大和他的同学刚才讲过的一句话：“我父亲讲过：‘一个人如果害一场伤寒死了，多不合算，不如为民主而遭暗杀！’父亲的人格是够伟大的。”

于是我想起老大手上的白银链来，今天他学生^②送的，上刻有“正直的活，正直的死！”意义深刻极了。他的学生契好，时常来看他，前两天又送来一大罐葡萄糖，她来看老大，老大精神显得很愉快。

这两天记性坏极了，晚上没睡好过，白天糊涂得很，很多比较重要的事情我把它们的时间性都弄忘了，现在我再补充一下。

早上回家取东西，〈新华日报〉十八日的也带来了。我以为把

① 杨、顾（顾锡祺）二位是夫妻，同是联大附中的英文老师，杨还任过闻立鹤所在班的班主任。

② 1943年，闻立鹤高中二年级肄业后，随母亲入西南联大外语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课余时间曾兼做家庭英语教师，增加点收入，以补生活之不足。

老二老三①的文章给老大看了，他可以知道这将更博得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心里一定有安慰，尤其是自己弟弟也那么有勇气、骨气，将更愉快，我想老大一定不会伤心的，因为前几天以来他都表示他是很刚强的。

想不到老大一看，禁不住冲动，流了很多眼泪，他说：“老二这篇文章真写得好极了！……切实！扼要！感情！”

七月二十一日

老大的学生来看他，他很愉快。我也正在快活地抄歌谱。华顺、李德晶也在，大家和我一齐唱歌，空气是柔和可爱。

有了日夜班的看护以后，我的事情少得多，我想我以后可以看书、运动了；虽然我住在医院里。

我常和老大讲过：“我爱刺激，因此我爱看间谍侦探故事，也爱看哀情片、轰烈故事，这样可以给我一种鼓励和启示。”真的，目前的真实情形，确够刺激的，它使我警醒了不少。

吃午饭时，我和赵妈两人在医院厨房里面弄饵块②吃，小妹也来了，她大概有些无聊和沉闷，也许有些空虚感，不时地唉声叹气。赵妈说：“你不要在我身边胡叫胡叫的好罢，这两天心里难受极了，再听你叫更难受。”我说：“赵妈，让她叫罢，叫了心里好过点，你没听见，我们对面房有个病人时常哼着‘我的妈……呀……’，他母亲并没在，可是他哼着好过。老大也如此。让小妹叫好了。……”

小妹突然说出了一句话来，令我感到她很会想。她说：“但愿这几天的事情是个梦就好了！……”这句话越想才越有味呢。我于是补充了一句：“这是个真实的梦！”我想人生何曾不是大梦一场，梦中的事情总是真的。

① 即阿一多的三子闻立鹏。

② 一种云南食品，用米饭舂制而成，类似江南的水磨年糕。

伯母凡事总是自己感到恐怖，怕这个是特务，怕那个是特务，真是风声鹤唳，在伯母房里，你也会胆小，也会决定不了什么大事。真难怪，她老人家受的刺激太大了。这种变态，远在伯父没死时就已经有了。

老大今晚上很开心，和夜班的苏伯母谈天，苏伯母劝他很多基督教话，老大很感动。苏伯母也讲了一句话：“你快活了，我们也快活。”很有意义的。真的，我们大家目前的快活与否，全看老大为转移的。

昨天我们决定存报纸做纪念，今天我买了一张学生报^①，内容很好。

最使我高兴的是老二给我来信了，他讲话很理智，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以为他最近也许不会写信给我的。

老二还是劝我上北平，但是我不愿把我最近的决定告诉他；我想不上北平再去麻烦他们受难之家，因此想下学期转南菁中学去，那里环境好，老师好，而且我也许可以免费，虽然学生风气不大好，但是我不在乎这个。在南菁，我可能还可以休养身体，因为他们课业颇松，因此我把这意思告诉伯母两次，伯母答应了。

奇怪的事是启泌看了老大受伤想学医，老大听了苏伯母讲话想信教。

^① “一二·一”运动中学联办起来的报纸。

侵华日军施放毒气的部分资料

闵大洪 辑

编者按：1937年7月7日日本战犯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继续了八年，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莫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侵华日军使用毒气的罪行，当时中国报纸上曾有多次报道。1946年4月间美军上校托马斯·H·莫罗写〈莫罗报告〉，叙述他在中国调查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事实，除了介绍战争的背景和日军对民众的屠杀、搞细菌战等之外，还列举了一些事例证明“日军使用了毒气”。但是战后，日本战犯尽力销毁一切有关侵华日军使用毒气的材料；在东京审判日军战犯时，对于使用毒气的事实和受害报告，法庭却未加追究。

1983年日本立教大学栗屋教授在美国国立档案馆发现了一本印有“绝密资料”字样的〈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征集〉，还发现了〈莫罗报告〉。1984年6月14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20日安倍晋太郎外相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对侵华日军曾使用毒气表示遗憾”。7月31日日本〈信使团刊〉发表了侵华日军一一六师编印的“军事绝密”文件——〈关于化学战的事项调查〉。10月3日〈朝日新闻〉又刊登了当时日本军部内部发表的在南昌附近使用毒气的照片（原刊于〈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帐等二辑〉昭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发行）。侵华日军使用毒气，这是历史事实。闵大洪同志选辑〈救国日报〉和〈新华日报〉刊登的报道，可供历史研究者参考。并将〈人民日报〉、〈文汇报〉1984年的报导，附录于后。

《救国时报》的报道

一、1937年10月10日

残暴兽行日益增长

日寇已在上海各地施用毒气

所用流泪弹与喷嚏弹含有致命毒质

日寇在南口、门头沟等役，已施用毒气，曾受到各国人士之痛斥，现日寇又已在上海接三连四施用毒气。据上海我军司令部通告，数日来日寇除以大批飞机坦克大炮轰击我军防地附近之村落民房外，复大量施用流泪弹及喷嚏弹，中毒者呕吐不止，竟至毙命。日寇在上海施用毒气已有三次，我军中毒者已百数十人。经医生及化学专家详细化验，证明日寇所用之流泪弹及喷嚏弹中含致命毒质，中毒者有丧命之危险云。

二、1937年10月25日

要讯 日寇在晋用毒气进攻

我方第八路军及其他部队

自我第八路军在晋北连获胜利后，我军在平汉及津浦两路曾乘机进行反攻。上海战线我军亦于二十二日举行总反攻，得到相当胜利；但日寇自知形势危急，除在各方面增援反攻外，复已在晋北施用毒气，进攻我军。连日各方战线上战事极呈激烈。

十八日我第八路军光复雁门关后，即与寇增援部队接触，鏖战终日，寇军以飞机轰炸我军，并施放毒气。

二十日夜半，我第八路军部队四团向代州崞县一带之敌军主力进攻，战事异常激烈。晨一时我第八路军分派一团兵力进袭阳明堡与代州间之寇军临时飞机场，中有寇机二十四架。我军以手

榴弹及机关枪向寇机轰击，寇方猝不及防，蒙受极大损失，该机场完全为我军毁灭。日寇大败后，自知处境危险，途穷技绝，乃又施用毒气向我八路军及其他部队进攻，亟图冲破我军之包围。

三、1937年11月7日

日寇在各路战线上均施用毒气
八路军要求供给防毒面具

日寇进攻我国，受到我军顽强抵抗，日寇乃大发兽性，在上海、晋北等地不断施用毒气。据南京中央红十字会医院国联医药部代表爱亭格博士及波尔齐博士宣称，彼等检验在上海抗战之我军第六十一及八十七等师之伤兵，证明日军向我军施用烈性毒气。又据伦敦三日电，我国驻英大使馆宣布，据上海确讯，寇军在罗店浏河等战线上施放毒气。

顷据电讯，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接到八路军司令部来电，谓寇军在晋北施用毒气，我军需用防毒面具甚急；上海及各地同胞对于八路军素表拥护，甚望立即供给该军以防毒面具云。八路军这一要求，想必得到上海及各地爱国同胞之热烈与迅速的回响。

《新华日报》的报道

一、1938年3月29日

敌将放毒菌屠杀我民众
朱总司令通电呼吁
请全国全世界人民抗议敌暴行
以防毒防疫物资帮助晋陕军民

衔略：据中央社徐州二十二日电：“津讯，据获悉敌在晋省频

加失利，颇受重创，并因冀晋鲁各处游击队甚为活跃，故决定加以报复，拟以飞机数十架，飞晋省及陕北肤施（即延安）等地投掷微菌弹轰炸，期整个消灭我各该地军队及参加作战之人民。”复据三月二十七日天津确讯，日寇决以百架飞机向陕北数十县军民施放剧性伤寒病菌，以期杀尽此区域的数百万男女老幼生命。德等特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及晋省陕北和晋冀鲁区域的数千万民众，向我政府及全国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民主组织，国际联盟和各国政府及一切民众团体呼吁，请求你们立即一方面，发动全中国和全世界舆论抗议和制止日本法西斯军阀拟定的施放毒气毒菌、杀害千百万生命的残酷兽行，另一方面，速即给敌军及晋省陕北和晋冀鲁区域民众以防毒防疫的物资帮助。须知日寇如竟以此种非人手段屠杀敌军及陕北和晋冀鲁区域千百万民众，则此种灾祸任何时候均可在全国任何地方出现；日寇如竟能在中国施行此等违反国际公法和起码人道精神的举动，则日寇及其他法西斯蒂又何尝不可以同样残杀手段加之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军民。因此，立刻用一切有效方法抗议和制止日寇此种施放毒气毒菌的罪行，不仅是敌军和晋省陕北及晋冀鲁数千万男女老幼的迫切呼号和希望，而且是全中国同胞应该立即奋起进行的公共事情；不仅是有关四万万五千万全中国同胞生死的问题，而且是有关全世界人类命运的问题。时机迫切，临电不胜企待之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副指挥朱德、彭德怀叩

二、1938年4月5日

我向台儿庄北推进

敌寇连日失利竟施用催泪弹

〔中央社徐州四日电〕坚守台儿庄之□□□师长，五日上午二时电告台儿庄战况云：台儿庄血战开始，经过二昼夜之恶战，我官兵内外防守反攻，伤亡惨重，杀敌致果，连摧凶焰。近日各

友军于外线协助，敌益恐慌，攻略台儿庄益甚急迫。三日夜猛烈进攻，巷战极酷，迄未得逞。四日以炮二十余门，飞机七架助战，攻击尤烈。我官兵浴血苦撑，士气旺盛，并击落敌机一架，降落三里庄附近，经我炮火轰击未中，仍陷在该地中。午后五时顷，敌戴防毒面具，以催泪性瓦斯弹进攻，惨酷行为无所不用其极。我官兵愤慨异常，誓以殉职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现仍在苦战中。

三、1938年4月12日

踏进台儿庄（战地通讯） 陆诒

四月七日的清晨，在这个血腥的壮烈的黎明中，我军光辉的克复了台儿庄，而且立刻向前追击。

战利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圆桶窒息毒瓦斯。在这次战役中，四月一日起，敌人已用了大量的催泪毒气。这一种毒瓦斯，也许因风向等等关系，未曾试用，但敌军预备以最残酷的手段来屠杀我军，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了！

（四月七日晚诒写自台儿庄）

四、1938年4月19日

激战七小时肉搏十余次

苦米地旅团被击溃

敌因突围不逞竟施放毒瓦斯

〔本报潼关十八日专电〕我第□路军捷报：一、我刘师林师一部昨在武乡东南将敌苦米地旅团辎重全部截获后，将敌苦米地旅团全部包围，自晨八时许至午后三时，肉搏十余次，激战甚烈。敌军最后施放喷嚏性毒瓦斯，因风向不适，我无大损害，卒将敌全部击溃。正聚歼解决之际，敌由辽县方向增援二千余人，迄黄昏仍在激战中。二、……

五、1938年4月22日

峯县敌毒瓦斯证据运汉

台儿庄一役，我俘获甚多，其中有敌之毒瓦斯弹（注有昭和十二年十月制造字样）及剧性“瓦斯坏疽菌血清”（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制造）等，均经中国电影制片厂战地摄影队携回，昨由该厂郑厂长送呈政治部陈部长。陈氏以敌人违反国际公法，使用此种之惨无人道之毒气，决于下周招待外报记者时，公之于世界。并俟中国电影制片厂公映《台儿庄歼灭暴敌》影片（编为抗战特辑四集）时，在影院开展览，庶本市民众得知敌人残暴真相。该项影片将有底片寄往欧美，作国际宣传。关于台儿庄大捷情况，除中国电影制片厂派遣摄影队四队数十人外，并有中央摄影师数人及欧洲名艺术家伊万驷（注：即伊文思）等分别摄成电影。

六、1938年5月4日

日寇兽行一再暴露

到处使用毒气毒物

各方均应加倍注意和防范

〔中央社西安三日电〕西安行营奉委员长电，以近日敌军因我游击队随时袭击，穷于应付，曾到处使用毒气毒物，以图危害我军民。发现者计：一、芜湖老山敌炮兵向我神圣山攻击二千余发后，微呈绿气体，我某师守兵四人中毒。二、溧阳宜兴之敌炮兵，十九日射击燃烧及瓦斯弹，我某部队中毒者数人。三、二十日敌在繁昌狮子山附近，投下毒物数包，悉落湖内，鱼类均被毒死。四、二十日我繁昌北守兵，截获由芜湖贩运毒盐犯郝云方一名，其盐带绿色，据云同行七人，潜入后方。五、获港奎潭等处，均发现毒盐，色与常盐无异。六、马家桥坝繁昌县属发现万

牌纸烟有毒，士兵三人中毒，重者吐血不止，轻者神经昏乱。查敌此种毒计，不顾人道，违反国际公法，各战区内嗣后发现上述情事及被中毒者，应迅送附近医院诊治，觅寻毒物证据呈缴，以便检验。对于各类食物，应予统制检查，俾资防范。行营以倭人既不顧人道，各大城市自应特加注意，三日分电所属各机关，通飭一体防范。

七、1938年5月11日

国联行政院会议九日开幕

我顾代表发表演说

我照会国联行政院抗议敌施放毒瓦斯

〔中央社日内瓦九日哈瓦斯电〕国联中国代表团，顷以照会一件，送达国联秘书长爱文诺。谓日军曾在山东前线用毒瓦斯作战，并准备大规模采用此项作战方法。内容略谓，日军在山东省前线施放毒瓦斯，已非一次。近据本国政府接获业已证实之消息称，日本军队为孤注一掷，挽回该处战事形势起见，正准备大规模施放毒瓦斯。此项作战方法，匪特与日本所签字加入之现行各种国际条约相抵触，抑且违反一切人道观念。

八、1938年5月17日

陈部长招待外国记者谈

敌使毒气伪军反正

希望各国群起抗议敌军暴行

伪军来归证明我民族大团结

〔中央社讯〕政治部陈诚部长于昨（十六）日招待驻汉外国记者，讲述关于敌人准备大规模使用毒气与伪军反正情形，并阐述最近各战区战况，历时约二小时许始散会，兹志讲词如次：

敌人使用毒气 顷据确息，敌大本营于四月十九日派遣化学兵

两营，由本间中将率领，自神户开往青岛转赴鲁南。又于五月八日派遣机械化部队（附有化学兵营），由菊池少将率领开往鲁南。这是敌人大规模使用毒气的准备。

其实单从四月五日起，敌人在中国各地使用了毒气七八次。例如四月五日敌人在台儿庄连续使用催泪瓦斯弹毒质手榴弹，四月十九日宜兴、溧阳，敌人放射燃烧弹瓦斯弹，使我兵士多人中毒；五月六日，沿长江各镇，发现大批含有毒质的咸盐，查系敌人在芜湖盐仓投毒，再用兵舰运往沿江各镇，由汉奸兜售；五月三日，芜湖敌人在老山施放绿色毒气，我军中毒者多人，同日敌人又在台儿庄东北大官庄一带施放催泪瓦斯；五月四日，孙家埠敌人于巷战中施放催泪瓦斯，并使用达姆弹；五月五日，台儿庄东北泥沟，敌人被我军追击时，又使用催泪弹。以上均系根据前线之确实报告，违反国际公法与人道主义的禽兽行为，可见日寇早已把它当做家常便饭。

关于敌人大规模使用毒气，我政府已于本月十三日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诉，行政院于十四日大会通过决议案，申诉日本所布置的大规模的化学战争。十二日英国下议院开会时，英国工党代表质问政府，如果日本应用毒气，英国是否提出抗议。可见日本违反国际法及人道主义的兽行，已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与反对。

我们希望：（一）国联行政院接受中国政府的申请，明白痛斥日本进行化学战争的违法，并给予警告。假使日本再使用毒气，当即实施对日集体的制裁。（二）各国拥护国际公法及人道主义的政府，个别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不得再使用毒瓦斯，否则一致拥护国联对日的制裁办法。（三）各国报章杂志，一致著论申斥日本使用毒瓦斯，造成全世界舆论对日本野蛮行为的大制裁。（四）各国广大民众，如慈善宗教团体、劳动团体等，以种种行动，如示威、集会、播音、讲演、传单等，痛斥日本的兽行，以全世界民众压倒的姿势，来阻止日寇在鲁南准备施行惨无人道之花季战

争。(五) 各国民众加紧抵制日货，加紧阻止军用及一切原料运往日本，加紧拒绝起卸日货，以唤起日本国内民众广泛的不满，以加速日本民众对日寇侵华战争的一般的反对。

伪军反正日多 (略)

九、1938年6月4日

皖西北洛河有恶战

敌受打击暴施毒弹

〔中央社六安三日电〕洛河方面二日上午敌步兵七百余人挟小钢炮及机枪向我冲击，我即予以坚强抵抗，至十一时敌增援与我作战，十二时后复以坦克车十余辆向我冲击，我始【终】坚守阵地，予以逆袭。下午敌由新城口渡过与我相持，我拼命抵御，敌大受打击，敌遂乃以最残酷手段，施用瓦斯弹向我放射，我兵受毒，全营牺牲。……

十、1938年8月11日

美国医师证明敌放毒气

〔中央社日内瓦九日哈瓦斯电〕我国驻国联会常任代表胡世泽，顷以南昌医院英籍医师达尔波博士所提出之报告书一件，送达国联会秘书长爱文诺，内容乃就我国士兵十九名，最近在扬子江前线被敌军用毒瓦斯伤害之后，经该医师诊断情形加以说明，略谓：“各该伤兵系于七月二日至五日之间，自扬子江前线送至南昌医院，经各方诊断后，余意乃系一种芥子气甚或氯气所致。”

十一、1938年8月26日

敌一再使用毒气

外部通知各国及国联

作为他日总清算之根据

〔中央社重庆二十五日电〕日寇于二十二日晨在瑞昌东北之朱庄附近使用毒气一事，业见昨日各报。兹探悉外部以日寇迭次于军事危急之际，辄使用此种惨无人道之手段，此次更出之以大规模之举动，卒使我两营之忠勇将士，悉数牺牲，为状之惨，尤属前所未有，业已将详细情形电知驻外各大使馆、及公使馆，飭令分别正式通知各该驻在国政府，促令注意，并电知驻日内瓦中国国联代表办事处，正式通知国联，以见日寇之疯狂残暴，并为他日总清算之地步。

〔中央社伦敦二十五日哈瓦斯电〕郭大使秦祺，昨曾通告外相哈里法克斯云：日寇曾在赣北部尤其是瑞昌附近使用毒瓦斯作战，时为八月二十二日，其时中国军队两营所有官兵，均皆中毒而死，只有三人幸未罹难。

十二、1938年9月8日

血债的一页

敌放毒气确实证明

〔中央社重庆七日电〕顷自官方探悉，敌军最近使用毒气事实，列举其萃萃大者如次：望全国军民一致奋起，一面督促国联设法制止敌军暴行，一面坚持抗战，打击日寇侵略者，灭此人类公敌。

一、八月二十三日，敌袭我赤湖东岸阵地，屡次使用大量毒气，我两营将士悉数中毒，仅士兵二、尉官一名得免毒手。

二、八月三十日晨，敌军沿瑞新公路向西南进犯时，曾使用大量窒息性毒气。

三、八月二十三日，我军在九江南方反攻沙河时，敌军曾一再使用毒气，我中毒者多头眩呕吐，鼻立流血死。

四、八月二十九日，敌军进攻牛头山曾发毒气炮约五十余发，我官兵死伤达数百人以上。

如赤明之役，即为一法国记者，验得破碎弹壳，认弹系窒息性毒弹，且另获种种证据证明敌在该处施放毒气已达两星期之久。八月三十日敌方施放毒气，为纽约泰晤士报前线记者所目睹，且发电在该报发表。又英国医师泰尔波氏数月前在南昌检验伤兵十九名，从其种种病状断定确系中毒致伤。氏曾于七月十二日提出详细书面报告，送呈我军事当局。此项报告现已送达国联。远如台儿庄及徐州会战，敌军且曾使用芥子性糜烂毒气。此外我方且搜获敌方事前指挥使用毒气之秘密文件多种，亦为有力之证据。六月中旬，在安庆作战时，我方曾在敌军尸身上检获敌方极秘密文件数种，其中一件系载明敌方进攻安庆各路军队之配备者：计右翼佐藤大佐指挥之部队，配有化学战部队一队，左翼高桥指挥之部队，亦配有化学战部队一队，足证其携有各种毒气毫无疑义。又一文件标有“阅后焚毁”字样，系左翼司令官于六月八日所发指挥毒气使用之详细方法者。其中所述之毒气，系一种特制放射时应用之毒气炮弹。该文件上开明，新河沟及大王庙两支军队，各备有毒气弹筒十具，各化学兵五人施放。打虎关及农业学校东两支军队，俱配有无名毒气弹筒一百具，氯气弹一二千发。又安庆城东军队配有无名毒气弹筒二百具，氯气弹二百发，分三组，由高级军官亲自指挥，其余并载有使用方法，及时间风向应行注意之种种事项。根据上开各点，敌军使用毒气，证据确凿，无可掩饰，而敌军发言人犹屡次否认，徒见其自知违法，为人类所共嫉，故不敢自承耳。实则我忠勇将士，激于正义而战，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初非敌军无人性、无公理之毒气手段所能影响，而敌军作战一年，不获胜利，结果黔驴技穷，乃出于毒气，多行不义，行见其自毙之期当不远矣。

十三、1938年9月16日

军令部昨招待记者

提出敌使用毒气铁证

〔中央社讯〕军令部为使中外明了敌军使用毒气真情，特派张郁卢君持毒瓶及毒罐，于昨日招待中外记者。即席说明敌之毒瓶及毒罐分两种：

(一) 催泪性毒气，为一种液体，置于弹形玻璃瓶内，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为催泪气，该瓶装于手榴弹壳内，瓶底有一擦板，如用时先以板擦之，然后掷出，五分钟内便爆炸，毒气溢发，二十米达内均可发生效力。

(二) 喷嚏性毒气，溶解于小块浮石中，小块浮石盛满于六英寸长一英寸宽之圆形铁罐内，罐底置一层爆炸药，施用是先以铁丝拴系百余罐排列于阵地前，然后乘风向以电摩擦之，毒罐即爆炸，浮石中之喷嚏气，便猛烈蒸发，毒气所及之处，闻之均必中毒。

张氏末称，此种毒瓶及毒罐，乃得自马回岭及台儿庄之敌人阵地，但得此极不易，因敌人退走时，均带走一空，深恐遗落被吾人拾为证据。

十四、1938年12月12日

敌在太原制造毒气

〔中央社兴集十一日电〕敌太原兵工厂，现大部专制毒瓦斯药，上月五日由倭国派来化学技师二百三十人，并运到化学原料千箱，所制药弹五种：一、为爆击机用者；二、为飞机用者；三、为机械化部队用之毒气弹；四、为烟幕攻击弹；五、为冲锋时带防毒面具投掷用者。

十五、1939年1月5日

揭破敌寇施放毒气的阴谋（卡尔曼作 张郁廉译）

卡尔曼先生是苏联《消息报》的特派记者，及苏联四家新闻

制片厂的摄影师，曾在西班牙十一个月，摄制了二十多本西班牙人民英勇抗战的新闻影片。这一次卡尔曼先生到我国来，已先后到过临放弃之前的武汉，以及长沙、桂林等地，沿途摄了很多的影片。其第一批影片《中国在斗争中》已上演于苏联各地的银幕。卡尔曼先生除摄新闻影片外，并为苏联《消息报》写通信，现此地所译的一篇，就是揭破敌寇施放毒气的阴谋的，其原题为《作战命令第三十八号》。——编者

在中日作战的前线上工作的摄影师，除了携带已够重大的摄影工具外，还要加上一件同样重要而不能离一步的东西——防毒面具。

从事件（指芦沟桥事件——编者）发生的最初几天，日军就开始大量的使用毒气，没有化学设备的中国战士，在日军施放毒气的时候，整营的牺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化学战争的消息，很缓慢的在世界报章上发表，很谨慎的报告日军施放毒气的“地点”……“事情的发生”和“施放毒气的局部区域”，……对于这些，日本军人当然完全否认，称此为“没有根据的谎言”，并且以中国自己故意毒伤士兵之说，要说服及迷诱文明世界的社会舆论。

法西斯蒂它们什么都可以否认，可以无止境的否认，只是很难否认带有印章和签字的军事命令，尤其更难否认一位这样出名的松浦中将，日本皇军一百零六师团的师团长亲自签字的文件。

这件文件是中国军队击破日军一个师团的时候所获，中国方面得到许多重要的秘密命令，这些文件都是日本武士们保全他们兽皮逃命的时候遗弃的。现在这件文件——成为外国记者和世界舆论的财产了。

几页写满日本字的纸，是一件八月二十五日十三时下的绝对秘密的第三十八号作战命令，命令是由一百零六师团长松浦中将亲自签字，命令外加有在中国中部作战时使用毒气筒和毒气弹的

要领。

这张详细的要领分为五项，每一项又分为数点，现在写出几项来。第一项第一点：“为图战斗的进展，必得使用毒气，虽然使用毒气以局部的为原则，然依状况可大规模的使用。”

第三点：“毒气有效时间极短，务必利用其成果，即行冲锋。”

第二项第三点：“当最前线部队有利的施放了毒气，应不失时机。通常应戴上防毒面具，勇敢地突破其纵深。在扫荡残敌时，应当组织有力的扫荡队。”

第四点：“施放毒气的时候，各部队应当测定各局地的风向，以得到与自己无害而有成效的良好结果。”

关于组织临时化学队的问题，另有规定，在命令中说已由华中日军司令部印刷分发，题目为《毒气发烟筒及发烟弹用法及其成果之利用法特别规定第二号》。

第六项是八月十八日一百四十五团会报关于《徐州会战使用毒气筒及毒气弹的成果和利用法》已印刷分发。

第五项完全指示关于使用毒气秘密之保持，这一项是值得按点指出：

一、毒气应当与普通烟混用，但进攻有第三国人居住的城市和乡村的时候，绝对禁止使用毒气。

二、使用毒气以后，特别要毁灭所有痕迹，使用后之毒气空筒，必须深埋于土，或者投入水中。（松浦先生，是不是要让人不知道。——作者）若有发火不良的毒气筒，应将其击碎，埋藏土中或投入水中，或者到毒气炮兵厂换取。

三、使用毒气攻击的时候，务必将敌人完全歼灭，以免泄漏施放毒气之事。

四、毒气筒外筒和箱子上的“红筒”和“红弹”的标记，应当预先擦去。

五、关于使用毒气事项，须尽量避免使用印刷。不得已时的

笔记和印刷品，应谨慎保管，不得遗失。

中国英勇抗战的战士，揭破了日军掩饰的最末一项命令。出名的将军，没能把这揭露了胆怯的日本军阀真面目的文件保存好，这是在说，他们不敢信任自己军队的作战能力，而必须使用毒气，抵抗中国的战士，和“没有第三国侨民”的乡村。

我们知道许多例子，知道没有防毒而具的中国战士怎么样在日军施放的毒气中，不放弃自己的阵地，在毒气的包围中，他们到最后一口气还用重武器和机关枪射击进犯的日本步兵。

关于这些，举世皆知。就是忙于解释国联盟约的绅士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千万中国人民也知道这些。他们在自己同胞们的坟墓前低着头，高举着战旗，抵抗残酷的胆怯的日本帝国主义。

张郁廉 译自十一月四日《消息报》

十六、1939年1月6日、1月7日、1月8日

敌使用毒瓦斯铁证

〔中央社讯〕军令部第二厅编印的《日寇最近在长江南北两岸作战使用毒瓦斯之铁证》，转载如左：

（一）日寇使用毒瓦斯之由来及其确实铁证：敌以我军抗战以来，愈战愈强，即恃其优势飞机大炮之力，亦未由取胜。于是乃不顾人道，蔑视国际公法，而使用毒气之恶辣手段。溯自经台儿庄挫败以后，敌将板垣即请求敌军首脑部，派化学兵两队来华参战。尔后同蒲、津浦以及长江南北二岸各战役，均已使用毒瓦斯；只以敌军事前计划，掩藏其使用毒瓦斯之痕迹，故我军虽曾以受害事实公诸于世，而敌犹敢狡辩。双十节，我俞军在南浔路上击破敌军106师，我柏师攻进敌106师师团司令部，夺获重要文件甚多；经检得敌秘密使用毒瓦斯之命令，会报编制装备战秘法等项，记载详，而对于【秘】密保持尤为绵密周到，颇用知敌军之惨无人道，犹冀多方狡辩掩饰其暴行，图免世界文明各国所指摘，其行

为可恨，其心尤可诛也！

(二) 日寇使用毒瓦斯文件内容之说明：查敌106师系本年五月间，由日本鹿儿岛经门司输送来申，转赴湖口、九江参战，于八月初到九江，沿南浔路南下，师团长为松浦淳六郎，该师团长松浦，于八月二十五日十三时在胡汉城（南浔铁路沙河车站东南约五公里）下有作战命令：（第38号）“今后应按别纸要项使用特种烟”，查敌军所谓“特种烟”，即毒瓦斯，且系窒息性的，（即ア力筒ア力弹见别纸五项秘密保持之四），惟敌军固知使用窒息性毒瓦斯，系犯天下之不韪，故变其名为特种烟。观其作命别纸特种烟使用要领第五项“秘密所保持”所规定，已不敢用其特种烟于第三国人居住地。又须特别湮灭其使用特种资料之痕迹，甚至关于特种发烟筒外筒及收容箱等，所有“红筒”、“红弹”之註记，亦须先行全部拭去，并通令避免记载关于特种烟之事项，可见日寇作恶心虚之一斑。其对特种烟实施地区，务期歼灭华军，希图灭口一项，尤为惨酷。当敌军使用窒息性毒瓦斯时，为图掩世人耳目计，亦常混用催泪瓦斯（别纸第二项使用要领之五），并与普通烟混和（别纸第五项秘密保持之一）。又恐毒瓦斯效力不能发挥，故须令测定气象（特种烟使用要领第五项之四），当其利用毒瓦斯瞬间成果计，决行冲锋（别纸第一项要则之三），复恐毒气未散，日军冲锋部队，将自罹其灾，故特别规定：“紧接冲锋通常应装著面具”（别纸第二项使用要领之三）。并令敌军使用毒瓦斯之后，须将“所获效力及华军防毒装备程度”、“防毒面具型式”等报告（别纸六项“报告”之四）。敌军使用毒瓦斯不仅106师团而已，其他师团亦然，又不仅围攻武汉战役而已，其徐州会战安庆作战以及华北各战役等，均已使用。观其“145联队8月18日会报第一项”所载“特种发烟筒〔弹〕用法及其成果利用法”，与“徐州会战安庆作战特种烟使用战例及成果”两印刷物，本（8）月24日将由大队本部分配各将校传阅一节，便可了然。此项秘密文件，虽

未目睹，然而就所获得之左列各秘件，亦领略知日军使用毒瓦斯之一般概况矣。

(三)、日本使用毒瓦斯秘密文件摘译：

一、106师团作命日，第38号第106师团8月25日13时零分于胡汉城师团司令部，今后要按别纸要领，使用特种烟（特种发烟筒及特种发烟弹），师团长松浦中将下达法印刷分配。

二、106师团作命甲、第38号别纸特别烟（特种发烟筒及特种发烟弹）使用要领。一、要则：甲、特种烟为图战斗之进展计，以随时随地使用局部的为原则，然依状况亦可作有计划之大规模集中使用；乙、当局部使用时，不可过度使之分散，务必使用得之发挥所期效力之数量，尤为重要；丙、特种烟之有效时间极短，务必利用其瞬间成果，即行冲锋。二、使用要领：甲、第一线部队须临时编成发烟队，而使用特种发烟筒；乙、特种发烟弹之使用，虽以迫击炮队为主，但必要时亦可令炮兵部队担任之；丙、最前线部队利用特种烟之成果时，应不失时机，紧接冲锋，通常应装着面具，迅速果敢而突破其纵深，扫荡残敌时，应编有力之扫荡队担任之；丁、使用特种烟时，各部队须测定各局地之气象，使用成果之发挥，毫无遗憾；戊、使用“特种发烟筒”时，须使用多数发烟筒，必要时且可混用催泪筒，使用“特种烟弹”时，如属可能，亦当使用发烟弹。三、临时发烟队之编制装备：甲、临时发烟队之编制装备，可由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印刷分发之；乙、“特种发烟筒及特种发烟弹用法及其成果利用法”如别纸第二，准步兵联队临时发烟，中队编制装备之要领，按各步兵联队之实情酌量施行之。四、资材分配，另引指示之。五、秘密之保持：甲、“特种烟”应尽量与“普通烟”混用，但对市街地及第三国人之居住地域直接攻击时，禁用特种烟；乙、特种资材，特须将其使用之痕迹毁灭。特种发烟筒使用后之空筒，务须毁其原形，深埋于土，或投入水中。发火不良之特种发烟筒，将

其粉碎，分散埋于土中，或搜集缴还瓦斯厂或炮兵厂；丙、实施特种烟攻击地域之敌，务期予以歼灭，不令其脱逃；丁、对于特种发烟筒外筒及收容箱等所有之“红筒”“红弹”之註记，须预先全部拭去之；戊、关于特种烟事项，须尽量避免使用印刷，不得已时之印刷与笔记等件，应妥为保管，不得遗失。六、报告：甲、使用特种发烟筒（弹）时，最少关于左列事项应随时报告之，报告提出之份数为八份，左列事项：子、战斗经过之概要；丑、使用之时刻与气象之状况；寅、使用之要领，尤以关于使用部队使用数量使用正面及使用之时状况等；卯、效力及敌人防护装备之程度（防毒面具型式）；辰、利用成果之情形；巳、关于用法及改善资材等事项；午、其他可供参考之事项。丙、战斗上之注意，在敌阵地遭遇时，到达作战目标为止，勿用许多之兵力胶着，务须利用地形尽各种手段，依机动迅速求得突破之成果，此际不得不力攻之部队，须适切使用毒气，并要注意准备扩大战果。

（四）会报：5月31日于三队本部，明6月1日于日当平射击场，由联队本部附中村少尉实施毒气教练各队之毒气，系下士官兵各项携带防毒面具，受中村少尉之教育。

（五）步兵第145联队会报，6月29日于芜湖，6月30日由13.00实施管理化学兵器之教育，各队之毒气将校及下士官以不出勤务为相当（务必交交勤务），在师团司令部集合，各人携带防毒面具。

（六）会报、7月16日于联队本部。1.瓦斯兵仍如现在分属于小队（排），未用于实战时各队长定员补充上，须置于直接指挥之下，以便努力训练指导；2.化学战资材于各大队本部，全部警备上须将所有材料分配于各中队。

（七）波田支队左翼队会报，6月9日11时于总洋丸××筒绿筒之称呼为秘密企图，尔后称为“特种烟”。

（八）145联队会报，8月18日于竹林脑，1.“特种发烟筒

弹用法及其成果利用法”，与“徐州会战安庆作战特种烟使用战例及成果”两印刷物，本月24日将由大部本部分配各将校传阅，第八中队可向师团借阅。2.防毒面具已遗失或被损者，因无预备品，各队应利用已战死者而整备之。

(九)台湾军安庆上陆战军队区分右翼队配野战瓦斯一小队，左翼队配野战瓦斯一中队(欠一小队)。

(十)波田支队，左翼队特种弹药攻击计划。6月8日。

十七. 1939年12月4日

晋东南长子附近

敌竟滥发毒弹

我官兵头足中毒颇重

〔中央社讯〕军息：盘据长子城内敌牛岛师团岩切联队十余【人】，于九月二十九晨六时向该县尧庙山进犯，经我坚强抵抗，敌猛扑三次，均不得逞，羞愤之余，集中大炮，猛向我轰击达半小时之久，因我掩护得法，未有死伤，迄翌晨全部守兵头面及手足各部俱起浓泡，旋将全部官兵撤至后方，而另调一部接替，詎该部亦同样中毒，嗣经军医前往检查，发见草叶石上均有油状液点，嗅之刺激性甚大，并带葵花气味，检查敌军所发炮弹，其形式系十生的五之圆头铸铁弹，其上有黄白油漆匝各一，各匝间有白漆十字。按敌违反国际公法，滥用毒气，已屡见不鲜，早已举世所不齿，现仍继续进行残酷之手段，其崩溃之期，当不在远。

十八. 1940年12月31日

敌俘自供确使用毒弹

〔中央社长沙三十日电〕我军于十月二十四日，在赣北奉新西漳埠俘获敌山炮兵田中定义，及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鄂西通城属桂

□市附近俘获敌一等兵外间喜松，先后审讯，据田中定义供称：“所属中队，于攻击时携炮弹二百发，内有多枚系喷嚏性、催泪性瓦斯弹”。外间喜松亦供称：“在第一线时时使用瓦斯弹”。敌寇罔顾国际公法，使用毒气，又获一铁证。

十九. 1941年10月11日

我军攻入宜昌

敌机竟投毒弹

〔中央社宜昌战地十日下午五时急电〕我攻入宜昌城之各路部队，正对城内残敌继续扫荡之际，敌忽派飞机三十余架，于十日下午三时飞至宜昌市空，向城内市区滥肆轰炸，并不顾人道，投掷毒气弹多枚，因是我官兵中毒者颇多。

二十. 1942年5月29日

浙敌绕金华西犯

我军放弃汤溪阻敌龙游东

敌寇在前线施放大量毒气

〔中央社浙西前线战地二十八日电〕窜至建德以西洋溪镇之敌，于二十六日晨续窜白沙埠以北地区（新安江北岸），企图强渡新安江。经我军奋勇堵击，将其击毙于江中者约达五百名。敌受创之后，乃施行卑劣手段，以大炮向我放射毒气弹，并由敌机三架在我上空投掷毒瓦斯弹，致我防守部队一部分中毒，敌乃得乘机渡过新安江。……

二十一. 1942年6月6日

美总统警告暴日

苟再在华用毒气必予报复

〔中央社华盛顿五日专电〕罗斯福总统本日发出一严厉而坦白

之谴责谓：日本曾在中国各前线使用毒气，苟日本坚欲为之，美国将欲报复。

二十二. 1942年6月8日

寇在华用毒气五年不下千次

〔中央社华盛顿六日路透电〕美国统计局今日发表数字称：据重庆广播：过去五年以内，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不下千余次。华军因缺乏防御此种不人道战术之适宜设备，以致受害极深。印度澳洲或将为日军又一进攻目标，吾人亦不敢断定，日军决不在中国以外继续使用毒气战术。

二十三. 1942年7月21日

社论： 中国人民的控诉

揭露日寇在华北施毒罪行

敌人愈接近死亡，其行为也就愈疯狂残暴，在侵华五年战争中，它用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来杀害我抗战军民，直欲灭绝中华民族的种族，而最毒辣的暴行，是施用国际公法所绝对不容许的毒气，自八·一三淞沪之役以迄目前的浙赣战场、华北战场，日寇在较大战役中，都用过毒气、毒弹，甚至毒菌。“在过去五年内，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不下千余次”（见六月六日路透社华盛顿电）。

日寇在我华北战场，五年来所用的暴戾手段，更是人神共愤的。除奸淫屠杀及所谓“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之外，散发毒气，投掷毒弹，嗾使汉奸到处投放毒物毒菌，更是司空见惯的事。

远在抗战初期徐州会战之前，敌人就宣传过要对晋冀的游击队及延安投放毒弹，它的阴谋，当被朱彭总副司令揭露并通告全世界，一时未曾得售。可是它在华北“扫荡”中却采用了小规模

的毒气战术，五年中无数次的战役中，日寇并未放松过。例如二十八年五月冀中河间反扫荡胜利战役中，贺龙师长就因追敌，中了敌人所放的毒瓦斯，指战员中不幸因中毒过重而殉国者不少。今年以来，它的手段更毒辣了，不断用毒菌毒物加害于我军民，想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在最近浙西战场金华保卫战时，屡次使用毒弹、毒瓦斯进攻，在华北占领区内（特别是晋北一带），曾计划的强迫民众缴纳老鼠、苍蝇、虱子，喂以鼠疫霍乱菌，在进犯我游击区时散放，或唆使汉奸偷偷潜入我游击区内散放。二月间敌进犯晋西北时，放过鼠疫菌，河曲一带发生过鼠疫，蔓延所及，染及陕北榆林一带，在绥西临河一带也散放过毒菌，今春绥西一带的鼠疫蔓延达月余，也是日寇所下的种子。三月间敌进犯冀中无极、深泽地区时，散放过带有出血性败血症的鼠疫菌的老鼠，幸被我军民发觉尚早，未能蔓延。四月间敌“扫荡”太行山区时，在清漳河下游武乡以东及涉县一带，曾投放大批糜烂性毒气于各种家具上，民众多有误中毒气，以致遍身红肿溃烂者。这些例子，只不过列举日寇暴行于万一，其残暴兽行，是书不胜书的。我们谨代表华北一万万军民，和其他战区人民，向全世界控诉。我们还记得六月五日罗斯福总统在招待记者席上，特为日寇在中国战场施用毒气，所发表的“以毒攻毒”的谴责的声明，要求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对日寇予以有力的制裁！我们希望同盟国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士对于中国军民，尤其是身处敌后，既乏武器，又毫无防疫防毒设备的华北军民，予以物质上的援助！我们声明：在困难的环境中，不气馁，不妥协地既与日寇生死搏斗了五年，今后，我们将会象以前一样的与日寇搏斗下去，直战到最后胜利。

二十四。1942年7月25日

日寇弥天暴行

在冀中救毒气室死我妇孺八百
晋察冀军事当局向全世界控诉

〔本报晋察冀边区某地通讯〕为控诉敌寇毒杀我冀中北坦村八百无辜同胞，晋察冀××司令部顷发表通电如下：

全国同胞、全世界人士：

为了爱护世界的公理公法及正义，今将这次日本法西斯盗匪毒杀北坦村八百无辜人民的滔天罪行，在你们的面前揭发出来，向你们控诉呼吁。

日本法西斯盗匪们这种毒杀北坦村人民的罪行是万难洗减的，这是对公理公法和正义的公然的污蔑，对一切正义人民的更进一步的挑战。仇恨和义愤充满了我们的全身，呼吸也为之梗塞了。

北坦村是冀中定县的一个村庄。冀中人民深苦于日寇的残酷蹂躏，曾创设地道以自卫，北坦村亦筑有此种地道。六月二十八日日寇从附近各据点出动了三百余人，向北坦村附近合击，附近十余村庄的人民见敌人来势汹汹，遂纷纷来北坦村地道中隐避，日寇匪徒蓄意屠杀我无辜人民，采用了人类史上最野蛮最残暴最卑鄙的手段，对此北坦村地道下的人民施以惨绝人寰的毒手。当他们进入北坦村地道后，日寇反复找着了地道入口处，将大量窒息性瓦斯放进去。在敌寇此种毒手下，我们八百余隐避在地道内手无寸铁的人民，大部为老嫗妇女儿童乳孩，全部被毒气窒息毙命。他们尸首塞满了地道，惨状使人目不忍睹。在日本法西斯盗匪的用炮火和毒气洗劫了北坦村之后，该村一变为死的沉寂，听不到人民的笑语，听不到儿啼，听不到鸡犬之声。

美国总统过去曾经警告敌寇不得违反国际公法，施放毒气；乃敌寇竟丧失人性，敢冒不韪，不独用毒气作战而已，且以之毒杀我无辜人民。这种残暴空前未有的对人民的屠杀，更加说明了日本法西斯将世界的公理公法和正义毁弃无余。

为了爱护世界公理公法和正义，我们要求全世界的正义人士，用各种方法，对毁灭这些公理公法和正义的日本法西斯盗匪，给予有力的制裁！

二十五. 1943年3月25日

罗斯福注意敌在华使用毒气

〔中央社华盛顿二十三日合众电〕罗斯福总统今在招待记者席上谈称：关于日军在华使用毒气，彼尚未获有新例证，但谓彼将调查来自中国方面关于日军复使用毒气之报道。去年日军在华使用毒气，罗斯福总统曾提出严厉之警告谓：日本如坚持此类战争，美国将施同样之报复。

二十六. 1943年6月18日

敌在华北使用毒气又运大批抵上海

〔中央社讯〕据军委会发表六月十日至十七日一周战况：

……敌之使用毒气，乃为其挽救战局之一贯手段，就地域论，在北战场外籍人士较少之地使用次数较多。如最近六月一日，新绛西北西庄敌炮兵向我马头山阵地施放毒气；五月三十一日，包头敌机飞勉力营子，向我军投毒气弹，即其一例。但在中战场较少。昨闻五月十四日敌轮龙田丸抵沪，载有瓦斯一百二十六箱，炮弹五十余吨，在吴淞码头秘密起卸，不知将向何处起用，故拭目俟之。

二十七. 1943年11月23日

日寇在湘鄂战场

大规模使用毒气

我搜得敌首施毒的命令

〔中央社讯〕据军委会二十二日发表：敌军此次向我鄂西长江

南岸发动攻势，又大规模使用毒气。敌在蠢动之初，三日就在南县以北易家咀施放一次，九日在枝江西南腊树垭施放一次。现敌因湘北方面我军坚强阻击和企图防止鄂西方面我军反攻，竟大规模使用毒气。计十八日到十九日，在慈利东北祖师殿、赤松山和以南落马城、羊角山一带；二十日在牛鼻滩（常德东）、马耳山（常德东北）、石板滩（常德北）各附近；二十日敌向仁和坪附近反扑，都施放大量毒气，致我官兵中毒，死伤很多。敌人企图求逞，不顾国际战争信义，出于卑劣手段，实为全世界人士所共愤。今日据我前线将领报告，已在敌遗尸中搜获敌酋所颁发使用毒气的命令，本会已电令以迅速方法，将搜获敌酋命令报会，即当再向全世界公布。

二十八、1944年6月26日

强渡耒河进犯衡阳

敌竟放射糜烂性毒气

〔中央社讯〕据军委会二十五日发表第二次战讯：

（一）……

（二）二十四日晚，由泉溪市附近强渡耒河西犯衡阳城东五马归槽之敌，被我军堵击，敌屡扑不逞，竟向我阵地放射大量糜烂性毒气炮弹，致我官兵中毒受伤者很多，已由美方联络军官，拍取照片。查此次敌人进犯湘省以来，本月十六日于进犯宁乡城时，曾施放大量毒气。十七日进犯长沙城时，也曾使用大量毒气。我守备宁乡及长沙守兵，都中毒极多。现敌进犯衡阳又施行这项卑劣手段，以求一逞。其违反国际公法，实为举世人类的公敌。

附 录

一、安倍外相相对侵华日军曾使用毒气表示遗憾 表示日本政府保证对有关事实作出调查

(1984. 6. 22《人民日报》)

新华社东京6月21日电 据共同通讯社报道，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昨天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使用毒气一事表示遗憾，并保证要对有关事实作出调查。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使用毒气这个被隐瞒了几十年的事实，为此间报纸最近所披露。安倍是在20日上午的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回答日本社会党议员高泽寅男就这一问题提出的质询时作出上述表示的。

安倍说，看到了有关报道，感到震惊。虽说是在战争时期，但考虑到今后的世界和平和日本的将来，化学武器是不应使用的。他说，日本政府对此要作出调查。

日本《朝日新闻》6月14日报道说，日本立教大学教授栗屋尧太郎去年在美国国立档案馆发现了一本题为《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的小册子。该小册子属日本军队的“绝密资料”，是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于1942年底编纂的。

报道说，这份资料记录了1937—1945年日中战争时期，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大陆秘密使用致命的芥子气等有毒气体，展开大规模化学战的事实。这份资料从日本军队在中国战线实行的化学战中选择了五十六个有特点的战例，每个战例都附有战斗经过图，并对战斗中使用毒气的种类、方法、战果及教训等作了简略叙述。所使用的毒气有当时称为“红一号”的二苯代砷膦(DiPHenyl CyAnARSine)和称为“黄一号”的剧毒芥子气两种。

报道说，这份资料还记录了在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山西省等山区使用包括芥子气在内的化学武器的许多战例。

报道说，从这些事实出发，化学战专家和历史学者认为，“日本可能进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大规模的化学战”。中国方面的死伤者人数虽然不清楚，但人们强烈怀疑，仅以记录中的战例来看，死伤于毒气的就有数

万人。尽管当时在中国战线上，中国方面就使用毒气发表过抗议声明，真相一直被埋在历史的阴暗角落里。这次发现的资料和人们的证词，使现代史的一个死角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朝日新闻》17日报道说，栗屋宪太郎教授在美国国立档案馆还发现了一份称为《莫罗报告》的资料。《莫罗报告》是当时国际检查局工作人员之一的美军上校托马斯·H·莫罗于1946年4月23日写给上校的一份报告。报告综合了这位上校于1946年3月到4月在中国调查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事实。报告除了介绍战争的背景和日军对民众的屠杀、搞细菌战等之外，还列举了一些事例证明“日军使用了毒气”。

报道说，在战后举行的东京审判曾经提出了许多关于日中战争时日军犯下的掠夺、暴行、屠杀居民的资料。莫罗上校本人也曾在法庭上追究日军违反国际法，公布了中国方面的牺牲人数，但对于使用毒气的事实和受害报告却只字不提。法庭对此也未加追究。

《朝日新闻》指出，正当国际舆论对使用化学武器的谴责日益强烈的时候，前述的资料发现可能引起很大反响。

二、日报刊登原关东军军官证词和手记

证实日军侵华时试用毒气大量屠杀中国人

【日共《赤旗报》七月七日消息】题：原关东军五一六部队干部寄来证言和手记，证实用毒气试验进行大屠杀。

从日中爆发全面战争开始，到今天正好是四十七周年。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进行毒气战的事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原关东军高级军官给本报寄来的骇人听闻的证言和手记说：“在对中国、朝鲜和俄国俘虏使用大量毒气进行人体试验时，我曾在场。”可以说，这是对企图掩饰过去日本的侵略和犯罪活动阴谋的反证。

寄来证言的某先生曾在原关东军化学部任军官（技术少校），今年八十岁，现居住在福岛县。

关东军化学部都是使用毒气的部队，战前其总部设在中国东北地区齐齐哈尔，代号是“满洲第五一六部队”。

这位军官所证实的利用毒气进行大规模的人体试验，同过去本报连载的《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著）中提到的关东军石井细菌战部队（满洲第七三一部队）是联合采取行动的。

通过他的回忆表明了如下事实：（一）利用毒气进行人体试验的时间是一九四三年、四四年和四五年的七月到八月；（二）毒气试验是在四面镶着玻璃的试验室中进行的，而试验室设在哈尔滨市以南二十公里的七三一细菌部队总部附近的野地里；（三）毒气的种类有三苯（代）肺膈毒气和介子气，此外还用氰酸毒气进行了试验。

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也来信证实，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战场上，使用二苯（代）肺膈毒气和介子气等毒气进行了大规模作战，这在美军没收的文件中已得到证实。此外，日军还为在实战中使用毒性更大的氰酸毒气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三、日本《信使周刊》刊登绝密文件 揭露侵华日军使用毒气的罪行

新华社东京7月31日电 日本《信使周刊》今年8月3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一篇文章，揭露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

文章说：《信使周刊》弄到一份当年侵华日军陆军第一一六师编写的秘密文件——《关于化学战的事项调查》。这份文件的封面右上角盖有“军事绝密”的印章，在下角记有“昭和十五年（1940年）7月10日第一百一十六师”的字样。

文章说，打开这份文件的正文，首先是“红筒、红弹的使用状况”的小标题，其中，文件写道：“攻击时，遇到敌阵地要害部位的特别顽强的抵抗，而我通过向火力够不到的敌据点发射（含毒气的）追击炮弹，收到了超出预期的效果。”“防御时，各部队都以少量兵力守备一个高地，独立作战的机会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红筒、红弹）可以最有效地补充和加强人的战斗力。”

文章说，文件中的“红筒”意即装有呕吐性气体二苯代肺膈的掷弹筒，“红弹”指的是装有同种毒气的炮弹。文章指出，这份文件不折不扣地成了旧日军违反国际协定、进行毒气战的“自白书”。

文章说：《关于化学战的事项调查》文件中，有很多资料，是当时第一百一十六师在实行毒气战时发布的命令和装备、器材物资的记录文件。仔细阅读这些文件就可知道，以第一百一十六师为主体的毒气战是在周密准备的基础上实施的。

文章说，这份文件还记载了第一百一十六师使用毒气的七个战例，并附有详细的地图。其中一个战例是：

“昭和十四年（1939年）12月20日早六时半，敌向我一个步兵分队和一个机枪分队守备的高家冲阵地发起攻击，当敌人攻到阵地前三十米的铁丝网前时，我军发射了预先准备好的十个红筒，辅之以白刃战，给敌以很大杀伤，并击退该敌。”

文章说，在《化学战资料分发分类表》这一资料中透露，除红筒、红弹外，该部队还曾配备有名为“黄弹”或“黄剂”的毒气武器。“黄弹”和“黄剂”指致命性毒气——芥子气。

文章说，以毒气战研究家著称的一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藤原彰读了这份文件之后指出：这又是一份宝贵的资料。陆军第一百一十六师是派往长江流域的部队。这份文件实际上是该师使用毒气作战的“报告书”，是使用毒气的“确凿证据”。（载1984年8月1日《人民日报》）

四、日本发现原关东军细菌部队 进行人体实验报告

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 日本庆应大学获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两份报告书的原件。

这两份报告书是该大学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14日从东京神田的旧书店中发现的。两份报告书的题目分别为《由“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和《论破伤风毒素及芽孢接种时的肌肉“时值”》。

据《每日新闻》今天报道，关于名为“黄弹”的致命性芥子气弹的报告书，记录了七三一部队在1940年9月7日至10日以二十一人为实验对象，发射了大约一万发致命的剧毒芥子气弹的五项实验结果。报告书封面的右上角盖有“绝密”的红色印章左下角写着“加茂部队”（七三一部队的别名）的字样。

关于破伤风菌人体实验的报告书说，这种实验是把破伤风毒素和芽孢接

种于被实验者的足背部，测定发生症状时肌肉的电位变化。报告书还说，把破伤风菌毒素分别按最低致死量的一千倍、一百倍和十倍接种于十人体内。并把破伤风菌毒素进入人体后产生的芽孢接种在二人身上，分别测出电位差，从而了解破伤风菌的作用。实验后，其中有一人因接种毒素而死亡。

《每日新闻》说，据认为，两份报告书中所记载的“被实验者”和“被实验体”，都是原七三一部队成员迄今已证实的中国人和俄国人“俘虏”及“政治犯”。（载1984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五、日本发现日侵华部队在武汉 使用毒气的报告

本报讯 据日本《朝日新闻》10月6日报道，最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制成的缩微胶片中发现了1938年日本侵华部队进攻武汉时大量使用毒气的报告。这份“极密”报告不仅记录了毒气的施放情况、效果、次数，还详细记录了“为了宣传说对方使用了毒气”而隐藏证据的方法以及对将来使用毒气的建议等等。如此完整地发现曾经使用过毒气的部队的详细报告，这在战后还是第一次。

据报告书说，在进攻武汉时，使用毒气约三百七十五次，发射毒气弹四万发以上，百分之八十取得成功。所使用的主要是被叫作“红剂”（二苯胍肿）的毒气，它作用于呼吸系统，使人打喷嚏不止，引起强烈呕吐，使人虚弱无力，如果大量吸入，也能导致死亡。

另外，报告中还附有发给各部队的“化学战教育计划”，其中规定：（1）使用时要把发烟筒和催泪弹混在一起使用，努力保住秘密；（2）使用后要立即歼灭敌人，尽量不留任何证据等等。这显然是意识到1925年的日内瓦协议书中以及其他的国际法禁止使用毒气这件事才做出上述决定的。

《朝日新闻》的报道说，所发现的是一份以《武汉战役期间进行化学战报告送审件》为题的一百四十二页（一部分丢失）的报告书。指挥了武汉战役的中支那派遣军把参加了毒气战的第二军和第十一军各司令部写成的《实施化学战报告》汇总，于作战结束后的1938年12月11日交给了陆军次官。各份资料上都盖有“军事极密”的印章。中央大学的吉见义明副教授（研究日本现代史）经过该大学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买来的缩微胶片进行

调查，结果发现了这些材料。除上述内容外，材料中还记录了侵华日军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稔曾命令使用毒气的命令书，与化学战有关部队的部署表，化学教育计划表，详细记载了使用毒气的日期、气象、敌军状况、成果等的一览表等等。

《朝日新闻》在同一天以《专家说对实态感到不寒而栗》为题的消息中说，日本军队进行化学战有关的资料在日本战败的同时几乎全部被销毁了，战后这些事实也一直被隐瞒起来，专家们只能依靠简单的记录以及前军人的证言来进行研究。正因为这样，进行毒气战的实态被公开，其冲击是相当大的。

消息还特别引用了日本研究化学战的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细菌部长和气朗的话说：“有人说日本军在中国战线等地使用了‘赤玉’（二苯胍肼）是瞎说，这次的资料证明了使用‘赤玉’是事实。”（载1984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

六、日本一侵华军官公开历史照片 证实日军曾使用毒气

新华社东京十月三十一日电 现住神奈川县的原日本侵华军一名军官最近向《朝日新闻》公开了两张照片，证实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了毒气。

据《朝日新闻》今天报道，现年七十岁的某军官提供的两张照片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在中国南昌市以北五十公里修水县城附近拍摄的。据他本人回忆，当时为了渡河，侵华日军先向对岸的中国军队施放了毒气。事先全体参战日军都戴上了防毒面具，点火之后就出现了照片上摄下的情景——空中是满天烟雾，下面是发动进攻的日本兵。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使用毒气筒一万五千个、毒气弹三千个、小发烟筒五千个，是当时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战。所用毒气是当时称为“红一号”的二苯代胍肼。人吸毒气后，就会不断激烈地打喷嚏，猛烈地呕吐，以致失去战斗能力。

该军官在谈到公开这两张照片的意图时说：“这两张照片过去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最近，出现了一种把当时日军的行为正当化的动向，我感到愤怒，所以决定把它公开。”

（载1984年11月1日《文汇报》）

吴虞日记中物价摘录

(1912——1947)

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室供稿

说明： 吴虞从1912年到1948年的日记，现藏中国革命博物馆，已由我们整理交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日记中记载的有关成都和北京地区的生活物价及银钱兑换比价，我们在整理时收入较少。鉴于这些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当时该地区物价情况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作为专题资料整理，提供研究者参考。

一、吴虞日记所记的物价项目很多，我们仅择其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几项如油、盐、柴、米等摘录，而同一项目一月之内有两条以上者，则选择其中的一条摘录。

二、吴虞日记中所使用的货币，大部份是银元和铜钱，早年他收租时用银两折算谷价，晚期使用法币，现均原文照录。有一段时期币制紊乱，在成都，银元中有大洋、厂洋、杂板等各换铜钱不一，日记中的银元是指那种，我们未作考证。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以后，日记中未注明是银元，似应为法币。

三、为了便于比较，在物价摘录后面附有物价指数表。指数表对各类物品的计价单位作了统一，如米用石，油用斤等。因此表中所列价格有的是经过我们换算得来的，引用时请查对前面的原文。

成都地区部份物价摘录

1912年

1月2日 龙桥推柴来，每斤二文。

1月10日 姚升所荐之张升来，每月一元

- 3月21日 银五十三元，每元作价一千零四十文，共合钱五十五千一百二十文。
- 10月2日 香翁信，知谷价每石银二两。
- 10月16日 换银一元，钱一千二百文。
- 11月21日 杨荣言，成都纸币仍作价七钱一分，换钱一千零五十余也。
- 11月30日 接香祖信（二十日发壬字二十四号信）言：鲜艳猪肉每斤钱一百四十文，猪油则每斤钱二百文。

1913年

- 6月16日 纸币止能作价七角二分。
- 7月31日 君毅荐来伍陞，中江人，每月工钱八百文。
- 8月3日 魏师来估后面腰墙，……包工四十个，每个工钱一百八十文。
- 8月3日 用去纸币十元，作价八百二十文。
- 8月21日 曾闾君以纸币二元专雇素樱，余今亦用纸币二元专雇一人伺候。
- 9月12日 买柴十担，洋六元四角。
- 10月7日 龙升午刻来上工，意如言：每月工钱三百文。
- 10月19日 买白糖四斤，一百六十文，去钱六百四十文。
- 10月20日 敬宜令人通告行市，纸币每石谷价三元七角。

1914年

- 5月27日 与么婢送肉二斤，钱二百八十文。
- 5月28日 将昨日谷价依行市，每石作二两四钱五分析，开单交吴四哥、邓老大、周喜，今月内送银。
- 8月11日 米每斗铜元一千二百八十文矣。
- 8月11日 每月须军票四十元，钱价系每张军票八百五十文，净

铜元合算。

- 8月11日 柴六担须洋四元五角。
10月6日 买柴四十石，价三钱三。

1915年

- 1月17日 今日每军票二十五元六角，买硬洋十四元。
2月25日 米斗钱一千四百文矣。
3月3日 送永洪肉二斤，钱二百八十文。
3月4日 饭后至龙桥。……李斗户来议价，米每石六两六钱，谷照四斗五回米算外加糠钱五百文，作价三两一钱折。
3月5日 饭后至县城。……同往大市，米价六两六钱三分。小市一千三百九十文一斗，谷价仍作三两一钱。
3月6日 过洞子口，逢场，米每斗一千四百三十文。
5月27日 在炳森公买净陈菜油一百六十斤，包用，如有一斤渣滓皆可按换。每百斤价银七元六角，合市钱价约一百十三文一斤也。
6月17日 买美孚洋油一箱，二十五斤一桶，付洋五元三角，外补钱五十六文。
9月3日 依九月三日市价，银三元五角合军票九元一角八分七厘。
9月28日 今日报：米价每石银十元。
10月5日 米价一石十元零三角。
10月13日 谷价每石银三两二三钱。
12月15日 新繁谷价每石约三两之谱。
12月21日 今日米价九元八角八分。

1916年

- 1月2日 十时雇轿起行，至洞子口小歇，米价每斗钱一千五百

三十文。……至龙桥……折谷价，每石三两一钱。

- 5月10日 在炳森公买净陈菜油一百七十斤，每百斤银七元六角。
- 5月10日 今日银元价一千七百四十二文。
- 6月4日 颐和堂来兑去银八元，每元作价钱一千八百文。今日钱价一千七百五十八文。
- 6月20日 此次变起仓卒，人民多未预备柴米，四门既闭，今日米升钱一百六十文，再三日不知如何，此陈【宦】之疏也。
- 12月17日 黄敬宜来信一函，言谷价已涨至三两矣。

1917年

- 2月12日 在选楼处借浚票四张，每张作铜元一千三百二十文。
- 3月16日 午后泥工竣事，共计二十八个工，每工去钱一百五十文。
- 4月1日 用浚票一元，作钱一千四百八十文。
- 4月10日 老唐回，谷价二两七钱五分。
- 4月20日 街口有猪肉卖，二百三十文钱一斤。
- 4月23日 老唐由龙桥归。龙桥谷价每石二两八钱已折定，诸佃均待时平即送银来。
- 5月24日 在邹炳生公买净陈菜油三百二十斤，每百斤银八元七角正。
- 5月29日 袁西屏送来《秋水集》十本，用银一元，钱价一千八百五十文。
- 7月22日 叫唐木工来，将壁板做好，倒墙一节用木板压之，做半个工，付钱一百文。
- 7月31日 归途见石桥挑来白糖，余为买十斤，钱一千八百文。
- 8月11日 资生牛乳场老王介绍一资阳人老易来，一例由王姓担保，明日起工，每月工钱一千文。

- 10月31日 换银十七元，价一千八百四十文。
- 11月9日 青羊市米每斗已售钱一千八百余文。
- 11月9日 买红糖八斤，每斤钱一百六十文。
- 11月17日 午后唐价归，持黄镜老函，谷价每石三 两折，余心略慰。
- 12月4日 早餐后进城（新繁），在宋同德公定买猪板油七十斤，每斤钱二百八十文，当交银十大元，每元价一千八百五十文，限冬月初十日内送齐。
- 12月16日 付刘嫂工钱一千零七十文，一月零两天，每月钱一千文。
- 12月21日 邓泥工毕工，用去钱五千六百文，计三十五个工也。
- 12月29日 换银十元，钱价一千八百三十八文。

1918年

- 1月2日 换银十元，价一千八百四十二文。
- 1月16日 晚餐后过油坊问油价，每百斤十一元。
- 3月6日 旧日雇工老吴搬铺来，从明日起工，每月工钱一千文。
- 4月30日 王嫂来换去银四元，每元价钱二千零六文。
- 5月3日 柚女卧室窗板做就，共五个工，付钱八百文，每一工钱一百六十文也。
- 5月12日 是日在邹炳森公买净缸面菜油一百五十斤，每百斤银九元二角正。
- 5月13日 换银八元，合钱十六千零四十八文。
- 6月3日 晚餐后令王价持浚券往换十四元，每元作价七百五十文，得钱十千零四百三十文。
- 6月12日 换银十元，合钱二十千零一百文。
- 6月17日 早餐后胡二哥等归，计来米二石零四升。近日米每斗钱三千零六十文，割口袋者颇多，此米送来予心甚慰也。

- 7月13日 米斗四千四百余文，银一元换钱二千零九十文。
- 7月28日 给老吴三月工钱三千文，开除，以其老懒不中用也。
- 7月29日 换券五元，合钱三千四百五十文。
- 8月3日 晚餐后出外换银十大元，价二千零四十六文。
- 9月16日 孟为邻是日满一月，下月与加工钱二百文，每月工钱一千二百文。
- 10月3日 伍荣自乡间归，谷价三两三钱。
- 10月3日 买白糖二斤，钱四百六十文。
- 10月9日 以中券一元，合钱六百三十文，割肉一斤十三两，与诸女两妾牙祭也。
- 10月25日 换银十大元，价二千零七十二文，合钱二十千零七百二十文。
- 10月28日 买白糖四斤半，每斤钱二百三十文，去银五角，作价一千零四十文，补予钱五文也。
- 11月2日 换中券八元，合钱五千七百六十文，每元作钱价七百二十文。
- 11月3日 付柴十担银四元九角正。
- 11月11日 换银十大元，合钱二十千零九百文。
- 12月2日 法校米浚券三十六元，换十元，得钱六千四百文。
- 12月30日 猪油六十五斤，每斤价钱三百八十文，共去钱二十四千七百文。……饱勒肉二十六斤，每斤价钱三百二十文，共去八千三百二十文。
- 12月30日 每元钱价二千一百三十文。

1919年

- 1月1日 过广兴隆小酌，去浚券四元，作钱二千一百二十文。
- 1月2日 换川券一元，得钱五百六十文。
- 1月22日 每元作价二千一百五十文，

- 2月22日 换银五元与道秀，来钱十千零七百文。
- 3月4日 买盐五斤，钱七百二十文。
- 3月12日 换去银二大元，得钱四千三百文。
- 3月13日 换去川券二元，得钱一千三百二十文。
- 3月14日 卫邻用工钱一千二百文，又支下月工钱一千二百文。
刘嫂用工钱一千文。
- 4月2日 换川券一元，得钱七百八十五文。
- 4月2日 市肉一斤钱三百文。
- 4月15日 付买青杠大块子柴十担银五元六角正。
- 4月28日 换银二元，得钱四千三百文。
- 5月8日 买盐五斤，钱七百四十文。
- 5月18日 过炳森公，买清油一百五十斤，价每百斤银十元零五角。
- 5月23日 换银一元，得钱二千一百五十六文。
- 6月2日 付青杠大块柴十担银六元二角修。
- 6月9日 卫邻用工钱一千二百文，外给钱六百文。
- 6月11日 换银一元，得钱二千一百五十六文。
- 6月28日 在西顺城街生福亭号买尖白糖六斤五两，每斤钱三百三十文，去银一元，合钱二千一百六十六文，雪白而净，不愧尖庄。
- 7月3日 换银二大元，得钱四千二百五十四文。
- 7月6日 付青杠大块子柴二十担银十三元正。
- 7月14日 付甘泥工钱二百二十文。
- 8月1日 付盐五斤钱九百文。
- 8月1日 今日银元价跌至二千一百零二文。
- 8月2日 今日米价银七元九角，银价一元合钱二千零二十二文。
- 8月5日 予在夔屿处【借】川券十元(价八百三十文)单赏碧秀。
- 9月11日 给卫邻银一大元，合钱二千零五十文，除工钱一千二

百文，外给钱六百文，计多给钱二百五十文。因近来未雇得工人，渠一人兼做，故多给钱也。

- 9月14日 换银五元，价二千零三十六文。
- 9月15日 买盐五斤，钱九百五十文，每斤价一百九十文也。
- 9月17日 吴老卯来言，吾穀谷折价三元五角。
- 10月7日 给卫邻八月工钱一元。
- 10月7日 换银十五元，得钱三十千零一百五十文。
- 10月14日 买盐五斤，钱一千一百文。
- 10月15日 买白糖五斤六两，去银一元，每斤价钱三百八十文。
- 11月1日 割肉二斤，去钱五百二十文。
- 11月9日 买盐十五斤，钱二千七百六十文。
- 11月9日 换银十五元，得钱三十一千零二百文。
- 11月11日 老彭用工钱一千四百文。
- 11月24日 买猪油十四斤，每斤钱三百三十文，付银二元，外补钱五百二十文，共合钱四千六百八十文。
- 12月3日 卫邻用工银一元正。
- 12月3日 换银五元，得钱十千四百文。
- 12月10日 老彭、刘嫂各用工钱一千二百文。
- 12月31日 买柴五十担，银三十三元正。

1920年

- 1月1日 换银五元，得钱十千三百五十文。
- 1月1日 付卫邻工钱一元。
- 1月4日 刘嫂用钱一千四百文。
- 1月4日 割肉一斤，钱二百四十文。
- 1月7日 敬老信言，租谷每石价银四元六角。
- 1月14日 猪油六十八斤，去银十元零四角。每斤钱三百二十文。
- 1月24日 买白糖五斤九两，银一元正。

- 2月1日 给卫邻工银一元正。
- 2月1日 黄泥工墙帽补好，凡四个工，每个工钱二百二十文，给钱八百八十文。
- 2月2日 换银十元，得钱二十千零九百文。
- 3月11日 买肉四斤半，蒸古子烧白，去钱一千一百二十文。
- 3月16日 李泥工来做引路，……付李泥工钱六百六十文，三个工。
- 3月16日 换银十元，得钱二十千九百四十文，
- 4月11日 换银十元 得钱二十千零六百文。
- 4月13日 炳森公来菜油二十斤，每斤价钱二百八十文
- 4月19日 买盐十斤，钱一千四百八十文。
- 4月22日 买白糖五斤十三两，去银一元，每斤价钱三百六十文。
- 5月20日 敬宣有信，谷价四元四角五仙。
- 6月11日 炳森公免去菜油一百六十斤，银十八元正。
- 6月26日 买白糖五斤六两，去银一元。
- 7月7日 换银二十元，价二千一百五十六文。
- 8月16日 买盐五斤，钱八百三十文。
- 8月28日 换银二十元正，得钱四十四千二百文。
- 9月4日 买米二斗，去钱四千四百文。
- 9月5日 割肉一斤，钱二百八十文。
- 10月2日 换银十元正，得钱二十二千一百文。
- 11月2日 黄敬老回信，谷价每石银四元四角正。
- 11月5日 换银十元，得钱二十一千八百六十文。
- 11月11日 买猪油七斤半，去钱三千文。
- 11月12日 老田往王福盛和买大块子柴三十担，每担银六角四仙。
- 12月27日 虎牌美孚油一桶四元零七仙。
- 12月31日 换银十元，得钱二十二千文。

1921年

- 1月9日 马木匠做二个工，给钱六百四十文。
- 1月20日 钱铺来钱四十千零二百八十文，银价二千二百三十六文也。
- 1月24日 至安乐寺对门冷生福买白糖三斤四两，去银五角，每斤价钱三百二十文。
- 2月4日 付糙木柴三十担银十元一角正。
- 3月5日 换银十大元，得钱二十二千五百四十文。
- 3月9日 买白糖四斤，去银五角。
- 3月16日 割肉一斤，钱三百二十文。

1925年

- 9月14日 付泥水工四个钱二千九百六十文。
- 9月16日 换洋一元，得钱四千四百文。
- 10月4日 龙吴邓二个佃户留谷九石，回来每石作四斗六升。又折龙桥租谷，每石银六元五角。
- 10月6日 买洋油二桶，老美孚牌，每桶足二十八斤，不连木箱，共洋八元。
- 10月9日 刘泥工八个工，钱五千九百二十文。
- 10月18日 猪油每斤售钱一千三百文。
- 10月18日 买盐十一斤半，去钱五千七百五十文。
- 10月19日 买菜油一百斤，洋十元零四角，立折取送。
- 10月24日 王福盛和来青杠文武柴二十担，付洋十五元正（每担洋七角四仙）。
- 10月29日 与曼君买白糖一斤，钱八百文。
- 11月3日 换洋五元，得钱二十二千八百文。
- 11月9日 米每斗售钱七千八百文。

- 12月6日 买猪油四斤，共钱五千文。
 12月26日 付王福盛青杠柴二十担洋十五元，每担洋七角五仙。

1926年

- 1月8日 猪肉四十斤，每斤钱八百七十文，共该钱三十四千八百文。猪油二十四斤，每斤钱一千一百六十文，共该钱二十七千八百四十文。二共该钱六十四千六百四十文，付洋六元又付钱四千六百文，每元作钱五千文。
 4月13日 卫邻自今日起上工，每月给工洋一元。
 4月29日 付亚细亚洋油一箱洋九元七角。
 7月7日 买菜油一百斤，洋十五元。
 8月22日 换菜帐零用洋十五元，钱价六千五百文。
 8月25日 在裕川永买内江上白糖三斤，洋五角。
 9月1日 去年所买猪油已用完，自今日起买零油矣，每斤钱一千四百五十文。
 10月16日 换菜帐零用洋十一元，钱价六千四百文。
 10月31日 买内江白糖三斤，每斤钱一千二百文，付洋五角，补钱三百文。
 11月4日 换洋十元，钱价六千七百文。
 11月6日 乘诚荐老向来，罗江人，月薪钱十千。
 12月17日 换洋十元，得钱六十九千文。

1927年

- 1月4日 吴四哥、冬娃共折本年租谷九石，每石价洋五元一角。
 1月4日 换洋十五元，每元钱价七千一百文。
 2月19日 换本月菜帐零用钱三元，下月菜帐零用钱十元，每元得钱七千五百文。
 2月22日 王真盛和来柴二十担，付洋十六元。

- 3月10日 换洋一元，得钱八千四百文。
- 3月11日 所买菜油一百斤已用完，现买十斤添用，去洋一元五角。
- 3月22日 令卫邻往春熙路买老牌美孚洋油二桶，共五十六斤，洋十二元八角。
- 4月11日 在都同泰昌买菜油一百斤，洋十五元五角。
- 4月11日 换菜帐零用洋十五元，得钱一百二十一千五百文。
- 4月12日 焦家巷雇人口，任姓介绍一女工袁姓，晚饭来上工，月给钱三千文。
- 4月13日 令梅喜、孟老么往青羊宫买米二斗，去洋二元四角。
- 4月14日 今日与曼君言，梅喜、孟老么从本月起，每月工资加为钱四千文。
- 4月19日 在味虞轩买杂糖一斤，钱二千零八十文。
- 5月2日 换菜账零用洋五元，每元得钱七千五百二十文。
- 5月21日 午后一时梅喜归，租谷价每石洋五元六角。
- 6月1日 买青杠柴三十担，每十担洋七元八角。
- 6月17日 换洋十元，钱价八千一百六十文。
- 6月25日 买青贵州白糖四斤四两，洋一元。
- 7月18日 换洋二十元，钱价九千文。
- 7月19日 猪肉今日价，每斤钱一千六百文。
- 9月4日 付王福盛和柴二十担洋十五元四角。
- 11月5日 换洋十元，钱价九千四百六十文。
- 11月17日 买亚细亚洋二桶，洋十八元七角，每桶重二十八斤余。
- 11月17日 付王福盛双捆青杠柴二十二担洋三十元零二角。
- 11月18日 寄吴永德折租谷信，每石洋六元。
- 12月2日 在外东水津街利楨元买水口青杠柴十担，付洋十五元五角。

1928年

- 1月7日 换洋四元五角，钱价四千三百文。
- 1月8日 泥工翻上房屋瓦四间，……凡作工十五个，付洋四元，多收去洋二角五仙，即作为酒资矣。
- 2月10日 换银票三十元，得钱一百五十千文。
- 2月10日 买白糖二斤，洋一元又补钱二百文。
- 2月25日 买菜油十斤，洋四元二角，钱价每【元】四千八百文。
- 3月23日 令梅喜出东门看柴，文武柴须洋三十三元十担。每年须柴洋约三百九十六元，真骇人听闻，向所未有也。
- 3月24日 换洋二十元，钱价四千一百零四十文。
- 4月27日 刘克彦云，自三月初十日起，改作铜元，每洋一元合铜元七千文，初十日以前取者仍用银票也。
- 5月2日 付都汉江同泰昌号洋四十七元六角，定菜油一百四十斤，每十斤洋三元四角。
- 5月12日 付王福盛大文武青杠柴三十担，每担洋一元七角五仙，共合洋五十二元五角。
- 5月18日 梅喜往安乐寺换钱，厂元止出钱三千八百文，未换。
- 6月1日 今日厂板钱价三千六百四十文。聚行票则高四百文。
- 6月8日 在西大街正发店茶铺内米市斗户张鸿兴手买米一石，每石出米三升，每斗三十二斤，与龙桥斗同，厂板洋三十六元，外付斗钱四百文。
- 6月23日 令人往王福盛和买青杠文武柴二十担，共洋四十四元。
- 8月8日 王福盛和来青杠柴二十担，价洋三十四元。
- 8月14日 木工周师来，工钱每日钱一千八百文。
- 8月29日 在青羊官市买米三斗，洋九元五角。
- 8月29日 每元换钱四千七百五十文。
- 9月12日 米价大涨，谷每石价现已洋九元余矣。

- 9月22日 付刘克彦抄书厂洋一元，钱价四千三百文。换大洋五元，钱价七千一百文。
- 9月28日 付猪油十斤十二两大洋四元。
- 10月1日 买上白糖三斤，大洋一元，补钱五百文。
- 10月25日 换大洋十元，得钱八十千。
- 11月18日 换大洋十元，得钱八十五千。
- 11月18日 买亚细亚洋油一桶，连皮二十七斤，较城内多一斤，大洋九元四角。
- 12月19日 付张泥工五个工钱九千文。

1929年

- 1月5日 换大洋十元，得钱九十六千。
- 1月16日 晚卫林归，询谷价，每石七元七角，遂未折。
- 2月1日 换大洋十五元，钱价九千文。
- 2月6日 在世味买白糖二斤半，厂洋一元。
- 2月6日 王福盛和用去柴二十担大洋十七元，清。
- 2月19日 换厂洋五元，得钱三十千。
- 2月27日 木匠竣工，三天付钱五千四百文。
- 2月28日 租谷每石大洋八元一角折。
- 3月8日 今日大洋十千零十文。
- 3月9日 换厂洋十元，得钱六十三千。
- 3月23日 付谷子一斗厂洋一元五角。
- 3月28日 晚木工竣工，计工二十二个，共用钱三十九千六百文，每个工，钱一千八百文。
- 3月29日 泥工竣工，计泥工二十四个人，共用钱四十三千二百文。
- 4月5日 晚至祠堂街永丰和买内江桔饼一斤，钱四千，付厂洋五角，又补钱九百四十文。
- 4月7日 杨汝楠交《儒教破坏论》稿来校，用大洋伍元，作钱

五十千。

- 5月1日 买菜油一百四十斤，大洋二十二元二角正。
- 6月1日 过延庆寺，交施药捐大洋二十元，合厂洋三十二元。
- 6月15日 换大洋十元，钱价十千零三百文。
- 6月16日 令梅喜与王福盛和交去前买柴（二十担）大洋十八元，清。
- 6月18日 王福盛和送来青杠块子柴二十担，每担大洋八角五仙，青杠保元柴二十担，每担大洋八角。共该大洋三十三元。
- 7月1日 令梅喜往西门外正发店米市买米一石，大洋十六元二角正。
- 8月12日 买米五斗，大洋八元又钱一千文，此陈米也。新米较廉而颇碎小。
- 8月31日 付白糖五斤大洋一元。
- 9月5日 王福盛和掌柜来，议定青杠保元柴四十担，每担重七十斤，大洋七元五角十担。
- 10月8日 龙桥米价，大洋十三元六角。
- 10月24日 换大洋十元，钱价十一千九百文。
- 11月20日 给孟老么工洋大洋一元，本日一月。此后工价改为每月大洋一元。今日钱价十二千六百文。
- 2月6日 换大洋十元，钱价十三千六百。
- 12月13日 泥工竣工，凡五个工，付大洋一元，又补钱三千二百文。
- 12月19日 报载米每斗钱二十千零四百文。
- 12月19日 吴永德、吴冬娃租谷照市价每石六元五仙折。

1930年

- 1月7日 王福盛和来青杠柴三十担，每担价洋七角五仙，共合大洋二十二元五角。

- 1月19日 与老谢议定每月工钱七千。
- 2月17日 裴达之介绍老张来上工，本城人，年五十余，住南门外，有侄儿女，议定每月工资大洋一元。
- 2月28日 换大洋十五元，钱价十四千五百文。
- 3月2日 今日肉价涨为每斤二千二百文。
- 3月17日 付孟老么腊、正、二月工洋三元。
- 3月26日 买鹰牌美孚洋油二桶，大洋十二元。十七年冬月买洋油三桶，今年本月用完二桶，昨日新开第三桶，故今日买二桶。每桶连皮二十九斤，价较十七年少三元也。
- 4月5日 换大洋十元，钱价十四千三百文。
- 4月5日 买盐十斤，大洋一元。
- 6月13日 王福盛和来柴二十担，每担七角五仙。
- 7月17日 换大洋十元，钱价十五千。
- 8月10日 在宝三长买白糖四斤，大洋一元。
- 8月29日 换洋二十五元，钱价十四千八百文。
- 9月7日 在青羊市买米三斗，每斗钱二十九千，共合大洋五元八角。
- 9月14日 买新谷一斗，钱十七千，饲白鸽用也。
- 9月18日 换大洋五元，钱价十四千二百文。
- 10月3日 换大洋十元，钱价十四千六百文。
- 10月5日 付卫林五、六、七、八四个月工洋四大元。
- 11月4日 付颀和堂大洋九元，作厂洋十三元九角五仙。
- 11月18日 换大洋十元，钱价十五千二百文。
- 12月1日 交老奚定猪油大洋十元，每斤钱三千。
- 12月8日 王福盛和来青杠保元柴四十担，每担大洋一元。

1931年

- 1月17日 梅喜归，租谷均折，每石八元一角五仙。

- 1月17日 换大洋十五元，钱价十五千七百文。
- 1月24日 昨日青羊宫米价三千三百钱一升。
- 1月26日 换大洋八元，钱价十五千八百文。
- 2月14日 今日诸工程皆竣，计木工四十八个，大洋十二元；除用，补大洋七元，每工二角五仙。泥工二十三个，大洋五元七角五仙，除用，补大洋四元七角五仙。
- 2月26日 换大洋九元，钱价十五千八百文。
- 3月5日 换大洋二十元，钱价十六千。
- 3月27日 买美孚洋油二桶，共大洋十六元，每桶二十九斤。
- 3月31日 大门三合泥完工，付大洋一元二角五仙，五个工。
- 5月9日 换洋五元，钱价十五千五百文。
- 5月22日 米价每石二十八元九角。
- 5月23日 付都同泰昌定买净菜油一百五十斤，大洋二十五元五角，每百斤大洋十七元。
- 6月2日 买米二石零四升，大洋五十九元，每石大洋二十九元，云五、六月价尚须上涨。
- 6月3日 令梅喜往王福盛和叫青杠块子柴二十担，共价大洋十九元。
- 6月17日 换大洋十元，钱价十六千。
- 6月25日 至颐和堂付大洋十三元，每元作厂洋一元七角，合厂洋二十二元一角，下欠厂洋五角。
- 7月4日 王福盛和来保元青杠柴四十担，每担八角七仙，共付大洋三十四元八角。
- 7月9日 昨日米价涨至四十七元一石，大有不了之势矣！
- 7月22日 买白糖三斤，一元。
- 7月23日 换大洋二元，钱价十六千八百文。
- 9月4日 付白糖三斤四两大洋一元。
- 9月20日 田泥工来。田师完工，每工大洋三角二仙。三个工共

付洋九角六仙。

- 10月3日 梅喜歸，租谷每石折價九元二角，米價每石二十元。
 龍橋市價。
- 10月7日 換大洋十元，錢價十六千四百文。
- 10月19日 買洋油二桶，美孚牌，每桶二十九斤，共大洋十六元。
- 10月22日 鹽每月五斤，大洋五角五仙。
- 10月22日 菜油每月十斤，大洋二元四角。
- 10月22日 柴每月十担，大洋九元。
- 12月16日 換大洋十元，錢價十七千四百文。
- 12月16日 令梅喜出東門買青杠柴四十担，明日送來，共價洋三十七元。
- 12月16日 付食鹽二十五斤大洋二元八角，每斤錢二千。

1932年

- 3月11日 文武柴十担，大洋十二元五角。
- 4月10日 田泥玉來二人做大門。泥工畢工，共十二個工，付大洋三元八元四仙。
- 4月10日 換大洋十元，錢價十七千三百文。
- 4月17日 換大洋二十元，錢價十七千四百文。
- 4月20日 王復盛來保元青杠柴二十担，付大洋十七元，清。
- 4月22日 付都同泰昌定買菜油一百斤大洋二十六元。
- 6月15日 換洋十元，錢價十七千八百文。
- 7月5日 換大洋二十元，錢價十八千六百文。
- 7月24日 換大洋二十元，錢價十八千四百文。
- 8月7日 潘木工今日完工，計做五個工，付大洋一元六角，每個工三角二仙。
- 8月12日 換大洋十元，錢價十八千四百文。
- 9月1日 換大洋十元，錢價十八千八百文。

- 9月28日 从下月起，李嫂、孟嫂改作每月工洋一元，孟老么改作每月工洋一元五角，以其宜劳数年，故加薪也。
- 10月2日 过叶秉诚谈，渠租谷已卖，每石七元。
- 10月3日 换大洋五元，钱价十九千。
- 10月10日 王福盛来青杠大柴二十担，付大洋二十四元。
- 10月10日 换大洋二十元，钱价十九千。
- 11月3日 换大洋十元，钱价十九千七百文。
- 11月15日 潘木工做三天，付工洋九角四仙。
- 12月3日 换大洋五元，钱价均二十千。
- 12月4日 付白糖二斤十两钱二十千。
- 12月7日 谢泥工归，做八个工，付大洋二元五角六仙，清。
- 12月23日 龙桥龚家碾租谷照市价每石九元三角，让一角，作每石九元二角，一律折实倒价。

1933年

- 1月2日 猪油六十七斤，大洋二十四元三角。
- 1月8日 柴十担，付大洋十元正。
- 1月8日 换大洋，钱价二十千零四百文。
- 1月11日 付梅喜、卫林，孟老么工洋四大元。
- 1月31日 邓嫂来上工，每月工资大洋一元。
- 2月9日 换大洋十元，钱价二十千。
- 3月4日 换大洋二十元，钱价二十一千。
- 3月4日 潘木完工，付大洋六角四仙，两个工。
- 3月22日 付王福盛大青杠柴十担大洋十三元。
- 4月25日 定菜油一百五十斤，付大洋三十三元。
- 5月2日 田泥工十四号宅今日完工，共计工二十四个工，付大洋八元三角二仙。清。
- 5月31日 付王福盛青杠柴二十担大洋十九元。

- 6月10日 买米二石，三十八元六角。
6月20日 换大洋十元，钱二十二千零二百文。
8月14日 买白糖四斤半，大洋一元。
9月13日 买肉二斤，钱八千。
9月24日 老叶上工，月薪二元。

1937年

- 5月12日 姚升归，租谷折价二十六元八角。
6月7日 在老奚处买菜油一百斤，洋二十三元五角。
6月14日 周嫂议定每月工洋一元五角。
7月2日 换洋十五元，得钱三百三十二千。
8月25日 新繁米价，陈米二十一元四角一石，新【米】二十元零二角一石。龙桥米价，陈米二十一元四角，新米二十元零一角。
8月28日 付泥工洋三角二仙。
9月3日 换洋十五元，得钱三百四十八千。
9月12日 买大河青杠十担，洋十二元。
9月21日 买盐三十斤，洋三元。
10月26日 退潘述廷碾子押租银八十两正，作洋一百一十二元。
11月3日 张泥工今日完，计六十五个工，付洋二十元零八角，清账。
11月16日 换洋十五元，钱价二十五千，得钱三百七十五千。

1938年

- 1月1日 付猪肉十斤洋二元。
1月4日 米价今日二十四元五角。
1月8日 今日米价二十五元。因天雨路烂，不便推送，买主较少之故。

- 1月11日 姚升归，米价二十四元五角。
- 2月7日 付白木工五个工洋一元六角。
- 2月21日 换洋十元，得钱二百四十九千。
- 3月10日 换洋二十元，得钱五百千。
- 4月18日 白糖二斤，洋五角。
- 4月23日 张泥工来做梅花洞，付工洋三角二仙。
- 5月11日 付白糖二斤洋五角。
- 8月1日 贾嫂来，十女麻，月薪一元五角。
- 8月16日 换洋十元，钱价二十四千八百文。
- 9月16日 换洋十元，得钱二百五十四千。
- 9月27日 青羊宫米二十元一石。
- 9月30日 米价每石十八元八角。
- 10月6日 潘述廷卖米五石，每石价十八元六角，合洋九十三元。
- 10月12日 金盛号来柏木柴一百二十捆，洋十九元二角。每捆重十七斤至二十斤，价洋一角六仙。
- 10月21日 换洋十元，得钱二百四十千。
- 11月7日 现谷价每石二十一元二角。
- 11月29日 换洋十元，得钱二百三十千。
- 12月2日 付陈木工洋一元六角，五个工。
- 12月18日 买白糖五斤，洋四元五角。

1939年

- 1月1日 詹嫂上工，月薪二元。
- 1月2日 割肉四十斤，每斤洋三角，共洋十二元。
- 1月13日 白木工完工，计八个工，付洋二元六角。
- 1月26日 正发店米价二十六元二角。
- 2月2日 正发店米，今日二十五元。
- 2月17日 换洋十元，得钱二百千。

- 2月26日 陈嫂上工，月薪洋一元。
- 2月26日 换洋四元，得钱七十六千。
- 2月27日 买肉一斤，钱五千，与木工牙祭。
- 3月19日 买肉一斤，钱五千。
- 3月26日 买桤木柴三百四十斤，钱六十九千四百文，每斤钱二百文。
- 3月28日 换洋五元，得钱一百零五千。
- 4月13日 买猪肉半斤，钱三千八百文。
- 4月13日 买桤木干柴一百六十斤，钱三十六千。
- 4月19日 换洋一元，得钱二十千零四百文。
- 4月29日 叶泥工来，填毛房，补阶砌，……午后七时竣工，付钱十千。
- 5月11日 买干柴钱四千二百文，又柏木干柴一百斤，洋一元一角。
- 5月17日 支四哥代订本街尹大兴处菜油六十斤，付洋十三元二角。
- 6月5日 付张老二柏木柴定洋三角，每斤钱价二百四十文。
- 7月7日 白木工来，房门做门槓，……十时竣工，仍付洋四角二仙，以示优待。
- 8月16日 今日米卖三十元一石。
- 9月11日 卖刁洪森米五石，米洋一百三十七元二角。谷价二十七元五角。
- 9月24日 米价三十一元五角。
- 10月4日 泥工十八个，洋五元四角。木工三十三个，洋九元九角。泥木工共五十一个工，每个工洋三角。
- 10月10日 今日米价三十二元。
- 10月12日 今日米价三十三元一角。
- 10月14日 今日米价，南京三十五元一石。

- 10月17日 米价三十四元五角。
- 10月28日 柴五十捆五百斤，洋九元。
- 11月4日 给姚升洋五元。路费洋一元，本月工资洋四元，工资四元从本月加起。
- 11月4日 肉二斤，洋一元。
- 11月4日 昨日午后福建馆大市米价三十四元二角。
- 11月14日 米价三十六元，昨日龙桥价。……今日米价三十六元二角。
- 11月17日 龙桥米价昨日三十八元。
- 11月28日 换洋一元，镍币二元。
- 12月2日 清油三斤，洋二元四角。
- 12月9日 安乐寺有硬洋上市，一元换法币三元。
- 12月12日 付猪肉二斤洋一元三角。

1940年

- 1月1日 买菜油一斤，洋七角，……肉一斤，洋六角。
- 1月18日 同刘天顺过关帝庙，米市价四十三元。
- 1月23日 成都辅币未来，铜元绝迹，买卖用邮票找补，异常困难，商务萧条。
- 2月17日 今日米价四十六元三角，大晴之故也。
- 2月26日 买菜油半斤，洋四角五分。
- 3月23日 板油十斤，价洋一元一斤。
- 3月26日 米价（每石）六十一元。
- 5月14日 买菜油五十斤，每十斤洋十二元七角，共付洋六十三元五角。
- 5月16日 卖米三石，每石七十二元。
- 5月25日 付吴嫂工洋四元，两个月。
- 6月23日 今日米八十八元

- 7月6日 今日米（每石）一百零三元。
- 8月22日 重慶米漲（二百二十元一石），新繁昨日亦漲至一百一十五元一石。
- 9月17日 今日（與姚升）議定，從十月起，每月洋十五元，工洋伙食洋均在內。
- 9月25日 吳泥水今日竣，計七個工，付洋七元，清。
- 9月29日 今日米每石洋百七十元。
- 10月2日 今日米價一百八十六元。
- 10月7日 王、周完工，分二十八個工，共洋四十二元。
- 10月16日 豬油四斤，每斤二元四角。
- 11月17日 今日米價二百六十八元。
- 11月29日 豬油七斤，去洋十八元二角。
- 12月6日 買大鹽五斤，洋十元。

1941年

- 1月23日 今日米二百九十元一石。
- 1月23日 沙糖二斤，洋一元二角。
- 2月19日 賣米四石五斗，每【石】三百一十四元。
- 2月23日 王嫂上工，月薪三元。
- 3月2日 付泥工二個工洋六元。
- 3月17日 劉天順賣米四石，每石三百一十二元。
- 4月28日 賣王海泉米一石，價四百一十元。
- 4月29日 付鹽十五斤洋二十六元五角。
- 4月29日 買尹記菜油五十斤，付洋一百三十二元。
- 5月12日 米價六百四十元一石。
- 5月14日 菜油二百斤，以三元一斤計，合洋六百元。
- 6月18日 米今日七百七十【元】一石。
- 7月8日 二千四百元法幣，合硬洋一百八十元耳。

- 7月18日 今日米七百二十元（一石）。
 9月16日 今日龙桥米五百元一石。
 9月22日 与宋嫂添工洋一元（即三元一月）。
 11月3日 卖吴昌林米二石，洋一千四百二十元。
 12月25日 猪油五十二斤，去洋三百六十二元，每斤七元。
 12月29日 十女雇沈嫂上工，月薪八元。

1942年

- 1月23日 米价六百元一石。
 2月5日 猪油十斤洋七十元。
 3月21日 付杨合林泥工三十五个工，每工六元，共该洋二百一十元。
 3月22日 米价七百四十元一石，米尚要上涨，故未倒价。
 4月7日 今日米七百七、八十元（一石）。
 5月5日 米八百元（一石），昨日价也。
 6月15日 付何泥工半个工洋四元。
 6月19日 白糖十斤，洋七十二元。
 6月21日 今日米一千零三十元（一石）。
 8月17日 白糖五斤洋六十元。
 9月16日 吴泥工二人来，午后完工，计四个工，付洋四十元。
 10月18日 猪油四斤，十八元一斤。
 10月18日 白糖十五斤，二百二十五元。
 11月3日 付白糖十斤洋一百三十元。
 11月8日 付骆大兴猪油六斤半，洋一百三十四元，清。
 11月9日 卖吴冬娃租米二石，每石洋一千元。
 12月4日 买白糖十斤，洋一百四十五元。
 12月9日 猪油四斤洋六十四元，每斤洋十六元。

1943年

- 2月10日 今米价一千二百五十元。
- 2月24日 付猪油十一斤洋一百八十七元。
- 3月13日 今日米价一千四百三十元（一石）。
- 3月23日 白糖十斤，洋二百元。
- 4月20日 米一千八百八、九十元（一石）。
- 5月10日 米价二千七百元一石。
- 6月22日 今日米三千二百元一石。
- 7月21日 卖米一石，来洋四千三百元。
- 8月23日 今日米每石四千一百数十元。
- 9月9日 米价三千二百元（一石）。
- 11月3日 命刘天顺卖米三石，每石洋三千五百元。
- 11月12日 买盐大约三十元一斤。

1944年

- 1月21日 今日米价六千一百元（一石）。
- 1月24日 付宋嫂十个月工洋一百五十元，潘嫂九个月工洋一百三十五元。
- 1月26日 陈子强言：中央银行硬洋一元换法币一百二十元。
- 2月3日 今日米福建馆八千二百元一石。
- 2月19日 刁看门来见，议定每月工洋二百元。
- 4月26日 米一石价洋一万零四百元。
- 5月6日 付何泥工七个月工洋五百六十元。
- 5月10日 米价洋一万二千（一石）。
- 5月15日 付宋嫂半年工洋二百元。
- 6月24日 硬洋一元换法币二百元。
- 7月5日 猪油十六斤半，每斤洋二百六十元。价与成都同。

- 7月17日 卖米二石，洋二万二千二百元。
 11月1日 米价一万四千元（一石）。
 11月17日 买猪油七斤，一百六十元一斤，去洋一千一百二十元。
 12月4日 太太卖米四石，每石一万一千六百元。

1945年

- 1月21日 昨日米一万六千三百元（一石）。
 2月24日 今日米一万九千五百元（一石）。
 3月31日 木工陈师完工，每工二百七十元，计十二个工，该洋三千二百四十元。
 10月11日 卖米六石，每石一万六千五百元法币，共八万二千。

1947年

- 4月7日 刘天顺来，卖米五石，十一万元一石。
 4月 付泥工八个工，共付洋二万八千元。
 4月 三号米十六万。

北京地区部份物价摘录

1921年

- 6月8日 换银一元，得钱一千五百二十文。
 5月8日 买鸡子十枚，钱一百五十文。
 7月24日 买白糖一斤，钱三百六十文。
 8月25日 买白糖一斤，钱三百六十文。
 10月7日 买白糖一斤，钱三十二枚。
 11月3日 鸡子十枚，钱二十二枚。
 11月24日 买白糖一斤，钱三十三枚。饭后，买红煤一百斤，钱

八十枚。

1922年

- 2月2日 吴斌介绍吴全来上工，每月工食费月共六元，照大学校听差例也。
- 2月15日 天丰厚送来退桶洋油一桶，银二元九角。
- 2月25日 买白糖一斤，钱二十八枚。
- 4月13日 买白糖一斤，钱二百八十文。
- 5月4日 市猪肉一斤，钱三十六枚。
- 5月24日 白糖一斤，钱三十八枚。
- 9月14日 买白糖一斤，钱二十八枚。
- 9月29日 今日买猪肉一斤，钱三百四十文。
- 10月13日 白糖一斤，钱二十八枚。
- 10月31日 令老刘去买整块红煤一吨，计一千六百八十斤，价十元零七角。
- 12月11日 白糖一斤，钱三十枚。
- 12月31日 买肉一斤，钱三百六十文。

1923年

- 1月11日 雇工二人，工食银十五元。
- 1月26日 买洋油一桶，银二元六角。
- 1月28日 买白糖一斤，钱二十八枚。
- 2月5日 闻奉天来此买铜元，故银元一元现止换钱一千七百文，劳动者愈苦矣。
- 2月12日 老刘介绍其友老张来服务，一切事件由老刘负完全责任，议定每日工食银共七元正。
- 2月14日 现价每煤球一百斤，银五角二仙，一千斤银五元二角。
- 2月19日 买猪肉一斤，钱三百八十文。

- 2月20日 买鸡子十枚，钱三百八十文。
- 2月27日 在消费公社买白糖一斤，钱三十四枚。
- 3月8日 换银一元，得钱一千八百八十文。
- 3月8日 买肉一斤，钱三百八十文。
- 3月17日 买鸡子十枚，钱二百八十文。
- 3月24日 老张之父今日来上工，尉彬保人，工食银每月七元。
- 4月3日 买白糖一斤，钱二十四枚。
- 4月4日 换银一元，得钱一千八百九十文。
- 4月20日 至泉兴厚定元煤千斤，付银五元。
- 4月30日 买劈柴六十六斤，钱一千二百二十文。
- 5月4日 付东来益美孚洋油一桶银二元。
- 5月10日 买白糖一斤，钱三百六十文。
- 5月31日 买鸡子五个，钱十枚。
- 9月1日 买白糖一斤，钱五十枚。
- 9月2日 付泉兴厚定买煤球一千斤银五元。
- 9月18日 买鸡子十个，钱二十六枚。
- 9月23日 换银一元，得钱十五千四百文，即南钱一千五百四十文也。
- 9月25日 买猪肉一斤，钱四十六枚。
- 9月27日 买精盐一斤，钱二十枚，为下三肾丸之用也。
- 10月18日 买洋油一桶，去银一元八角。
- 10月28日 买白糖一斤，钱三十六枚。
- 11月5日 买猪肉一斤，钱四十四枚。
- 11月9日 换银一元，得钱一千九百六十文。
- 11月30日 买鸡子十枚，钱四十一枚。
- 12月19日 买猪肉一斤，钱四十四枚。
- 12月31日 换银一元，得钱二千零三十文。

1924年

- 1月3日 尉彬介绍之杨德今日来上工，每月工银三元，饭银四元。
- 1月23日 买猪肉一斤，钱四十二枚。
- 2月2日 至泉兴厚买元煤一千斤，付洋四元九角。
- 2月2日 买鸡子十个，钱三十枚。
- 2月4日 买猪肉一斤半，钱六十九枚。
- 2月28日 买西贡米一斤，钱十九枚。
- 3月7日 买劈柴一百五十斤，付钱二千四百五十文。
- 3月12日 买肥猪肉一斤，钱四十八枚。
- 3月29日 买米一斤，钱二十枚。
- 4月6日 买米一斤，钱二十枚。
- 4月13日 赵永来上工，每月工食洋共七元。
- 4月14日 付泉兴厚红煤二百斤洋一元三角。
- 4月15日 买猪肉一斤半，钱六十二枚。
- 4月24日 买老美孚油一桶，不连皮，洋二元五角。
- 4月25日 买白糖一斤，钱四十二枚。
- 6月18日 米二斤，钱四十四枚。
- 6月21日 付老张一月工食洋八元正，付赵广善一月工食洋七元正。
- 7月28日 赵广善今日满半月，补给洋五角，合钱一百一十枚。
- 8月3日 白糖一斤，钱四十四枚。
- 8月3日 米一斤，钱三十二枚。
- 8月4日 猪肉一斤，价涨至六十枚，米一斤，涨至二十四枚矣。
- 8月15日 买柴五十斤，去钱一千六百文。
- 8月19日 高福介绍老杨来，即日上工，每月工食洋八元。
- 8月31日 买老美孚油一桶，洋二元六角。

- 9月13日 买米十斤，去洋一元又钱十四枚。
- 9月18日 过永顺成定煤球二千斤，共洋十元零四角，当付洋十元。
- 11月1日 买上等西贡米二十斤，洋二元二角正。
- 11月5日 买猪肉二斤，钱一百二十四枚。
- 11月14日 买美孚洋油一桶，去洋二元五角五仙。
- 12月15日 买劈柴一百一十斤，钱三百九十六枚。

1925年

- 1月1日 肉二斤，钱一百二十枚。
- 1月5日 买白糖一斤，钱四十八枚。
- 2月13日 买米十斤，洋一元一角五仙。
- 2月13日 买肉二斤十两，每斤钱六十四枚。
- 2月20日 过永顺城定买煤球一千斤，去洋五元二角。
- 2月25日 老徐来上工，月工食洋八元。
- 3月20日 换洋一元，得钱二百七十八枚。
- 3月29日 买劈柴一百斤，每十斤钱三十四枚，付洋一元又补钱六十枚。
- 4月13日 买米十斤半，洋一元。
- 5月9日 买煤球一千斤，价五元八角。
- 5月22日 买上西贡米十斤，洋一元。
- 6月2日 买猪肉一斤，钱七十四枚。
- 6月3日 买劈柴一百斤，去洋一元二角。
- 6月8日 鸡子十个，钱三十六枚。
- 7月14日 老郭之子来帮忙，每月工食洋七元，有一天算一天。

附：成都地区部份物价指数表
(1912--1947)

年 月	米 (石)	谷 (石)	盐 (斤)	柴 (担)	菜油 (斤)	猪油 (斤)	银一元 换铜文
1912. 3.							1040文
10.		银2两					1200文
11.						200文	
1913. 9.				0.64元			
1914. 8.	12800文						
1915. 2.	14000文						
3.	银6.6两						
4.	14300文	银3.1两					
5.					0.076元		
9.	10元						
10.	10.30元	银3.3两					
12.	9.88元						
1916. 1.	15300文	银3.1两					
5.					0.076元		1742文
8.	16000文						1800文
12.		银3两					
1917. 4.		银2.75两					
5.					0.087元		1850文
10.							1840文
11.	18000文	银3两					
12.						280文	1850文
1918. 1.					0.11元		1842文

续表

年 月	米 (石)	谷 (石)	盐 (斤)	柴 (担)	粟油 (斤)	猪油 (斤)	银一元 换铜文
4.							2006文
5.					0.0092元		2006文
6.	80600文						2010文
7.	40400文						2090文
8.							2048文
10.		银3.3两					2072文
11.				0.49元			2090文
12.						380文	2130文
1919. 1.							2150文
3.			144文				2150文
5.			148文		0.105元		2156文
6.				0.62元			2156文
7.				0.65元			2127文
8.	7.90元		180文				2102文
9.		3.50元	190文				2036文
10.			220文				2010文
11.			184文			330文	2080文
12.				0.68元			2080文
1920. 1.		4.60元				320文	2070文
2.							2090文
3.							2094文
4.			148文		288文		2080文
5.					0.119元		

续表

年 月	米 (石)	谷 (石)	盐 (斤)	柴 (担)	菜油 (斤)	猪油 (斤)	银一元 换铜文
7.							2156文
8.			166文				2210文
9.	22000文						
10.							2310文
11.				0.64元		400文	2186文
12.							2300文
1921. 1.							2236文
3.							2254文
1925. 9.							4400文
10.		6.50元	500文	0.74元	0.10元	1300文	
11.	78000文						4560文
12.				0.75元		1250文	
1926. 1.						1160文	5090文
7.					0.15元		
8.							6500文
9.						1450文	
10.							6400文
11.							6700文
12.							6900文
1927. 1.		5.10元					7100文
2.				0.80元			7500文
3.					0.15元		8400文
4.	12.00元				0.15元		8100文

续表

年 月	米 (石)	谷 (石)	盐 (斤)	柴 (担)	菜油 (斤)	猪油 (斤)	限一元 换铜文
5.		5.60元					7520文
6.				0.78元			8160文
7.						1600文	9000文
9.				0.77元			
11.		6.00元		1.40元			9460文
12.				1.55元			
1928. 2.					0.42元		5000文
3.				3.30元			
4.							7000文
5.				1.75元	0.34元		3800文
6.	36.00元			2.20元			3640文
7.	30.43文						4600文
8.	31.70元			1.70元			
9.		9.00元				0.37元	7100文
10.							8000文
11.							8500文
1929. 1.		7.70元					9600文
2.		8.10元		0.85元			9000文
3.		16.00元					10010文
4.							10000文
5.				0.90元	0.1685元		
6.				0.85元			
8.	16.20元						

续表

年 月	米 (石)	谷 (石)	盐 (斤)	柴 (担)	菜油 (斤)	猪油 (斤)	银一元 换铜文
9.				0.75元			11400文
10.	13.60元						11900文
11.							12600文
12.	15.00元	6.05元					13600文
1930. 1.		6.35元		0.75元			13500文
2.							14500文
4.			0.10元		0.128元		14300文
5.				0.75元			
7.							15000文
8.							14800文
9.	19.30元	12.00元					14200文
10.							14600文
11.							15200文
12.				1.00元		3000文	
1931. 1.	33000文	8.15元					15800文
5.	28.90元				0.17元		15500文
6.	29.00元			0.95元			16000文
7.	47.00元			0.87元			16800文
9.		9.60元					
10.	20.00元	9.20元	0.11元	0.90元	0.24元		16400文
12.			2000文	0.93元			17400文
1932. 3.				1.25元			
4.				0.85元	0.28元		17300文

续表

年 月	米 (石)	谷 (石)	盐 (斤)	柴 (担)	菜油 (斤)	猪油 (斤)	银一元 换铜文
6.				0.90元			17800文
8.							18400文
9.							18800文
10.		7.00元		1.20元			19000文
11.							19700文
12.		9.30元					20000文
1933. 1.				1.00元		0.36元	20400文
3.			0.10元	1.30元			21000文
4.					0.22元		
5.				0.95元			
6.	19.30元						22200文
7.							22800文
1937. 5.		26.80元					
6.					0.235元		
7.							22133文
8.	21.40元						
9.			0.10元	1.20元			23200文
11.							25000文
1938. 1.	24.50元						
2.							24900文
8.							24800文
9.	20.00元						25400文
10.				0.80元			24000文

续表

年 月	米 (石)	谷 (石)	盐 (斤)	柴 (担)	菜油 (斤)	猪油 (斤)	银一元 换铜文
1939. 1.	26.20元						23000文
2.	25.00元						19000文
3.				20000文			21000文
4.	22.00元			22500文			20400文
5.				1.10元	0.22元		
6.				24000文			
8.	30.00元						
9.	31.50元	27.50元					
10.	34.50元			1.80元			
11.	36.20元						
12.					0.80元		换法币3元
1940. 1.	43.00元						
2.					0.90元		
3.	61.00元					1.00元	
5.	72.00元				1.27元		
6.	88.00元						
7.	108元						
8.	115元						
9.	170元						
10.	186元					2.40元	
11.	268元					2.60元	
12.			2.00元				
1941. 1.	290元						

续表

年 月	米 (石)	谷 (石)	盐 (斤)	柴 (担)	菜油 (斤)	猪油 (斤)	假一元 换铜文
2.	314元						
3.	312元						
1941. 4.	410元		1.77元		2.64元		
5.	640元				3.00元		
6.	770元						
7.	720元						换法币 13.30元
9.	500元						
11.	710元						
12.						7.00元	
1942. 1.	600元						
2.						7.00元	
3.	740元						
4.	780元						
5.	800元						
6.	1,030元						
10.						18.00元	
11.	1,000元					20.80元	
12.						16.00元	
1943. 2.	1,250元					17.00元	
3.	1,430元						
4.	1,880元						
5.	2,700元						

续表

年 月	米 (石)	谷 (石)	盐 (斤)	柴 (担)	菜油 (斤)	猪油 (斤)	假一元 换铜文
6.	8,200元)			
7.	4,300元						
8.	4,100元						
9.	3,200元						
11.	3,500元		20.00元				
1944. 1.	6,100元						换法币120元
2.	8,200元						
1944. 4.	10,400元						
5.	12,000元						
6.							换法币200元
7.	22,200元					160元	
11.	14,000元					160元	
12.	11,600元						
1945. 1.	16,300元						
2.	18,500元						
10.	18,500元						
1946. 1.						720.元	
1947. 4.	110,000元						
4.	160,000元						

附：北京地区部份物价指数表

(1921—1925)

年 月	米 (斤)	猪肉 (斤)	白糖 (斤)	鸡蛋 (十个)	煤油 (桶)	煤 (千斤)	银一元 换铜文
1921. 5.				150文			1520文
7.			360文				
8.			360文				
10.			320文				
11.			320文	220文		8000文	
1922. 2.			280文		2.90元		
4.			280文				
5.		360文	380文				
9.		340文	280文				
10.			280文			6.37元	
12.		360文	300文				
1923. 1.			280文		2.60元		1720文
2.		380文	340文	380文		5.20元	
3.		380文		280文			1880文
4.			240文			5.00元	1890文
5.			360文	200文	2.00元		
9.		460文	500文	260文		5.00	1540文
10.			360文		1.80元		
11.		440文		410文			1960文
12.		440文					2030文
1924. 1.		420文					
2.	190文	460文		300文		4.90元	

(1921—1925年)

续表

年 月	米 (斤)	猪肉 (斤)	白糖 (斤)	鸡蛋 (十个)	煤油 (桶)	煤 (千斤)	银一元 换铜文
3.	200文	480文					
4.	200文	420文	420文		2.50元	6.50元	
6.	220文						
7.							2200文
8.	320文	440文			2.60元		
9.						5.20元	
11.	0.11元	620文		450文	2.55元		
1925. 1.		600文	480文				
2.	0.115元	640文				5.20元	
3.							2780文
4.	0.10元			450文			
5.	0.10元					5.30元	
6.		740文		360文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